漢學商兌

重序

三代以上無經之名經始於周公孔子樂正崇四術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及至春秋舊法已亡舊俗已熄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孔子懼乃修明文武周公之道以制義法而作春秋春秋亦經也孔子雖未嘗以是教人然其平日所雅言於人者莫非春秋之義也衛君待子爲政子曰必也正名乎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季氏伐顓臾旅泰山則使欲止之至於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論語卒篇載堯曰一章柳宗元曰是乃夫子所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又曰小子何莫學夫

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故莊周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六經之爲道不同而其以致用則一也此周公孔子之教也及秦兼天下席狙詐之俗肆暴虐之威遂乃蕩滅先王之典法焚燒詩書於時不特經之用不興並其文字而殄滅之矣漢興購求遺經於是羣經始稍稍復出或得之屋壁或得之淹中或得之宿儒之口授而固已殘闕失次斷爛不全賴其時一二老師大儒辛勤補綴修明而葺治之於是易有四家書與詩三家禮春秋兩家號爲

十四博士則章句所由興家法所由異漢儒之功萬世不可沒矣自是而至東京魏晉以逮於南北朝梁代諸儒遞相衍說辨益以詳義益以明而其爲說亦益以多矣及至唐人乃爲之定本定注作爲釋文舉八代數百年之紛紜一朝而大定焉天下學者耳目心志靳然一齊兼綜條貫垂範百代庶乎天下爲公而可謂之大當也然其於周公孔子之用猶未有以明之也及至宋代程朱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聖人之心而有以得于其精微之際語之無疵行之無弊然後周公孔子之眞體大用如撥雲霧而睹日月由今而論漢儒宋儒之功並爲先聖所攸賴有精粗而無軒輊蓋時代使然也

道隱於小成辨生於末學惑中於狂疾誕起於妄庸自南宋慶元以來朱子既沒之後微言未絕復有鉅子數輩蠭起於世奮其私智尚其邊見逞其駁雜新慧小辨各私異見務反朱子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蹠不免於非其於道槩乎未嘗有聞焉者也逮於近世為漢學者其蔽益甚其識益陋其所挾惟取漢儒破碎穿鑿謬說揚其波而汨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張膽惟以詆宋儒攻朱子為急務要之不知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聊相與逞志快意以騖名而已吾嘗譬之經者良苗也漢儒者農夫之勤菑畬者也耕而耘之以殖其禾稼宋儒者穫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資其性命養其軀體益其精神

也非漢儒耕之則宋儒不得食宋儒不舂而食則禾稼蔽畝棄於無用而羣生無以資其性命今之爲漢學者則取其遺秉穧穗而復殖之因以笑舂食者之非日夜不息曰吾將以助農夫之耕耘也卒其所殖不能用以匱五升之飯先生不得飽弟子長飢以此教人導之爲愚以此自力固不獲益畢世治經無一言幾於道無一念及於用以爲經之事盡於此耳矣經之意盡於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虛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蕩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雖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離於周公孔子其去經也遠矣嘗觀莊周之陳道術若世無孔子天下將安所止觀漢唐儒者之治經若無程朱

天下亦安所止或曰天下之治方術多矣百家往而不反小
大精粗六通四辟一曲之士各有所明雖不能無失然大而
典章制度小而訓詁名物往往亦有補前儒所未及者何予
罪之深也曰昔者周嘗封建諸侯矣諸侯而下爲卿大夫卿
大夫而下爲士士之下爲庶人周固天下之共主也及至末
孫王赧不幸貧弱負責無以歸之逃之洛陽南宮謻臺當是
時士庶人有十金之產者因自豪遂欲以問周京之鼎是以
罪之也十金之產非不有挾也其罪在於問鼎後世之學者
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今之大全賴程朱出而明之乃復以
其諛聞駮辨出死力以詆而毀訾之是何異匹夫負十金之

產而欲問周鼎者也是惡知此天下諸侯所莫敢犯也哉故余旣明漢儒之有功若彼而復辨諸妄者之失若此後有作者亦足以明余非樂爲是譊譊也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也

漢學商兌序例

近世有為漢學考證者箸書以闢朱儒攻朱子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為厲禁海內名卿鉅公高才碩學數十家遞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飛條競欲咀嚼究其所以為之罪者不過三端一則以其講學標榜門戶分爭為害于家國一則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墮于空虛心學禪宗為歧于聖道一則以其高談性命束書不觀空疎不學為荒于經術而其人所以為言之指亦有數等若黃震萬斯同顧亭林輩自是目擊時敝意有所激創為救病之論而析義未精言之失當楊愼焦竑毛奇齡輩則出于淺肆矜名深妒朱史創立道學傳若加

乎儒林之上絲隙奮筆忿設詖辭若夫好學而愚智不足以識眞如東吳惠氏武進臧氏則爲闇于是非自是以來漢學大盛新編林立聲氣扇和專與宋儒爲水火而其人類皆以鴻名博學爲士林所重馳騁筆舌貫穿百家遂使數十年間承學之士耳目心思爲之大障歷觀諸家之書所以標宗旨峻門戶上援通賢下讋流俗衆口一舌不出于訓詁小學名物制度棄本貴末違戾詆誣於聖人躬行求仁修齊治平之教一切抹摋名爲治經實足亂經名爲衛道實則畔道昔孟子不得已而好辨欲以息邪說正人心竊以孔子沒後千五百餘歲經義學脈至宋儒講辨始得聖人之眞平心而論程

朱數子廓淸之功實爲晚周以來一大治今諸人邊見倒
利本之顚必欲尋漢人紛歧異說復汨亂而晦蝕之致使人
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于世教學術百倍于禪與心學又若
李塨等以講學不同乃至說經亦故與朱人相反雖行誼可
尙而妒惑任情亦所不解東樹居恒感激思有以彌縫其失
顧寡昧不學孤蹤違衆河濵之人捧土以塞孟津不自度其
力之弗勝也要心有難已輒就知識所逮掇拾辨論以啓其
端俟世有眞儒出而大正焉倘亦識小之在人而爲采獲所
不棄與道光丙戌四月桐城方東樹

凡例十則

一此書仿朱子雜學辨例摘錄原文各爲辨正于下

一甘泉湛氏楊子折衷低一格寫慈湖語頂格寫自箸駁語此時俗誤沿塲屋低一格寫題目式概以低二格寫題之謬固是小失今錄諸家原文頂格寫自爲辨說低一格寫

一摘錄原文仿蔡節論語集說例全舉一家者則獨書姓氏叅舉一兩家者則各注某人某書于本語上下皆頂格寫其采合衆說剪裁聯絡潤以己意爲辨者兼用馬氏繹史例叙明某人某書皆低格寫其推極義類旁見側出非爲正文者易蔡氏低一格寫例爲低二格寫或不欲舉其人則采艾南英明文待序語隱其姓名而詳辨其說一以或

訂概之

一援引事類或推衍餘意亦闕正文而辭冗不可屬者仿古史釋史例以類附注句下使語不相離而文仍相屬

一援引事類有向沿謬誤學者罕知仿 四庫提要例爲考辨附訂于下

一閻若璩稱箸書有後說足訂前說者不敢遷就前說自注駁正（如自駁前用劉原父十月之交辛卯朔日食說）此祇可施之長編大帙或前書已行如康成注詩禮之類余此書雖於脫稿後雜見之書有足訂前說者隨時修改不復紛歧自亂其例

一李浯刋誤演繁露於所引諸書書明某篇某卷令觀者易

于檢校陳厚耀等仿之余蕭客古經解鉤沉一一各注其所出之書並做貧假集龍龕手鑑之例兼著其書之卷第以示有徵此雖足矯明人杜撰之獘然亦近繁而炫博古人無是體也余此書援引事文一字一語必根柢典籍不敢杜撰鑿空肊說然止箸明某人某書至其篇卷不復煩瑣至援引諸書原書未見第箸所引之書仿惠棟王懋竑例自注未見原書

一此書所辨特論其綱領宗旨宗旨旣剖則以讀羣書是非白黑一覽易明如伐樹本枝葉自枯若諸家所箸無慮數百十種條而辨之亦非數十百卷不可了力有未給姑俟

能者倘有以楊龜山辨三經義見擬者則吾不堪也

一此書本止一卷首尾脈絡相貫以篇葉較多分爲三帙首溯其畔道罔說之源次辨其依附經義小學似是而非者次爲總論辨其誣誕唐宋儒先而非事實者推闡義理必持平審正不敢以目睫一孔逸見偏宕放激取罪于世但其爲說千歧萬派雖頗傷辭費而非好爲支離蓋亦若論衡所云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簿籍不得少失實之詞多虛誕之語衆指實定宜辨論之言不得徑約者也

一昔司馬子長稱自託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顧子長所網羅者放

失之事蹟也兹之所綱羅者放失之義理也夫義理者在人心何得云有放失然爲雜說所汨恒數百十年而至道不明尙書曰道心惟微惟其微也故易失而難見莊子曰至言不出則俗言勝也故子長之書欲成一家之言義理之書第還天下之公言而已無欲私爲一己之能意也

漢學商兌題辭

研究大著宏博淵通沉精明辨息羣言之喙敺大道之途書成一家義綜百氏洵斯文之木鐸爲正學之明鐙小師破道者旣以啓瞶發聾株守陳言者亦足發揮旁達葢周秦以下有數之書不僅捄目前之失而已篇中辨漢學之誣猶易見至辨黃顧諸君之失程朱陸王儒禪兩家幾微毫釐之差字字如犀分水使人昭然發蒙孟子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此書有功聖道其力量豈不越昌黎而上耶姚瑩識

吾始讀植之書有曰今之言漢學者詆毀程朱欲使有宋不得爲代程朱不得爲人甚訝其言之過後見黃文暘所箸通

史發凡以漢及曹魏西晉後魏北周隋唐遼金元十代纂以正統于北宋書汴州盜趙匡允與汴州盜朱溫廣州盜劉隱並附于遼紀之後于南宋書降將趙構與降將劉豫張邦昌並附于金紀之後由其惡程朱而並及其代其肆妄如此然後信植之之言非虛搆也當喜新尚異之時而諸家之書盛行于世及今不辨恐他日習非勝是爲後學之害不淺然則植之此書所以正人心維世道非止一時之書而天下萬世之書也備天下之寶者當共寶之朱雅識

弗穿羣籍兼綜百氏康成也理足辭明折衷平允質之前聖而無疑俟之百世而不惑朱子也植之此書實兼是二者然

則姚朱之言非溢美也 陽湖陸繼輅

不偏讀羣書不足知其援據該洽不精深窮理不足知其折衷允當不能包括古今義理是非不足以周知此書之蘊懸選前哲之籍其間議論醇駁偏全之數俾不得植之之髣髴眞吾道干城也 元和沈欽韓

讀大著私心暢然知負荷世教自有人也曩時讀書抵不喜康成然於朱子亦時時腹誹讀先生書敬當力改其失其爲賜豈有量哉竊謂漢宋紛紜亦事勢相激而然得先生昌言之扳本塞源廓清翳障程朱復明此亦功不在禹下者也非博學深思安能得此明辨哉 武進李兆洛

孟冬奉教深慰二十餘年傾向欣幸何既閣下學問文章閎博沖粹當求之古大賢中豈特足爲惷愚師哉此編博學慎思明辨實爲南宋以來未有之書眞朱子功臣也賁山毛嶽生

陶雲汀宮保曰所論漢宋之學得失利害粹然豁然多與鄙見相符晰而不枝覈而能當具見根柢淵邃自是一時無兩

漢學商兌卷上

桐城方東樹撰

毛奇齡西河集辨道學其畧曰聖學不明久矣聖以道爲學而學進于道然不名道學凡道學兩字六經皆分見之即或併見亦祇稱學道而不稱道學惟道家者流自鬻子老子而下凡書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按今四庫著錄四十部四百三十二卷存目一百部四百六十四卷毛氏但據隋志雖傳布在世而官不立學祇以其學私相授受以陰行其教謂之道學是以道書有道學傳專載道學人分居道觀名爲道士士者學人之稱而琅書經曰士者何理也自心順理惟道之從是名道學又謂之理學逯至北

宋陳摶以華山道士與种放李溉輩張大其學竟搜道書無極尊經及張角九宮倡太極河洛諸教作道學綱宗按太極之名圖書之數先後天方位皆本易大傳固孔子之言也傳雖不言圖然圖與傳縱橫曲直無不相值可謂至精故朱子信之即謂後人因傳作圖要其旨不叛于聖人則其理固不可廢非異端妖妄之比也至九宮之法見乾鑿度康成嘗引之蕭子顯南齊書高帝紀引太乙九宮占則非起于張角亦不自希夷始搜得之朱子依邵子定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合于易大傳北周盧辯注大戴記偁明堂九室法龜文亦以洛書爲九自漢孔氏向歆揚雄班固宋魏華父朱子發諸儒之論或十或九或分或合紛紛不定惟劉牧易數鉤隱圖三卷在道藏中要是道藏收牧之書非漢儒以來說河洛者皆從道藏中來也吳澄歸有光及吾宗望溪皆于易圖有辨然亦不過謂此邵子之學非必羲文先有是圖而孔子以說卦解之也

四庫提要曰宋俞琰作易外別傳以邵子先天圖明丹家之旨考先天圖傳自陳摶自南宋以來無不尊信林栗袁樞雖嘗據理直攻猶未能抉其要逮元延祐間天台陳應潤作爻變義蘊始確指爲參同爐火之說爲道家假借易理以爲

修煉之術胡渭作易圖明辨力辨圖書五行九宮先天太極使學者知圖書之說雖言之成理執之有故乃修煉術數二家旁分易學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云云黃宗炎作圖書辨惑毛氏作圖書原舛爭易圖尤力至此直指爲道家之術希夷竊以倡其教竊謂諸家之說雖堅究竟孔子大傳易爲渺無指據而鑿空發語云爾哉雖易道至廣後世九流雜家皆可附人二氏之書又往往假借附會以自尊其教而此諸圖實本于孔子諸人之疑不過以漢儒未嘗言圖爲不可信遂並大傳經文不顧所謂甯信漢儒不信孔子則試詰以大傳云云畢竟何指乎 而周敦頤邵雍程顥兄弟師之遂篡道教于儒書之閒 按馬貴與曰晁氏曰朱震言程頤之學出于周敦頤敦頤得之穆修亦本于陳摶景迂云胡武平周茂叔同師鶴林寺僧壽涯其後武平傳于家茂叔則授二程按伊川之學出自濂溪此先儒通論也而晁宋之說以爲濂溪本于希夷及一僧則固老釋之宗旨矣此論未之前聞云云樹謂異說之興自古而然此此咸邱蒙萬章之徒所疑而亟欲問而孟子所爲不得已而好辨與 至南宋朱熹直句史官洪邁爲陳摶作一名臣大傳而周程諸子則又倡道

學總傳于宋史中使道學變作儒學凡南宋諸儒皆以得附希夷道學爲幸如朱氏寄陸子靜書云熹衰病豈深幸叨祠祿遂爲希夷直下孫良以自慶又答呂子約書云熹再叨祠錄遂爲希夷法眷冒忝之多不勝慚懼按朱子周易參同契考異題末自署空同道士鄒訢四庫提要曰蓋以鄒本邾國其後去邑而爲朱故以寓姓禮記鄭氏注謂訢當作熹又集韻熹虛其切訢亦虛其切故以寓名殆以究心丹法非儒者之本務故託諸廋辭歟考朱子語錄論參同契諸條頗爲詳盡年譜亦載慶元三年蔡元定將編管道州與朱子會宿寒泉精舍夜論參同契又與蔡書曰參同契更無縫隙亦無心思量但望他日爲劉安之雞犬耳云云蓋遭逢世難不得已而託諸神仙殆與韓愈謫潮州時與大顛同遊之意相類故黄端節附錄謂其師弟子有脫屣世外之意深得其情黄震日鈔乃曰參同契者上虞人魏伯陽作其說出神仙不足憑近世蔡季通學博而不免于雜嘗留意此書而晦庵與之游因爲校正其書頗行于世而求其義則絕無之云云其持論固正然未喻有託

而逃之意也云云樹謂此論甚的毛氏所指朱子與陸呂兩書之云其意亦猶是耳葢惟聖人之體道廣又磨不磷涅不緇子路輩則不及知矣黃震以魯男漸見非栁下高子之爲詩也後有知者當參此徵旨昔朱子論張子房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于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太息不知其心胷面目爲何如人余謂孔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海意亦如是此豈黃震所及知哉又按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前書京房傳所偁道人解者皆謂有道之士有道之人則道士古人不諱偁 是道學本道家學兩漢始之歷代因之至華山而張大之而宋人則又死心塌地以依歸之其爲非聖學斷斷如也

按向來疑宋儒者譏其墮禪此獨誣其篡道雖焦竑楊愼輩極力詆毀皆未有若是之堅僻者夫學道乃士人之職業道學乃後人所加之名號隨文各當不可執著古者治

出于一道在君師學校而畎畝所樂者亦是晚周以來道始歧分如老子所偁之道亦是惟稍過而偏遂失中耳再變而爲莊列楊墨其途益差於是始有攻乎異端者則所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再變而以爐火符籙齋醮章呪誣老子於是不但道與儒分而道與道亦分矣 荀子書偁道經楊倞注謂有道之經即虞書也漢藝文志曰道家者流葢出于史官歷記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隋經籍志曰自黃帝而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葢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之爲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爲高迂誕譎怪而失其眞云云 如陶宏景眞誥朱子謂其皆竊佛家之至鄙至陋者爲之 四庫提要曰後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道家

亦自矜其異要其本始則主于清靜自持而濟以堅忍之力以柔制剛以退為進故申韓流為刑名而陰符可通于用兵其後長生之說與神仙合為一家而服餌導引房中皆入之其鴻寶有書燒煉入之張魯立教符籙入之北魏寇謙之又以齋醮章呪入之又日漢志道家神仙本截然兩途黃冠者以丹方符籙炫其神怪名為道家實神仙家也黃老之學漢代並偁然言道德者偁老子言靈異者偁黃帝名為之述說老子實皆依託黃帝也其恍惚誕妄為儒者所不道其書亦皆不足錄顧其書名歷代史志皆著于錄云宋張君房作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類例指歸科條綱格無不該備道藏精華大畧具此又明道士白雲霽作道藏目錄詳注四卷其七部分三洞四輔為舊道藏目錄與雲笈七籤合其七部子目分十二類則所新續之目也三洞者一洞眞部元始天尊所流演是為大乘上法二洞元部太上老君所流演是為中乘中法三洞神部亦出太上老君是為小乘初法四輔者一太元部輔洞眞之輔也二太平部洞元之輔也三太清部洞神之輔也四正一部三洞四輔所會歸也每條各為解題仿崇文總目直齋書目例但所列諸書多有非為道家言者一概收入殊多牽强然考道家之源委此書實為總滙云又元道士李道謙撰甘

水仙源錄十卷以爲老子言淸靜佛言寂滅神仙家言養生術而張魯以符籙祈禱爲教四者各別至金源初咸陽人王嚞棄家學道正隆中自偁遇仙于甘河鎭飲以神水遂自號重陽子大定中抵寧海州馬珏夫婦築庵事之立三教平等會以孝經心經老子教人諷誦而自名其教曰全眞由是四方之人宗其道者皆號全眞道士云都卬三餘贅筆曰今之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謂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遼進士劉操操授宋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薛授白玉蟾白授彭侶其北宗者謂呂巖授金王嚞嚞授七弟子其一邱處機次譚處端次劉處元次王處一次郝大通次馬珏及珏妻孫不二云云其說甚詳然孰見其授受乎厥次役三教歸一之說浸淫而及于儒者明代講學家矜爲秘寄實則嚞之緒餘耳又元陳采作淸微仙譜偁道教啟于元始一再傳至老君分爲四派曰眞元曰太華曰關令曰正一大率荒誕不足辨眞僞也又按後書襄楷傳言宮崇上太平經注引江表傳言于吉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除災疾孫策言交州刺史張津舍前聖典籍廢漢家法制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蠻夷所殺張魯祖父陵學道雞鳴山造作符書熹平中妖賊張脩爲太平道

張角爲五斗米道則道教妖妄自漢代始之至其所以爲說則若情志所論道經云云者是也蓋自漢儒分道爲一家而道之正名實體大用皆不見惟獨董子韓子及宋程朱始本六經孔孟之言而發明之而聖學乃著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韓子原道首揭仁義道猶路也言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故曰夫道若大路然其原出于天而率于性而行之必以中正故程子謂中者天下之正道而孟子亦謂之正路也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言道也無有作好惡而遵王之道路言學道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砥矢言道履視亦言學也故曰道也

者不可須臾離也周公立政曰師以道得民又曰論道經邦孔子曰志于道子夏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凡堯舜之道文武之道大學之道何莫非聖學也至于理者許慎說爲治玉之名吾以此詁猶後起之義要之條理義理文理皆本天道之自然故曰天理凡見于六經載籍者古今無異論戴震據莊子以牛之腠理爲天理以攻朱儒說理之謬不知腠理政理之確解震不悟耳龍溪李威曰理字見于三代典籍者皆謂條理易曰君子黃中通理又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詩曰我疆我理周禮考工記曰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中庸曰文理密察孟子謂理也義也又曰始條理也終條理也其義皆同未有以爲至精至完無所不具無所不周爲萬事萬物之祖者也論語孔門授受之書不言及理何獨至于宋儒乃把理字做個大

布袋情粗鉅細無不納入其中至于天亦以爲即理性亦以爲即理郤于物物求其理而窮之凡說不來者則以爲必有其理凡見不及者則以爲斷無是理從此遂標一至美之名曰理學竟爲古昔聖賢未闢之門庭不亦異哉按此說徹昧無知不識好惡所謂詒癡符也不審何所惡于斯名而詆之也夫以堯舜周孔之聖學號而讀之曰道循而求之曰理此古今之通義不悟以此乃犯不韙至其以後世分居道觀之羽流黃冠而謂周程張朱與之同類非但誣而失是非之心又將使來學視周程張朱爲異端而斷其非聖學此其爲害豈在洪水猛獸下也古之學者在學校獻畝惟神仙道士皆棲神山澤吐納清虛其生之所居或曰靜室曰精舍其死即或祠之如莊子偁藐姑山燕昭王漢武帝使人求蓬萊山王子喬駐緱氏山後人即立祠山下浮邱公接王子晉上嵩高山陵陽子入黃山採玉芝鬼谷子居清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十洲記曰滄浪海島中有石室九老

仙都治處承渕山有金臺玉樓流精之闕瓊華之室西王母之所治淮南子曰傾宮旋室在崑崙閶闔之中江表傳言于吉初來吳會立精舍梁周子良作冥通記稱道士之居名治堂觀本樓觀之名若東觀白虎高昌建城之類故曰高婁飛觀又曰連觀飛樹至于以觀像設仙眞居道士元和郡縣志等說難信漢以後乃漸盛耳猶之寺本官府之居始于漢明帝之居攝摩騰竺法蘭于鴻臚寺後世遂以寺爲浮屠之居之常名矣而元道士朱象先終南山說經臺碑記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眞內傳僊終南山樓觀爲尹喜故君故其徒曰祖庭是編載歷代羽流居是觀者道謙所編皆金元人象先所纂則自尹喜而下周漢人也象先自跋樓觀先師傳尹喜弟尹軌據至唐有尹文操者續紀則觀居道士其來已遠要多虛誕不足深詰

希夷之爲聖學與非卽不敢知若周程張朱所述非聖學而何河洛先天太極諸圖卽以爲希夷所傳非聖學而周程張朱所發明六經大義古聖微言不止在此其書著爲　功令風厲學官用以取士非

私授陰行之比何得一概詆之而斷其非聖學也當日林栗刦朱子假朱為道學葉適上疏爭之曰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目近創為道學之名鄭丙倡之陳賈和之云云則道學之名非維閩諸賢所自號亦明矣至于元修宋史非周程諸子所及逆知毛氏謂周程諸子倡道學總傳于宋史中非事實也昔宋周公謹有言曰伊洛之學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閒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溯流徂源論著講解卓然自為一家者新安朱氏元晦尤淵深精詣蓋其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學而一切收斂歸諸義理其上極于性命天人之妙而下至于訓詁名數之末未嘗舉一而廢一

蓋孔孟之道至伊雒而始得其傳而伊雒之學至朱氏而始無餘蘊必若是而後可言道學也已外若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亦皆以其學傳授而陸子靜張子韶往往流于異端子韶參宗杲子靜參杲之弟子德光程子所謂今之異端因其高明者也至于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語也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濶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如近人反身錄儒門法語亦是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于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于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

爲僞學之禁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韓侂胄用事遂逐趙忠定凡不附已者指爲道學而盡逐之已而知道學二字非不美之名於是更目爲僞學臣僚之薦舉進士之結保皆有如是僞學甘服朝典之辭一時嗜利無恥之雖嘗自附于道學者往往改易衣冠强習歌鼓欲以自甚者鄧友龍輩附會迎合首啟兵釁而向之得罪于慶初者亦從而和之可歎也已按論道學之眞僞得失無此說之詳盡者余故錄之以著其實使知世所譏于道者自指此輩而向來誣善之徒直集矢于程朱是不可辨也又朱子有答周益公書其末一條辨學道之言云

道爲高遠元妙而不可學邪則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
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耳非若老
之所謂道者空虛寂滅而無與于人也以道爲迂遠疏
闊而不必學邪則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
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子游誦夫子
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而夫子是之
若謂雖嘗學之而不當自命以取高標揭己之嫌邪則爲
士而自言學道猶爲農而自言其服田爲賈而自言其通
貨亦非所以爲夸若韓公至乃自謂己之道乃夫子孟軻
揚雄所傳之道則其言之不讓誠甚矣又可指爲後生之

語而疑之邪又劉爚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于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異已指道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鄉義利不明趨向汙下人欲橫流廉恥道喪望其于既仕後職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追惟前日禁絶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云云竊謂此事之在當日猶爲有激而然勢不兩立今學者幸生　盛世一道同風何所惡于斯名而稱引無稽詭理反正疑亂學術雖欲自絶何傷日月也或因毛氏此言遂倂太平御覽引道學傳第六百六十卷道士部引道學傳有燕濟鮑靚王嘉嚴遵等二十三人今道

藏洞眞部傳記中無道學傳蓋自被宋人以道學之名而道學隱矣云云此尤爲謬陋柰何輕吾道而惜彼道之隱轉若有憾辭邪世以道學理學爲詬病也衆也久矣余故首爲正其名以究其所失之源焉其餘先儒之論載見于馬氏通考者卷二百十一道家二百二十四神仙家學者具見不備述也

萬氏斯同撰儒林宗派其指以爲自伊雒淵源錄出宋史遂分道學儒林爲二傳非惟文章之士不得列于儒即自漢以來傳聖人之遺經者亦不得列于儒講學者遞相標榜務自尊大明以來談道統者揚己凌人互相排軋卒釀門戶之禍

按朱子撰伊雒淵源錄本以考實前輩師友學行不沒其

眞以爲來者矜式遠其後聲氣攀援依附分立道學門戸此末流之敝古今類然祇可因時救正而不得惡莠亂苗並追咎于教稼者也至于元修宋史本此書㲯立道學傳非朱子所逆覩乃世遂援此以爲罪朱子獄案豈非周內與昔韓侂冑初禁道學後猶知道學之名非爲不美今學者生當日久定論之後而猶以道學爲詬病雖生于妒嫉亦由智識卑陋不自知其然而然也

考上古聖人不以儒名周公設官分職始別師儒之用而師較優禮記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禮家謂考之經傳未嘗舉其人以實之鄭氏康成於先聖

言周公若孔子於先師以爲若毛公伏生高堂生制氏於國故言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宋長樂劉氏以舜禹湯文爲先聖要皆臆度之辭漢魏以還或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或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唐顯慶以後從房喬等議始定而不改開元八年以左邱明子夏以下二十二人爲先師（後升子夏止二十一人）配食孔子宗康成注說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道之傳（近漢學諸人專主此宗旨）馬端臨明宋濂等皆不謂然宏治元年程敏政考正祀典欲黜荀況王弼馬融何休等八人議未行嘉靖九年張璁更正典禮采宋眞宗詔旨以孔子爲至聖先師而先聖先師

始合爲一其配位改稱先賢先儒罷公伯寮秦冉顏何及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從祀林放蘧瑗盧植鄭衆鄭元服虔范甯各祀于其鄉進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從祀吾友沈君欽韓義塾附祀先儒議謂聰尊改稱孔子爲至聖先師不特歷代典故未考並禮記未能通曉愚謂孔子以人臣爲帝王師稱爲先師于義無害加以至聖於義尤備愈于素王世家之虛誣無據矣沈君主漢人自名其所受經爲先師與唐貞觀所褒二十二人爲符于禮先師之義此亦仍顧亭林舊說不知此祇是經師改稱先儒亦無不可張璁邪人附會時主私意非眞能正典禮者然此議自爲可采但不當罷及康成從祀耳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先賢蘧瑗林放秦冉顏何先儒鄭康成范甯升周程張邵爲先賢乾隆三年復祀先儒吳澄其餘增祀先賢先儒或有爲顧亭林所欲斥者茲不備載亦不具論

然儒之名義無定如孔子告子夏有君子小人之殊荀子書有賤儒愗儒之譏後書賈逵傳及注引風俗通義何休公羊解詁序及徐彥疏所引繁露等說皆有美有惡准以孔子高之論及明

高皇之論則儒必出于中正而後可當乎儒之名義孔子高論儒必行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夫中道洪武十五年論曰中正之道無踰于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于周末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咸趨于中正則朝廷得人矣如公孫宏蔡義韋賢元成匡衡張禹孔光馬宮翟方進平當當子晏孟喜京房江公戴聖揚雄馬融蔡邕許慈胡潛來敏孟光譙周王肅杜預雖有儒名實同冒姓今萬氏祇知以儒爲貴而爭之既未考周公之制又不辨儒有俗僞迂鄙等失而概以爲美號且史漢以來歷代皆有儒林傳並無貶黜惟宋齊無儒林傳而非以道學擯去之也而謂自漢以來傳聖人之遺經者不得列于儒非

事實也其實康成禮注所指先師及唐貞觀所褒正周公所以謂之儒者也（劉歆稱先師皆出于建元之間者正漢儒也）而明嘉靖所改稱先賢及宋五子乃周公所以謂之師者也司馬班范所作儒林傳祇載傳經義詁之儒而道德大賢不與焉良史之製其用意固有所受也宋史本伊雒淵源錄創立道學傳正合周公之制萬氏不知而議之過矣

萬氏此書意在持平而其實乃不平之甚不如張烈烈著讀史質疑謂宋史以外不得濫立道學傳雖意在裁陽明而語自有分寸周汝登作聖學宗傳程子下分二支一支朱子下不係一人一支陸子下係陽明沈佳作

明儒言行錄收陽明于正集而於其弟子皆從刪汰蓋陸王雖有病痛若在孔門亦邀狂狷之與未可以宋學之見輕欲裁闕至黃宗羲作明儒學案覩周沈二書爲詳密然意有左右陽主陰違亦非正見朱軾作史傳三編其恉以明以來傳名儒者大抵宗宋而祧漢唐而宋又斷自濂洛以下軾此書上起田何伏生申公不沒其傳經之功中及董仲舒韓愈不沒其明道之功於宋則胡瑗石介劉敞陳襄並見甄錄不存門戸以遷就利祿削揚雄馬融以黜尙元虛削王弼何晏以假借經術削匡衡王安石皆見平允惟胡寅修怨于生母王柏披猖

恣肆至刪改聖經咸與名儒之列似爲少濫以上皆據四庫提要原書均未見華亭張恒字北山著道傳錄始伏羲畫卦以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七十子孟子弟子下逮漢唐然後繼以濂洛關閩諸儒迄于元明人各錄其遺訓朱彝尊稱其采醇去疵審同斥異至其錄周子舍太極圖說錄邵子不信皇極經世書尤見卓識以爲有異我者不復辨也云云要之皆爲不知而作者也夫舍太極圖說何以見周子舍皇極經世何以見邵子劉念臺作人極圖李二曲作學髓圖仮樸摹擬固不免陋謬此乃謂之疵異而斥去之是豈得爲知言乎歷選諸家精確篇

信斷制二千餘年學脈顯撲不破無若阮氏元之言者

擬儒林傳序　惜乎阮氏之言若彼而其志業表章仍宗漢學一派今節錄其說曰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于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爲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顏曾所傳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謬者此也荀卿以降乖違興廢師儒漸分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敘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于周禮師教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皆與儒

宋傳相出入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啟紫陽闡發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學行明著天下宋史以道學儒林分二傳不知此即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闇合者也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間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

朱彝尊道傳錄序曰宋元以來言道學者必宗朱子朱子之學源于二程子先程子言學者為周子於是論者尊之謂直

接孟子是爲道統之正毋論漢唐諸儒不得在其列也即七十子親受學于孔子者亦不與焉故凡著書言道統者輙斷自周子始飲流或忘其源知末而不揣其本吾嘗未慊于中也且夫聖人之道著在六經是豈一師之所能囊括者與世之治舉業者以四書爲先務視六經可緩以言詩非朱子之傳義弗敢道也以言禮非朱子之家禮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尙書春秋非朱子所授則朱子所與也道德之一莫逾于此時矣然任其聰明見者無仁智之殊論者少異同之辨習者莫有温故知新之義不能無敝焉科舉行之久矣言不合朱子率鳴鼓百面攻之云云

拔萃尊華闖之士識見淺陋學無根柢豈能與知斯道之精微夫周程之學豈但漢唐諸儒所弗及即七十子實有不能皆逾焉者以爲直接孟子此自定論知道者必不河漢于斯言也盖七十子雖賢亦自有優劣差等不得以其親受學于聖人一例皆許爲能傳道也當日顏曾子貢數子而外性道一貫之聞他賢不皆與孟子於夷惠不由於顏冉且姑舍是非自謂能過之也論道之止極自有所在耳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叙述道統亦斷自堯舜不及羲農黃帝豈爲飲流忘源知末忘本乎哀公問弟子好學孔子獨稱顏子且曰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豈曾

閔子貢輩皆不好學與斯言也若出自程朱則乳臭童子
皆將斥之不以爲刻即以爲偏矣聖學心傳微言奧旨非
可爲流俗淺人道也我
聖祖仁皇帝升朱子進配
十哲由褎尊之論豈不爲越踰七十子及漢唐諸儒乎至
于六經非一師所囊括此何待言朱子諄諄教人讀漢魏
諸儒注疏文集中凡數十見即四子書集注所採五十四
家之言何嘗杜其聰明斷以一師漢學諸人其膏肓本志
在于妒名忌嫉朱子既不平心察理又不實考其蹟往往
以鑿空顢頇莫須有之說誣之千歧萬端或遣言之或正
言之或旁見側出集矢攢矛萬口一舌世俗無聞者衆未

暇深考謂爲信然從風而靡是不知程朱之道與孔子無二欲學孔子而舍程朱猶欲升堂入室而不屑履階由戶也由彝尊之論若惘學者恐其爲朱子所誤必欲變亂已定之是非復自倀倀焉紛紜于道路歧塗間莫知所止泊而後慊于其心其論似公其實乃出于私似正而其實乃邪何以明之蓋朱子之教何嘗不是上探古聖下考近代諸儒而後折衷至正以詔學者而必欲排之擠之何也吾嘗譬之程朱之教如人執燭以照暗塗幽室有人焉妒其不出于己也乃欲奪之燭而代之照程朱之燭不可得而已乃捫石握土冒燭之名而實不堪爲照因相率以共行

于暗塗幽室而已如戴氏之學謂由訓詁名物考證通乎性道則是亦知學以通乎性道爲極至但不肯循程朱所以造之之方耳如㦯尊此恉箸書立說者毋慮數十百家皆一時高名鉅公吾不知其人果已能盡程朱之道而實見其不足法與或實見其有異于聖學之傳而誤于學者與抑粗鄙輕浮苟爲異說徒欲以博綜爲名高與若夫俗士治舉業之陋此自習俗卑趨詳見第三卷不得以此歸咎朱子天下失是非久矣以六經孔孟程朱之言喻人習焉不察皆謂迂濶而莫之信倡以詖辭邪說莫不風行錮結于胷中而不可解非眞窮其義理深惟其害而然也人情好異喜新尚粗麤而不暇研精也莊子曰至言不出則俗

言勝夫俗之顯爲鄙悖者人知之惟夫託于理道之正似是而非又横有高名爲世所尊其說一出最易疑誤學者吾故不得不辨晚學小生不肯細心窮理妄引陸子詆斥程朱此虞道園之言而明以來奉陽明爲宗主者皆由于此粗學之士以記問爲貴謂道學以空疎談性命覩袁清容之言可知而近人以漢學考證爲宗主者皆由于此歷考詆程朱者不出此兩大派而近人之說又夾雜宋明人心學禪學一概以詆之一種論國事者又以講學門戶遺害人國必之於是程朱遂爲衆惡所集也

顧氏亭林論明嘉靖之議諸儒從祀有曰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奬末流論性談天之學語錄之書日增月益五經之義委之榛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有王者作必遵貞觀之制乎

按孔庭從祀繫人心學術之大防垂教立制之眼目萬世所瞻法非可以一時一人私意見爲是非進黜自唐以來代有更正終未能畫一明徐溥有言諸儒從祀非有功斯道不可善矣然竊以爲尤當考其實行以德行垂教其功不更在傳經之上乎但在宋以前義理未著人未知訓詁之非學經與人分之不可況秦火以後漢儒實有保殘守缺之功魏晉諸儒實有訓詁名物之益縱有遺行當從寬假是宋從之論未可施于漢魏之人唐貞觀之祀以代用其書垂于國胄祀之所以報其功宜也不可易也以貞觀之制及顧氏之論推之漢唐諸儒固皆宜從祀朱子四書集注五十四家亦當從祀而趙順孫纂疏胡炳文四書通所采諸

家皆宜附祀朱子祠堂馬端臨宋濂程敏政張九功張璁諸人論雖嚴正或未察于此惟在宋以後之儒經程朱講辨義理昭著一道同風則必經行合茂而後可否則僅取其行不得以箸述偏重蓋後世箸述易而實踐難也後世箸述名家淹貫經典而行已範宋遺行足稱者有矣楊廷和等無識執箸述有無以泥胡安定薛文清之從祀非也顧氏目擊明儒心學縱恣之失亦由箸錄空疏之病又不慊于劉蕺陽明程敏政張璁諸人之議祖述康成淑為救敝之論專重箸述以為當從貞觀之制謂荀況揚雄韓愈三人之書雖有合于聖人而無傳注之功不當從祀則不知顏閔諸賢曾箸何書而世競以虛車勸

說爲有功聖道矣後來漢學諸人祖此偏宕之論乘釁而起變本加厲遂乃蔽罪程朱痛斥義理專重箸述奉康成叔重爲極至與議從祀之指又一局矣使亭林在今日見之必悔其言之失也

茅星來近思錄後序曰自宋史道學儒林分傳而言程朱之學者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間不復以通今學古爲事

按茅氏此序後截語甚有分寸而漢學家則專取此數言爲宗旨以定程朱爰書鐵案不知空疎不學乃末俗承流之做（詳見後卷總論）非程朱之敎之有失也程子玩物喪志之語乃鞭辟近裏爲成學者言之即孔子告子貢君子不多之

旨乃竟以此蒙世大詬至于朱子不廢漢魏諸儒訓詁名物極推康成諄諄見于文集可考而知（俱詳見第三卷）而於論語首篇第七章子夏論學節著吳才老之說其所慮遠矣又我非生而知章著尹和靖說曰生而可知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據此則漢學人謂宋儒坐談空妙置名物不講並集注未始寓目但隨聲吠影耳伏讀 四庫提要近思錄下曰朱子之學大旨主于格物窮理由博反約根株六經而泰觀百氏原未嫚嫚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故其題辭曰窮鄉晚進有志于學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然後

求諸四君子之全書以致其博而反約焉庶乎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于此而止則非纂集此書之意然則四子之言且不以此十四卷爲限亦豈教人株守是編而一切聖經賢傳束之高閣哉云云據此則凡漢學家所誣程朱之語如云後之儒者廢訓詁而談名理目記誦爲俗生詞多閒爲喪志持論甚高實便于束書不觀游談無根錢大昕論爾雅道學起而儒林衰性理興而曲臺絕孔廣森戴氏遺書序經術一壞于東西晉之淸談再壞于南北宋之道學義疏諸書束置高閣棄等弁髦視如糟粕蔡卒履則有餘考鏡則不足江藩漢學師承記序數百十條皆以荒經之罪坐之

道學者舉未考程朱之教之大全也又袁栴囿學紀聞序曰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淑于吾徒之功甚溥然偷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拱手面墻背芒滔滔相承恬不爲恥按袁清容去朱子未遠而其言已似有嫌于濂洛之學致啟空疎可知流俗識趣卑陋知德者鮮一語之差毫釐千里貽誤學術恆延至數十百年而莫挽間嘗推論以爲窮理極高明則偏而流于虛狂此弊之所必至也故朱明人失之爲禪爲心學救虛狂以道問學政當導之以道中庸盡精微敦厚崇禮朱子嘗日所以力與金溪爭之者此也袁氏之指僅以考證博學爲貴與後來顧氏專重著述同失以

致流爲今日之漢學考證橫流波蕩世未有知其歧變之由者故首爲箸之至于顏元李塨李容等知尊性崇禮矣亦不能道中庸盡精微則仍是問學之失此方辨漢學未暇及彼也孫徵君奇逢歲寒集有云門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之際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沒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瀉詞章繁興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陽明之功也然陽明沒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按此論殊影響不確朱子平日論永嘉學問在事功上講用而集體世遂詆朱子尊德行而薄事功以空談性命爲其罪說既多誣此又論其病實而宜于用瀉言非情實殆未知朱子者也至其所謂虛病宜補者是也但永嘉之事功習齋二曲等之躬行實踐漢學家之考證名物同欲用補者也特方藥均偏或遂誤致殺人耳

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不讀黃宗羲語

迨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阮元擬進儒林傳序儒林

之名徒爲空疎藏拙之地錢大昕惠徵士論自黃黎洲起而振其頽波顧亭林繼之於是承學之士知習古經義矣江藩漢學師承記

按右此論議皆確信不誣但顧黃諸君雖崇尙實學尙未專標漢幟江藩曰顧亭林黃太冲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爲不可廢耳多騎墻之見依違之言豈眞知灼見者哉云云意甚識其不專宗漢學已爲謬見又稱其深入宋儒之室謂爲無見之談以余論黃顧二君蓋得漢學之精而宋學之粗者也如江氏惠氏乃拾漢學之遺穢者也後有眞儒必以余言爲信專標漢幟則自惠氏始惠氏雖標漢幟尙未厲禁言理厲禁言理則自戴氏始自是宗旨祖述邪詖大肆遂舉唐宋諸儒已定不易之案至精不易之論必欲一一盡翻之以張其門戶江氏作漢學師承記阮氏集經解於諸家著述凡不

闕小學不純用漢儒古訓者概不箸錄觀江氏書中所記諸人之說其徒奉爲科令者如云南宋以後講學家空談性命不論訓詁教學者說經專宗漢儒黄宗羲又曰說經則宗漢儒不取宋元諸家之說朱筠又曰宋人說經好爲新奇棄古注如土苴褚寅亮又曰治經宗漢學不喜宋儒性命之學汪中又曰於宋以後愚誣之學拒之尤力解經一本漢學斯主訓詁不雜以宋儒之說劉台拱夫說經不衷諸義理辨僞得眞以求聖人之意徒以門戶之私與宋儒爲難非徒不爲公論抑豈能求眞得是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於宋儒何傷乎然此猶不過欲以漢學考證破宋儒

空言窮理謂病其空疏耳其後臧氏段氏江氏等於六朝南北傳注經本音字異同又力詆魏晉蔽罪唐儒極口詆詈陸孔是豈不可以已乎又其甚者乃撥同室之戈均一漢學也乃曰謬種流傳兆于西漢此惠氏棟說箕子明夷王孟喜趙賓而害施讐梁邱賀因詆馬融爲俗儒不當以爻辭爲周公作也又偁許叔重說文未作西漢諸儒得古文不能讀此孫氏星衍說甄綜古今學問壹歸于東漢鄭許二君此漢學亦幟也伏讀　四庫提要有曰漢代傳經專門授受各有師承非同凡說專而不雜故得精通陳耀文經典稽疑自鄭元淹貫六藝參互考稽旁及緯書亦多採擷言考證之學者自是始宋代諸儒惟朱子窮究典籍其餘研

求經義者大抵斷之以理不甚觀書故其時博學之徒多從而探索舊文網羅遺佚舉古義以補其闕云云鄭方坤經稗此論固至平實但風氣所偏遂欲掃滅宋儒毒詈朱子鼓怒浪于平流振驚飈于靜樹可已而不已斯風一煽將害及人心學術茲之所辨惟在于是吾爲此懼非得已也間嘗論之以爲經傳則道傳漢儒之功不可廢乃經傳而道仍未傳宋儒之功豈可誣邪班固言兼而存之是在其中要非得道賢眞儒平心觀理去泰去甚安能得其是之所在邪

漢學商兌卷中之上

桐城方東樹

黃氏日鈔說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四語云此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加危微精一于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執其中耳此訓之之辭也皆主于堯之執中一語而發豈爲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卽心是道蓋陷于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峯之作書傳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其後進此書傳于朝乃因以三聖傳心爲說世之學

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爲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爲據依矣

按此一大公案其後顧亭林申之遂爲蔑心之祖而漢學者因據以爲罪宋儒成讞矣苟博觀終始窮極義理則是非分明黃氏截講執中一語固似得理而慮後人以言心墮禪謂蔡氏不當以傳心爲說則粗疎不察而失其本矣姑勿論三代聖王所以治天下之心何如即如二典所載歷象命官平地明刑典禮立教奏庶艱食諸大政傳之萬世孰非聖人之心之所寄哉聖人之心都俞吁咈該于微危精一微危精一要于執中使非先精其心亦安知中之所在而執之孔子者時中者也中庸者子思之書也孔子

之時中子思之作中庸卽傳堯舜禹執中之一語也其引夫子之說曰擇善固執卽精一之旨也朱子中庸序所以發揮此四言者至矣盡矣黃震粗疏淺謬滑意妄說可謂無知而輕于立論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古今神聖一切智愚動作云爲皆心之用三尺童子不可誣也今爲學欲明聖人之道而拔本塞源力禁言心不知果有當于堯舜禹之意否邪唐虞之世未有禪病今以梁以後禪學豫代古帝防之動欲改避經文抑何可笑漢學之徒譸推而極之遂堅斥此非聖人之言以爲荀子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稱出道經爲僞古文

所采朱儒不知僞古文遂妄尊而信之耳或竟據道經二字直證以爲出于道藏楊倞荀子注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按困學紀聞言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據此則楊倞所言亦容近是蓋周漢人語固有如此者又皆語西方之書有之曰王厚齋云蓋周志之類皆此類也又按四庫提要鶡冠子下云古人著書往往偶用舊文古人引證亦往往偶所見如谷神不死四語今見老子而列子乃稱爲黃帝書克己復禮一語今見論語而左傳乃謂仲尼稱志有之元者善之長也八句今在文言左傳乃以爲穆姜語司馬遷引鶡冠子惟稱賈生亦此類未可以單文孤證遽斷其僞云云而快朱子傳心之說見斥于其徒按朱史黃震登寶祐四年第本傳不言其受學源流世稱震傳朱子之學考周密癸辛雜識稱饒雙峯既詭爲黃勉齋門人而黃東發與雙峯門人董敬庵韓秋巖會哭雙峯俱稱先師一時道學之陋往往至此云云則黃東發亦羅子遠之儔耶愚以爲此二語既爲荀子所引下文又曰

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則荀子視此二語亦不輕矣荀子及程朱重之黃震乃輕心掉之諸新學小生乃詆而斥之適足見其非明君子耳夫不審義理之實而第執左證棄心任目此漢學膏肓錮疾將已之父兄偶至他族亦不當偲乎謹按　四庫提要靈樞經下云梅賾古文雜采逸書聯綴成文雖牴牾罅漏廣託顯然而先王遺訓多賴其搜輯以有傳不可廢也是則公允至平之論而凡攻僞古文者所宜取正也或謂道經所云顯與佛氏明心之說相近黃氏所闢其論甚當夫所惡于禪學卽心是道者謂其專事明心斷知見絶義理用心如墻壁以徼倖于

一旦之灑然證悟若夫聖人之教兢業以持心又精擇明善以要于執中尙有何病孔疏將欲明道必先精心亦是在執中前補義也王僧達詩云精理亦道心善注引尙書曰道心惟微蓋單提危微二語雖有警惕提撕意猶引而不發至合下精一執中則所以區處下手功夫至寄道理直盛得水住而猶妄議之可謂昧矣或又謂心一而已安有人心道心此語尤昧今試詰彼所謂心一而已者果何等之一心也若以爲皆道心與則斷不可謂古今天下皆聖賢若以爲皆人心與亦斷不可謂天下古今皆邪慝若以爲不屬道邊亦不屬人邊粗則如告子之知覺運動與禽獸同焉者是精則正墮向禪學卽心是道及陽

明本心良知之說然則所謂心一而已者於此三者果何居也宋范淳夫之女讀孟子操存舍亡語因識孟子不識心曰心豈有出入邪程子聞之曰此女不識孟子却識心劉安節問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便在此處纔過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亦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存而言也此論至精與大學正心傳有所不在語脗合或又謂孟子曰仁人心也是人心不可指為欲心此語更誤夫孟子此言操其本始言之即性善之旨所謂道心也然固不可謂一切人之心皆全于仁而無欲也故又嘗曰失其本心陷溺其心夫陷溺而失之者即欲心人心也孔疏解人心蓋亦指衆人之心但未詳耳若謂人皆無欲心則記所稱易慢之心非僻之心鄙詐之心果何心也試令夫人自捫其心果皆仁而無欲乎

使人心皆仁而無欲古今聖人為學與教又何憂乎有不仁也惟夫人心本仁而易墮于人欲之危是以聖人旣自精擇而守之以執其中又推以為教于天下萬世千言萬語欲使同歸于仁而已然固不能人人皆自覺悟以返于仁則賴有此四言之教相傳不刊以為迷途之寶炬慧鐙所以歷代帝王兢兢守之不敢失墜此所謂傳心者也嘗試論之以為禪家卽心是道與陽明本心良知大畧亦皆是道心一邊但不能如聖人文理密察備四德有品節所以差失作病痛政為少精以執中耳精以執中則所為盡精微巽以行權而時中也然則聖人之道所以異于禪學

者其歧違偏全之爭政在此處程朱所喫緊爲人講切發明分别疑似者亦政在此處初心之士欲審善惡邪正全在察人心道心危微二端之幾愨修之儒欲救誤認道心墮禪之失全在精一執中之學黄震乃畏病而不識病源轉欲去其藥浸假而並欲去其軀體輕于立論眞妄屑也或又謂黄氏引論語堯曰云云證舜未嘗言心可謂精矣此尤爲謬論必若前聖所未言後聖不許增一辭則後來安得有六經前書所未及後書所有不可信則此論語之言亦今文堯典所未有古人引書多易原文爲訓詁之辭孟子史記尤可見世之俗士執字句異同以疑古書陋矣愚嘗反覆究思之無論僞古文足信與否荀

子所引足重與否祇此二語即出于巷說里諺亦當平心審諦斷然信其精粹無疵不詭于道足以質古聖而無疑而無庸代為周防也何基有言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為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此足為黃氏顧氏藥石矣要之黃氏顧氏猶目擊時病有救敝之意言雖失當心則可原及妄者主之則借以立門戶與程朱為難援黃震以為重又自矜能闢僞古文而已與黃顧之意全別何以明之以今世並無心學禪學之害不待慮之也日知錄引黃氏日鈔唐仁卿諸說以為闢陸王心學則可以為六經孔孟不言心學則不可以為六經孔孟不若陸王

之言則可以爲六經孔孟不言心則不可眞德秀作心經集聖賢論心語三十餘條昔在晉宋之間義學盛興所有諸經教皆中國文士剟取莊老及吾儒精理以潤飾之理本大同六經之言與佛學相近者數百千條不究義理之實及當處文義偏全何若但以其辭之相近卽疑而欲去之徒亂聖人經義疑誤來學此黃震顧亭林之用意太過反致粗疎謬妄而承學之士因粃糠眯目矣

顧氏曰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于吾心而驗于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于此判此聖人所以

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乎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爲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獨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家國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云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云云

按程子以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蔡氏三聖傳心之說葢亦稟之朱子顧氏非之故其推衍黃氏之意如此不知心具衆理是不得不如此立說其實心與理不可分爲二件舍心何以見理傳理卽傳心也故曰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也特以傳理不可爲名且於辭義

爲不備故以傳心爲辭公羊傳所謂避不成文是也至于
禪家單傳心印其病乃在鶻突無文理密察不分四德無
品節但高明廣大而不知精以執中與聖人所傳都俞吁
咈戒謹恐懼兢業以擇善執中之心其界甚分明不比之
辨而概禁不許言心用意浮淺議論鹵莽矣至于釋氏理
障之說其義甚精微蓋即孟子兼愛爲我及執無權之中
皆足以害正理者陸子所謂溺于意見大學正心傳所謂
有所則不得其正者也知德者尠固未有知其切于身心
體察者矣哀哉苟有一日用其力于德仁方知其味也顧
氏粗淺不曾細心窮理固不足以知此釋氏能慮及此可

謂喚緊爲已周防密切惜乎其所以求之心者但取光明本覺而不知有四端品節又坐不講學窮理所以差失則亦仍是理障也豈謂凡爲學者皆不當求心耶且如顧氏所云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聖人所以致察于微危精一相傳以執中使無不合于理是顧氏已不能舍心以言理又云聖賢之學自一心達之家國之用無非至理歷千載而無間是顧氏已自明言聖人以其心統具此理以傳于千載何以云心不待傳不當言傳心邪借如顧氏意不言傳心第言傳理不知此理託于何物以傳邪若以理貫徹古今而無不同但隨時隨事隨人取用自無不足無待于傳

則是古聖賢經典文字皆可廢夫理具于心無古今一也今言理而不許言心譬如言世人但取足于米不必言禾此不爲童昏之見邪顧氏于考證自優於義理甚魯莽滅裂古人言鹵莽滅裂鹵土塊大莽草根盡滅裂言耘苗者滅去而分裂之其解不明余釋思其意蓋言耘苗者本欲滅草而反裂苗也黃氏顧氏攻是滅裂說著此事無不錯者而橫有高名爲世所震顧歡所謂精非粗人所信良不誣矣大抵聖人之言渾然坦平因事立教施之各當辨生于末學往往泥滯支離動生荊棘如明季心學縱恣異說紛歧誠爲蔵亂顧氏憂而欲闢之其意甚善特自家學術粗見道未眞立義旣差故其辭亦紋繞不分明本欲除病而不悟已所立說

其病更大亦由其不肯虛心服膺程朱故也考朱子作記疑一卷中有論傳心一條實爲宋明之季諸人之講所宗今錄于此可以正黃氏顧氏之辨爲不得其理也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而已朱子辨曰此言務爲高遠而實無用力之地夫學聖人之道乃能知聖人之心知聖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于與聖人之心無以異焉是乃所謂傳心者也豈曰不傳其道而傳心不傳其心而傳己之心哉且既曰己之心矣則又何傳之有況不本于講

明存養之漸而直以擴充爲言則亦將以何者爲心之正而擴充之邪按此言傳心非傳聖人之道固爲大謬黃氏顧氏又以第傳聖人之道黃氏之中顧氏之理卽道而異名者而不嘗言心詎爲鶻突孟子論見知聞知又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夫其所以知者何也非以其心知之邪則後聖心之所知卽前聖心之所傳但聖賢之人不世出饒如此詳說學人倘不能明尚多差謬而曰明白洞達人人所同談何容易邪且惟人人所同故可以傳同言之也惟不能人人皆同故愈賴于傳獨言之也今曰人人所同何傳之云是眞如陽明所謂滿街都是聖人然乎否乎戴震禁言理詆程朱不

當別言有理具于心黃震顧亭林禁言心以理流行于天地古今特具于心而不當以心爲主皆邊見邪見非正知見也吾今一言以蔽之曰聖人之教從不禁人言心所惡于言心而流于禪墮于空寂及高談性命縱恣放佚者爲舍人事一也廢倫常二也不致知窮理三也不道中庸盡精微崇禮四也而聖人及程朱之教所言人心道心正心者卽在此四事倘有何病黃氏顧氏但見禪之爲害心學爲害而不能明其所以差謬之故而乃槪禁不許言心遂舉聖人之經儒先之注一槪欲去之殆于不知而作矣嘗謂黃東發黃太沖顧亭林立身大節學問根柢不愧道儒

但皆不免以博溺心不肯細心窮理潛玩程朱所以議論多有差失其流皆足爲學術大害如東發亭林之禁言心梨洲教學者說經專宗漢儒是也余故不得不辨

顧氏與友人論學書力闢言心言性日知錄又引唐仁卿之說以爲六經孔孟不言心學又引論語言心者三條至于操存舍亡則謂門人未之記而獨見于孟子意蓋亦疑而不信惟於從心不踰矩特引衛嵩之言以爲學者未可與立而語從心爲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其論自當至中庸章句引程子傳授心法以爲借用釋氏之言不無可酌則非也顧氏祗爲王氏心學有失發爲救病之論其意固

善然有激之談務與相反遂誣古聖六經孔孟不言心懲
羹吹虀矯枉過正轉成悖謬邪說其禍聖道不小矣
黃氏又駁論語集注三省章上蔡說曰孔門未有專用心于
內之說用心于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
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于世者皆
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眞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
皆源于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于集注去此一條
按此說粗疎謬妄眞亂道也姑無論陸子之學自出孟子
非緣謝氏卽謝氏此語果有何病而欲去之邪矧用心于
內四字出漢書揚雄傳子雲之世豈有禪病邪夫以曾子

之篤實立事討論變禮雖好爲異議者必無嫌于其以禪誤後學況上蔡下文明曰傳之無弊觀于子思孟子可知則其語亦甚審諦矣按楊慈湖斥大學非聖言而謂子思孟子同一病源楊爲象山傳心高第其言如此政與上蔡相反則象山之學非因上蔡之誤可知若因一語之似用妄疑聖人之經儒先之法則顧諟天之明命有似于止觀仁遠乎哉欲仁斯至有似于卽心是道立地頓悟夫焉有所倚有似于無任無著衣錦尙絅內省不疚何在非用心于內而六經有不勝其可刪者矣陸子曰學有本則六經皆我注脚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明明先立乎其大之宗旨黃氏不知而徧罪謝氏考之未詳輕于立論可謂

妄矣借使象山之學眞出謝氏此語亦當明爲學者辨之曰上蔡專用心于內語是守約不外馳之意非如象山從裏面出來云云主張心學也如此則象山之失亦見而又有羽翼正學之功矣學者悼流之失只當淸其源不當誣其源黃氏政坐不肯用心于內故其議論之失如此大抵考證家用心尙粗麤故不喜言心言性言理言道又會有禪學心學之歧爲其藉口此中是非雜糅如油著麪本不易明黃氏顧氏以言心爲墮禪論雖滅裂猶實有其害近漢學家以致知窮理爲墮禪則直是亂道不知禪之失政在不求心窮理而禪之妙亦政在不許求心窮理纔一求

心窮理便非禪故其說曰汝他日縱得一把茅蓋屋止成得一个知解宗徒又曰若論此事眨上眉毛便錯過了也又曰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又曰不涉思議又曰心無所住又曰外息諸緣心如墻壁又曰將心用心却成大錯夾山三燊汾州正聞皆切切嚴禁用心以理爲障以斷知見爲宗離想爲宗六祖五宗相傳秘密皆如此今漢學家咎程朱以言心言理墮禪豈知程朱是深知禪之害在不致知窮理故以致知窮理破彼學而正吾學之趨邪惟聖人吾儒之學無不用心而禪家則專忌用心惟聖人吾儒之學無不窮理而禪家則專忌窮理其事正相反漢學

者標訓詁名物爲宗無以破程朱言理之正則壹借禪以誣之不知程朱言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致知窮理正是破禪又不知己之禁不許言心言理乃是用罔政與禪同病而又或居身行已沈溺忿慾卑惑苟妄且爲禪之所呵棄鄙薄不屑不此之念而反咎程朱救墮禪之病爲墮禪顛倒迷謬悖者以不悖爲悖究之儒禪兩邊皆不曾用功徒取門面字樣紙上文句耳食程朱闢禪緒論反以灘之混以誣之世俗不學無聞者衆驚聞其說不辨涯涘因附和之以爲信然云爾實黃氏顧氏諸人滅裂之論有以啟之也今與天下學者平心論之程朱教人爲學以格物窮理

克己主敬又精擇以執其中又不舍人事廢倫常此果倘有何病悖于聖人何處而猶煩衆人紛紛如蜩如螗邪聖人之言曰明辨之曰盡精微曰精義皆教人窮理也不窮理則于其粗者尚黑白不辨窮理而不盡精微道中庸則于近理而亂眞者疑似不明毫釐之差失之千里既失前聖之意因以自迷又以貽誤來學擿埴索塗何所取正乎世徒病宋明之季心學横流援儒入釋之害如黃東發顧亭林唐伯元雖舜禹孔子之言皆疑而欲去之韓非言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駭見蠋則毛起而漁者持鱣婦人拾蠶黃氏顧氏談道論學其智乃不如漁者婦人邪誠得

吾說而精之此固是在其中矣

按朱子語錄稱程門高第如謝游楊下梢皆入禪學去又稱上蔡觀復齋記中所說道理全是禪意黃氏顧氏據此故於上蔡語皆致疑耳謹按　四庫提要上蔡語錄引朱子後序稱初得括蒼吳任寫本一篇皆曾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寫本二篇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下篇四十九章與版本吳氏本畧同然時有小異輒因其舊定著爲上下二篇獨版本所增多猶百餘章或失本旨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輒放而絕之其餘亦顚

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凡所定著書三篇是朱子於此書芟薙特嚴後乾道戊子重爲編次定爲今本又作後記稱胡憲于呂祖謙家得江民表辨道錄見所删五十餘章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果爲江氏所著非謝氏之書則去取亦爲精審觀語錄稱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觀之後全與原看時不同則精思熟讀研究至深非漫然而定也據此云云則朱子作集注尤畢生精力所萃其取上蔡語必經研審至精所見斷不致出黃震顧亭林後也

謝氏之學以切問近思爲要雖才高意廣言論閎肆或不無過中之弊然經朱子所取必不以有病之言遺誤來學愚故詳訂之廓清放絕無使無知妄說者得以藉口云

戴氏震曰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心爲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如反而求之六經

按此論乍觀之頗似篤正徐而詳之實謬悠邪說昔程子受學于周茂叔亦曰反而求之六經則程朱固未嘗舍六經而爲學也且所謂求于六經者何也非謂求其道求其理求其心邪戴氏宗旨力禁言理而所以反求之六經者

惟在於形聲訓詁名物制度之末譬如良農舂穀盡取精鑿以去貧子不知方持糠覈以傲之何以異于是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眞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嘗欲汪心于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云云據此則凡漢學家所持以謗程朱者皆竊朱子之緒論而反以誣之初不尋其立言本旨徒取影響近似巧以施之以欺末學無聞者耳詳見後朱子論禪學之害各條考戴氏嘗言吾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字義名物制度無由通其語言文字云云若是則與程朱固爲一家之學矣茲何又以之

爲譏邪蓋由其私心本志憎忌程朱堅欲與之立異故力闢求理之學大本一失無往不差然後知其所謂有志聞道欲求之六經孔孟者特託爲重言以塗飾學人耳目使人無疑其畔六經孔孟耳非其智眞能測得有道可聞六經孔孟嘗求也不然理也道也心也未有與六經分而爲二者也程朱所學所宗之道與理與心亦未聞別于六經之外而求之也斯固天下萬世學人所可共信者也

朱子曰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言盡性便是盡得三綱五常之道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非虛語也陸子曰古人自得之故有

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又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爲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實事又曰千虛不博一實吾生平學問無他只是一實又曰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又曰做得功夫實則所說卽實事不說閒話所指人病卽是實病又曰吾自幼時聽人議論似好而其實不如此者心不肯安必求其實而後已又曰只就近易處著著就實無上虛見無務高遠一是卽皆是一明卽皆明袁絜齋燮言嘗見象山讀康誥有所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據此則是先儒雖近禪而所以反求之六經者其實如此何嘗茫茫冥冥

也茫茫冥冥如風如影政由己討探不得其故而然耳則其言不亦宜乎

漢學家皆以高談性命爲便于空疎無補經術爭爲實事求是之學衍爲篤論萬口一舌牢不可破以愚論之實事求是莫如程朱以其理信而足可推行不誤于民之興行然則雖虛理而乃實事矣漢學諸人言言有據字字有考只向紙上與古人爭訓詁形聲傳注駁雜援據羣籍證佐數百千條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國了無益處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則雖實事求是而乃虛之至者也

子罕言命與仁性與天道不可聞而中庸首言命與性道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孟子過人便道性善夫言各有當而已形上者道形下者事聖人不指性道之名而所言無非性道孔子教弟子以孝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夫孝弟之道通于神明非性道而何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以迹求之似聖人之教有隱顯耳歐陽永叔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已誤顧亭林乃以性道爲末流而力闢之可乎呂東萊近思錄題詞論首列陰陽性命之故曰後出晚進于義理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

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向往而已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自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不失纂集之旨云云此可以破顧亭林之疑而爲朱子雪其謗矣

江氏藩曰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

按性命之旨即禮樂之源故孔子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自漢晉以來惟獨宋儒周程諸子能知其本源合一處今反以此譏之如以牧豎而議公卿家服食起居節宣失宜亦太不知類矣禮只是序樂只是和程子此言已盡禮樂之源

焦循曰宋儒言性言理如風如影

按此亦勦顧氏之說而失之者顧本以之斥明儒今妄移以斥宋儒也程朱言性言理皆從身心下功夫以日用倫常爲實際何嘗如風如影是未嘗詳讀其書徒耳食浮游以誣之耳考顧與友人書曰百餘年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夫明曰百餘年來則非以譏宋儒可知焦氏豈足以知宋儒言性之說哉觀其所作性善解一則曰食色再則曰知覺此其所以不爲風影者特拾告子佛氏之唾穢而已考漢學者之始生于深忌宋史儒林道學分傳因之痛疾朱子補大學格致傳窮理之說

故謂孔孟書中不言理言理是朱人捕風捉影之說而度數名物訓詁皆是一貫上達之道學者祇講小學便盡孔子之道並無所謂義理之學一時碩學通儒皆主此著書海內風靡乃至流于外國如日本西條掌書記山井鼎及東都講官物觀所著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亦多好與朱子爲難所駁多在性情仁理等說

戴氏曰程朱以理爲如有物焉得之于天而具于心啟天下後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更淆之以無欲之說於得理益遠於執其意見益堅而禍斯民甚烈離人情而求諸心之所具安得不以意見當之又曰古聖人以

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爲得理今以已之意見不出于私爲理是以意見殺人

按程朱以已之意見不出于私乃爲合乎天理其義至精至正至明何謂以意見殺人如戴氏所申當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則彼民之情彼民之欲非彼民之意見乎夫以在我之意見不出于私合乎天理者不可信而信彼民之情之欲當一切體之遂之是爲得理罔氣亂道但取與程朱爲難而不顧此爲大亂之道也程朱所以有大功于聖道者政以其認理最眞辨理最精而惟恐學者誤執意見以爲理也所以能紹孔孟之傳而有大功于世政在此今戴

氏反卽以其所精辨者意見不出于私爲理而轉誣之於其所用功而全力欲講去之者人欲而轉謂不當去諸家著書紛然祖述謡推而衍之以蔑理爲宗此所謂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者也

又曰古人之學在通民之欲體民之情故學成而民賴以生後儒冥心求理其繩以理酷如商韓之用法彼自以爲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衆也又曰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後儒不知情之至于纖悉無憾是爲理而其所謂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

按情之至于纖悉而無憾是爲理此是理之極至大通處自古聖人之心在是聖人之政卽在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已行孔孟之所講求而欲行之者舍是無他事程朱豈反不知顧民之爲道也生欲既遂邪欲又生苟不爲之品節政刑以義理教之則私妄熾而驕奢淫泆犯上作亂爭奪之禍起焉聖人知其然故養欲給求以遂其生又繼之治教政刑以節其性司徒之命修道之教學校之設所以明民者惟義理之用爲急故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所以能纖悉無憾也今謂不當以義理爲教而第惟民之欲是

從是率天下而亂也不知何代何王有此治法殆莊老過中皇古之說荒唐之言耳如莊子在宥之說如是然戴氏非能有老莊元解不過欲堅與程朱立異故其說惟取莊周言尋其腠理而析之節者有間等語解理字爲腠理以闢程朱無欲爲理之說則亦仍不出訓詁小學伎倆不知言各有當執一以解經此漢學所以不通之膏肓錮疾又肆之以無忌憚之言以汩亂聖人之經教所謂生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也且程朱所嚴辨理欲指人主及學人心術邪正言之乃最喫緊本務與民情同然好惡之欲迴別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說謂當通遂其欲不當繩之

以理言理則爲以意見殺人此亙古未有之異端邪說而天下方同然和之以蔑理爲宗而欲以之易程朱之統也或問彭鷟陽曰陽明謂與愚夫愚婦同的方是同德當乎曰須必同夫與知與能不然愚夫愚婦之習心習氣待敎化處尚多何可與同

又曰君子或出或處可以不見用用則必措天下于治安宋以來儒者以已之見硬坐爲古聖賢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以已之見强斷行之而事情原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而天下受其咎不知者且以躬行實踐之儒歸焉不疑夫躬行實踐釋氏之敎亦

爾孟子闢楊墨退之攘佛老當其時尊楊墨佛老者或曰是聖人也是正道也吾所尊而守者躬行實踐救人心贊治化天下尊之帝王尊之之人也然則君子何以闢之哉愚人睹其功而不睹其害君子深知其害故也

按爲論披猖至此肆無忌憚所謂獸死不擇音者也至乃謂程朱語言文字未之知事理原委未能得致大道失而行事乖天下受其咎與楊墨佛老同罪凡尊信程朱者皆愚人不睹其害惟獨漢學君子深知而憂之故力闢之不容已如此竊以程朱以前上溯晚周其道失行乖與否天下受咎與否固與程朱無與若程朱以後元明以來何道

之失何行之乖天下所受何咎是爲程朱所致事跡昭然生民共睹歷歷求之一字不讐此眞無實不祥之言也夫躬行君子孔子所求今並此無之謂不足貴則天下尚安有白黑也忿設詖邪至此而方且自以用必措天下於治安其徒尊之謂之集羣儒之大成浩氣同盛乎孟子精義上掩乎康成程朱修詞俯視乎韓歐性與天道了然貫徹故吐辭爲經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此段氏之言

又曰其學有功于六經孔孟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于高妙而明察于人倫庶物之間必自戴氏始也此洪氏榜之言

又以能衛戴氏者爲衛道之儒此江氏聲之言邪妄熾結任意亂

道雖天下之大無所不有不應誕肆至此

又曰大學開卷說虛靈不昧便涉異學以具衆理而應萬事非心字之恉論語開卷說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出莊子全非孟子擴充言學之意中庸開卷說性卽理也如何說性卽是理

按虛靈不昧狀心之體無過此四字之確具衆理應萬事說心字之義亦無如此之確明善復初詁明明德亦無如此諦當政使出于釋典用之亦無害況所明在善則非般若無知之旨倘何慮其爲病也若夫性卽是理此句與孟子性善同功皆截斷衆流語固非中賢小儒所及見況妄

庸乎且戴氏極詆程朱固奉康成為宗主矣豈知程子此語正用康成樂記注理即性也語彼本不知性命為何說又失檢鄭注遂輕妄立論漫肆詆訶余嘗論釋氏認心為性認意為心固誤詳見朱子論然猶說性若世俗學者雖讀儒書然皆逞妄徇私全從心與意上作用益憒然不知已之有性又安知性為何物其言命亦祇以死生禍福貧富貴賤當之是世俗之人不知已之有性命者衆也久矣苟知已有四端五常則知已有性知四端五常之為性則知性之本所從來為命矣性命之本無有不善使非出于理何以能善則性即是理明矣趙岐偶孟子外書四篇有性善

辨知此事在孟子當日已自難與不知者言矣近錢氏大昕稱荀子書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僞卽爲字以爲世人不識字致使荀子蒙千載惡聲愚謂辨僞與譌卽爲之假借字此爲確論不可易矣然固無解于性惡之說也錢氏得僞字訓詁一端詹詹自喜遂不暇致詳上文而以爲足爲荀子白千載之寃則未然也荀子本意謂人之性惡其出于善者由人事強爲亦畧如告子杞柳桮棬戕賊人以爲仁義之旨錢氏何能代爲之解免也新學小生耳食浮游執論孟子性善之說爲妄以爲

韓子三品之說本之孔子而孟子可以啞口矣豈知聖賢言各有當孔孟之說初不異乎譬立馬於前數其百體三喻品而謂道馬者喻孟子道性善非馬可乎明王廷相箸雅述謂人性有善有惡儒者亦不計與孔子言性背馳與否而曰孟子言性善是棄仲尼而尊孟子矣況孟子亦自有言不善之性者何獨以性善爲名按此眞妄說使孟子之言與孔子背馳何以爲孟子近人顏元謂孟子言性善即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語異而意同此論得之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使性非本善何可率也何能率之而即爲道邪困學紀聞引白虎通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五性謂仁義禮智信韓子原性與此合性兼氣質此張子說命兼氣數與子思孟子所稱專言其本者言各有當先儒既精論而詳說之其言備矣何容復倡爲異說李習之水火沙烟之喻最善

考戴氏生平著述之大及諸人所推在孟子字義疏證及原善孟子字義戴氏自謂正人心之書余嘗觀之轇轕乖違毫無當處原善亦然如篇首云云取中庸論孟之字標舉古義以刊正宋儒徒使學者茫然昏然不得主腦下手處大不如陳北溪字義

臧氏琳曰大學一篇本無經傳可分闕處可補誠意正學者最切要處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不當退處於後

按此說乃學者是非通徼一人鬼關也諸人皆從此路差去其謂本無經傳可分闕處可補亦仍本前人之爭古本者惟說誠意不必本於致知朱子退誠意傳使處于後最

爲亂道盚粗闊注疏本會中全未有知不暇致詳較李塨說更鶻突塨以大學格物爲周禮三物孔子時大學教法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規矩尙存故格物之學人人所習不必再言惟以明德新民標其目以誠意一指其入手而巳格物一傳可以不必補塨此說謬妄非一聖人立教只教當時不顧後世及至後世此事不興豈不缺此一義乎若曰人人所習不必再言首章目中又胡爲條舉之存其目而闕其事卽以書言亦無此體例孔子特用人理財諸事皆尙有規矩胡爲又言之孔子時三物尙存故不言王朱子時三物已不興仍不必補傳是終廢此一義也一派謬說全非理實塨學于顏元以躬行爲主此等妄說蓋又沿之王柏毛奇齡諸人者也又宋黎立武作大學發微所說誠意亦畧與此同夫大學之書卽不以爲孔子之言曾子之意而經文見有之言不可誣也經固曰在明明德則上一明字自不可忽格物致知正明之之實事始功誠意非所以成始也經文曰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知至而后意誠次第分明非朱子移使退處于後也夫致知而后誠意尚難言之況原不曾致知而曰誠意所誠定何等意也當篇文義不暇照管脫節亂道其失猶小惟不本致知直標誠意使學術緣此歧誤其害甚大以虞帝惟精惟一言之精是致知窮理一是誠意執中則正心也以孔子誠身之目言之學問思辨四者屬格物致知篤行始是誠身故康成注此曰勸人學誠其身也學雖不專屬致知然節目大概如此夫說經於聖學宗旨切要處敢爲亂道若此何其輕妄不自知量無忌憚乃爾昔朱子以誠意章爲學者人鬼關在今日則直當以格物致知章爲學者人鬼關也蓋不窮理致知則不知至善之所在當止之處固爲凡民之不識是非邪正者

無論矣於此而有質美不待致知而自誠其意者苟非生知上聖則不過爲不踐跡亦不入室之君子善人如黃憲者而已非明德之止于至善也出乎此則入于告子之不動心禪家不思善不思惡心如墻壁之所爲矣然則致知誠意正儒禪愚善三家分界至緊要處諸人詆宋儒言心言理言格致譬禪捕風捉影却於此處滅火去明自開歧路引放教誤走反咎朱子之執炬指路者爲非豈非罔邪比因論漢學力攻窮理之說因悟及此私竊自幸天啟其衷後儒得吾說而明之不論大學有關無關祇朱子此所補傳正儒禪之分界導愚善于睿聰愚善之人只有寬裕溫柔一德而聰明睿

智發强剛毅文理密察皆不備有功于聖教日月不刊矣蓋自王柏以來爭古本者紛紛不一實未有分明得利害關繫有如此者濂溪由靜而動是論天地陰陽道之全體確是如此若學者明明德則必以知行爲之次第由明而誠事理確是如此故必從格物致知入而後知止之所在孔子所以贊黃鳥也蓋格物致知即是明之之實事實功白沙從靜中養出端倪是先從定靜入手無頭而同于禪矣雖主靜功夫學者不可少然古今學人亦安能盡得寬閒歲月如僧家之閉門瞑目靜坐乎故知以靜養爲入手提倡標爲宗旨其不可也明矣至劉念臺從愼獨起

以省察爲頭畢竟前面亦少格致政與以誠意入手同
旨特改換名目耳凡此皆仍姚江之失嘗試論之凡人
未嘗致知者人欲交滚念念動亂以惡爲能且不知已
念中何者爲善何爲不善何時有靜何時動起安能遽
望其愼獨動念而卽能辨善惡之幾邪故必如堯舜之
敬敷五教周樂正之崇四術孔子之入孝出弟謹信親
愛學文處貧富無求安飽孟子義利性善王霸辭受取
與中庸亦先提個命性道都教人先知大分從此學之
所謂知止也既知止然後加省察功夫以誠其意事理
次第確是如此故凡陸王明儒之學皆祇爲自已及學

者已成就向上者言未爲不可而便以此立爲宗旨欲攻大學格致之說而去之則爲無知邪說矣格致是明明德始功誠意乃討實下落事也李塨謂直以誠意指其入手臧氏謂誠意正學者所以成始皆大謬夫人未致知則始學功夫有闕縱誠得善意而品節必不詳豈不同于禪故格致傳斷不可攻誠意斷不可作入手李二曲曰明德與良知無分別念慮微起良知即知其善與不善知善即實行其善知惡即實去其惡不昧所知心方自慊愚謂此亦談何容易上根上智如顏子猶須用克治其次則必大勇血戰故孔子告原憲曰可以爲

雖自古聖賢所爭在此故朱子謂之人鬼關然前面必須有致知一層李氏移誠意合于知以良知混當致知之知所謂頓門也陸王之旨如此不知良知明德是指本體與致知知字不同上聖之人本誠而明者或即用明德良知爲照燕子由所云本覺自明也若學者思誠明明德則必先致知所謂明之也明而後誠也致曲也陸王祇由自已天資高不顧古今學者不能人人皆爲上智如已之明決勇銳也然且其後猶有病如王氏再傳已爲顏山農何心隱李贄可見宿松朱書曰由陽明之道率天下之人盡爲王心齋王龍溪顏山農羅近溪趙大洲何心隱李卓吾之徒棄禮法任放誕詐譎縱橫肆無忌憚如飲狂泉

而不可教云云故孔孟之教必從下學入手朱子所以苦爭之也二曲學髓圖說與蕺山人極圖皆沿姚江之謬比因論誠意不可入手致知之功不可缺而二曲牽知與誠意作一事益爲謬說故附訂之於此總之大學本經曰在明明德自姚江以來諸儒祇提唱明德將上一明字抹去何其鹵莽滅裂也如李塨直以明德新民對言可謂不通

至臧氏謂本無經傳可分闕處可補亦未詳讀經文按鄭氏於後諸節皆一一分注曰此廣明誠意之事覆明前經正心修身之事重明前經修身齊家之事覆明前經齊家

治國之事覆明上文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是鄭君亦已章章分應前經非朱子始分爲經傳也但鄭氏旣一一分應前經不應誠意前獨闕格物致知之事而又以曾子曰淇澳烈文兩詩康誥太甲帝典三書湯盤元鳥文王之詩夫子聽訟之言總謂是皆誠意之事殊爲混淆不確此所以致諸儒有無傳可補誠意當爲入手及諸家改本之聚訟則皆不如朱子所定爲理順而文從也爭大學者不出此數端然未有明夫不致知則同于凡民不致知而誠意苟非生知上聖則流于禪與愚善者余此說實爲漢唐以來朱子以後衆說總結一斷案而凡紛紛攻朱子之補格

致傳者皆末細心窮理也

汪中曰大學與坊記表記緇衣伯仲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於孔氏爲支流餘裔師師相傳不言出自曾子視曾子問曾子立事諸篇非其倫也宋世禪學盛行士君子入之旣深遂以被諸孔子是故求之經典惟大學之格物致知可與傳合而未暢其旨也一以爲誤一以爲闕舉平日之所心得者悉著之于書以爲本義固爾然後欲俯則俯欲仰則仰而莫之違矣習非勝是一國皆狂卽有特識之士發悟于心止于更定其文以與之相爭則亦不思之過也誠知其爲儒家之緒言記禮者之通論則無能置其口矣

按以此闢大學是拔本塞源直傾巢穴之師也較諸儒之爭古本補傳者王柏季本高攀龍崔銑葛寅亮改本見毛奇齡大學證文外如黎立武董槐葉夢鼎車清臣方正學王陽明李安溪皆主古本者更爲猛矣然亦祖述楊簡慈湖大學非聖人之言毛奇齡張文檒戴震等之邪說而益加謬妄耳自來譏宋儒暨禪未有直加諸程朱之身及原本于格物致知者也夏樹芳首創邪論援儒入墨此更睽孤之極極口不顧矣

周秦古書凡一篇述數事則必先詳其目而後備言之今定爲經傳以爲二人之辭而首末相應如出一口殆非所以解經也意者不託之孔子則其道不尊而中引曾子又不便于

事必如是而後安耳門人記孔子之言必稱子曰子言之孔子曰夫子之言曰以顯之今大學不著何人之言以爲孔子義無所著

此葢亦祖述毛奇齡戴震之意毛著大學證文主古本力攻程朱戴震自始入學即疑此以問其師曰子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宋相去幾何時曰幾二千年曰然則朱子何以知之按朱子以前實未有以大學爲曾子作者宋過源浩齋語錄已稱大學爲曾子作已有大學定本中庸定本四庫提要斷其僞託不可信然考訂聖賢之言亦以其義理辭氣得之非必全藉左證且如張揖以爾雅釋詁爲周公作張亦出

于後世何以如其然而諸儒篤信不疑也又如毛氏說緇衣為公孫尼子作此出于劉瓛之言又何獨可信乎至鄭氏以論語為仲弓游夏所記不如柳子厚程子為篤信也李善文選注引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標大學以為綱而驅天下從之此宋以後門戶之學孔氏不然也宋儒既藉大學以行其說慮其孤立無輔則牽引中庸以配之

惠氏棟亦曰祭統與中庸合若非出一手則同時也宋儒獨取中庸按漢志有中庸說二卷師古注今禮記中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孔疏引鄭目錄云此於別錄作通論

五禮通考曰中庸漢儒無所附麗編之禮記實於五禮無所屬故劉向謂之通論云云今惠氏以配祭統與汪氏以大學配坊記表記緇衣同一陋見然亦由其立意與程朱爲難遂不暇審是非此正大學所謂心所有忿懥不得其正而中庸所謂知德者鮮鮮能知味者也又按隋志南齊戴仲若有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有中庸講疏一卷惟大學自唐以前無別行之本然考宋仁宗書大學賜進士范文正公以大學授張橫渠書錄解題有司馬溫公大學廣義一卷中庸廣義一卷表章大中皆在二程以前不如汪氏無稽之談也

然曾子受業于孔門而子思則其孫也今以次于論語以前
無乃傎乎葢欲其說先入乎人心使之合同而化然後變易
孔氏之義而莫之非所以善用其術而名分不能顧也
按朱子定著四書首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乃以爲
學次第爲書之次第譬如居室以寢廟爲尊而不以立于
堂戸大門之外豈爲傎乎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人旣有之書亦宜然且論語爲門弟
子所雜記大學亦記述夫子及諸賢之言何名分之嫌夫
子删詩以關雎鹿鳴文王清廟次于公劉后稷太王之前
不爲傎乎按　四庫提要云朱子四書原本首大學次論

語次孟子次中庸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併爲一册遂移中庸于論語前明代科舉命題又以作者先後移中庸于孟子前云云今汪氏不知朱子原本次第乃据坊本譏之無知亂道見鄙通識可爲笑柄矣且汪氏既斥大學欲廢四子書之名而作墨子表微序顧極尊墨子眞顚倒邪見也按其稱墨子言謂與曾子相表裏又稱墨子與孔子位相埒年相近皆操術不同皆務立言以求勝固不足以勝之墨子誣孔子猶之孟子誣墨子歸于不相謀而已按孔子豈求勝者又豈不足勝墨子者古今羣言衷諸孔子孟子與孔子爲一家今謂孔墨但不相謀而已道

皆是也此祖焦竑之謬論其實焦竑又祖之韓退之者也
竑曰趙學士孟靜云往讀荀卿譏孟子畧法先王而不知
其統未嘗不駭其言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同視孟子之
會歎楊墨竊謂過矣夫墨子本于禹楊子本于黃帝老子
皆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孟子法孔子孔子以前有所
不暇考荀氏之言或未爲過云愚謂楊墨本于黃禹即或
有然但流弊既極亦當革而救之三代忠質文且然何况
楊墨若以其源出于古帝即不當議則是世家之僕悖亂
犯法亦不當治如此遂古孟子乃不暇考邪然其說亦本
之韓退之韓云儒墨同是墨子必用孔子孔子必用墨子
不相用不足爲孔墨按宋葉大慶考古質疑內引孔叢子
詰墨篇證孔子不得有助白公之事並晏子景公亦無是
問答皆墨子繫空造謗據此則退之之謂孔墨必相用眞妄
言也韓柳並世勍敵而柳所辨古書諸篇其義理往往出
韓上不獨論史官天說復讐議等也學者讀書論古當平
心求其至是不得以韓公名高震而曲附之也眞西山曰
太史談論六家要旨列儒墨于陰陽名法道家之間是謂
儒特六家之一耳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長
儒者皆兼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困學紀聞云孔墨

並稱始于戰國之士其流及于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云余按程書論楊墨凡六處見惟卷第十八劉安節所記問退之讀墨篇論最詳可以定楊墨之斷案矣　夫天下無二道墨子是則孔子非矣墨子偁三年之喪敗男女之交此一語已得罪名教安得與孔子並也至于兼愛之末流乃至無父幸孟子闢之後世乃不與行何謂誣之此等邪說皆襲取前人謬論共相資鼓後來揚州學派箸書皆祖此論又紀氏昀論荀卿非十二子云子思孟子後來論宜爲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按思孟在前其論已明非如朱陸並世之比卿乃不識眞聖賢既不知言尙明何道使後世不有程朱則子思孟子之道不箸卽孔

子之道不箸今生斯道大明之日必欲夷孔子子思孟子于楊墨力斥大學中庸而毀程朱此不爲欲自絕于日月者乎夫大學縱非孔子之言曾子之意但令學者守此爲學學必不誤本此爲教教必不歧可以遠紹唐虞三代司徒庠序之教包孕六經羣聖之言而不悖焉亦足矣覩世所傳曾子氣象廣狹義理精密何如也乃貴彼賤此斥爲不如立事等篇可謂有目乎按漢志曾子十八篇今世所傳覩漢志亡其八篇矣十篇見于大戴禮何義門云疑曾子之書已亡後人採大戴禮僞爲之愚按謝上蔡論語說論曾子曰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于世也云云則固不以世傳曾子爲可信也

阮氏元曰朱子中年講理晚年講禮誠有見于理必出于禮

也如殷尚白周尚赤禮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以非禮折之則人不能爭以非理折之則不能無爭矣故理必附于禮以行空言理則可彼可此之邪說起矣然則三禮注疏學者何可不讀

按顧亭林在關中論學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教顏子博文約禮而劉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爲學舍禮何由又曰某年過五十始知不學禮無以立然顧論主率履之禮此主注疏訓詁名物之禮顧以孔門執禮約禮斥明儒心學縱恣之失此以注疏名物

制度破宋儒格物窮理之學宗旨各有在也此論出之最後最巧最近實幾于最後轉法華新學小生信之彌篤蔵之彌衆爭之彌力主之彌堅以為此論出而宋儒窮理之說可以摧敗掃蕩無可復置喙矣不知禮是四端五常之一理則萬事萬物咸在所謂禮者理也官于天也禮者天理之節文天叙天秩云云皆是就禮一端言其出于天理非謂天理盡于禮之一德而萬事萬物之理舉不必窮也周子言理曰禮者是就四德分布者言非以一禮盡四德之理也蓋分言之則理屬禮合論之仁義知信皆是理雖禮之取數至多為義至廣宰制萬物役使羣動三千三

百無所不統然自古聖人爲教必又區仁義知信之名設易書詩春秋之教而不知以一禮經統括之何其紛紛不憚煩邪將智不及與抑固不可與考聖人爲教知行並進博文約禮次第分明語有單舉理無偏廢故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終于禮樂荀子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原注謂詩書終于讀禮樂正四術雅言四教皆然自古在昔固未有謂當廢理而專于禮者也且子夏曰禮後則是禮者爲迹在外居後理是禮之所以然在內居先而凡事凡物之所以然處皆有理不盡屬禮也今漢學家厲禁窮理第以禮爲教又所以稱禮者惟在後儒注疏名物制度之際

謚失其本矣使自古聖賢之言經典之教盡失其實而顛易其局豈非亘古未有之異端邪說乎夫謂理附于禮而行是也謂但當讀禮不當窮理非也理斡是非禮是節文若不窮理何以能隆禮由禮而識禮之意也夫言禮而理在是就禮言理言理不盡于禮禮外尙有衆理也卽如今人讀書作文學百藝以及天文算數兵謀訟獄河防地利一切庶務謂曰須明其理則人心皆喻謂曰此皆是禮之意則雖學士亦惶惑矣故藉之虛詞可以勝于一國考實案形不能謾于一人窮理明理之言順而易知謂以禮賅一切理逆而難知孔子順折公孫龍曰不知君將從其易

而是者乎將從其難而非者乎然而新學小生必執是說以爲至當不易者學未知本耳食新奇承聲附和逐臭趨名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顧亭林引林文恪材之言曰正德末異說者起以利誘後生使從其學士附講學之門者皆取榮名於是一唱百和如伐木者呼邪許徐而叩之不過徼捷徑于終南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竊謂今日之洪學其弊亦若是夫六經孔孟多言思洪範曰睿曰思曰睿非謂以心通其理乎凡天下事物莫非實理何云空言窮理也理屬知邊禮屬行邊孔子曰窮理盡性孟子曰盡心知性言知其理也唐虞伯夷所典周公所制孔門言執言復言約謂行其禮也上以是範圍下以是率履也今欲申其蔑理之旨舉凡事物之理悉舉而刪之三禮注疏

是尙未及率履之禮按李容顏元李塨等有懲于明儒心學之失務以躬行矯之似也而亦毀程朱亦不窮理則亦子莫之執中也茲漢學者僅欲以訓詁小學名物制度易程朱之統又下于二曲習齋輩一等其於聖人之教不亦遠乎商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今乃欲以三禮注疏制心此豈仲虺之智所及邪或曰夫人以禮經爲教其名甚正其實甚美宜無倍于聖人何子論之深也曰是當考其本意防其流弊此之宗旨蓋欲絀宋學興漢學破宋儒窮理之學變大學之教爲考證之學非復唐虞周孔以禮垂教經世之本並非鄭賈抱守遺經之意何也鄭賈諸儒不禁學者窮理又未嘗蓄私意別標宗旨欲以一手掩天下目也故邪說假正正亦邪也若此說

遂行將使學者第從事訓詁名物喧爭忿訟於一切之理概置不講勢必致人心日卽于昏蔽而推行之際必缺畧迂滯而多阻既深罪空談義理之非又力援大儒禮經之重於是人心盡移若真覺義理之學謬迂可厭真無實用矣邪說害正其端甚微其流甚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至其援朱子晚年修禮經諸說此乃誣朱子中年言理晚始悔而返之于禮者與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其事恰相反而其用意之私爲說之巧伎倆則適相同噫乎朱澤澐有言曰尊德性者莫如朱子道問學者亦莫如朱子彼以尊道分塗爲早晚異同之論者豈知朱子者哉朱子答項平父書云子思

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問學上爲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而某自覺于爲已爲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取長庶幾不墮一邊按朱子自言如此明白不待程篁墩之論矣

夫朱子之學以格物窮理爲先豈至中年而始從事晚又棄而不言乎且中年講理豈盡蹈空而如所注各經及集中諸考證文字具有年歲豈皆晚年之說乎年譜具在可考而知也即其晚修禮經豈至是絕不復言義理而禁學者不得復言格物窮理乎而朱子前沒之四日猶改大學章句何以不聞悔而去格致補傳也亦可見其妄援立說誣而非事實矣朱子論學見于遺書文集語錄者至詳今概置不言第舉其一事與已意相近

者便辭巧說疑誤學者此關學術是非得失之大非若他處訓詁名物一事一詞之失無關輕重者比吾故不得不辨

又曰聖賢之教無非實踐學者亦實事求是不當空言窮理大學集注格亦訓至物亦訓事惟云窮至事物之理至外增窮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轉折變爲窮理二字遂與實踐迥別

按此說乃漢學宗旨第一義千條萬端皆從此路差去何以言之葢漢學諸人舉深忌痛疾致知窮理所以說來說去無不歸于錯者其本亂也聖門論學固知行並進然知畢竟在先使非先知之何以能行之不失也理即事而在

所謂是者何邪非理之所在邪若不窮理亦安知所求之是之所在朱子固曰在即物而窮理夫即物窮理非即實事求是乎於此而強欲別標宗旨非所喻也朱子稱謝上蔡以求是論窮理可知窮理正爲求是窮理本孔子之言以之訓格物致知最確何謂增出事是跡理是事之所由分是非得失處今曰止當求是不當窮理欲以標其蔑理宗旨門戶猶曰吾止飯食不需禾米無乃不惠乎兒說持白馬非白之說服齊稷下之辨者乘白馬而度關則顧白馬之賦慮言徒自謾耳程朱教人窮理皆先就自家身心及倫物日用之地求之爲說甚詳何嘗以空言窮理自朱以來說格物者多端惟此

最巧非精審明辨幾莫能破其僞而奪其堅也葢至有二義一親至一周至親至如云迪知迪哲與謀面爲對程子識王介甫看相輪之說是也阮氏此說近似之迪知迪哲是以知爲主阮氏宗旨以行爲主葢取力破朱子窮理申漢學之厲禁非復論知也愚以彼言致知在實踐有合于古聖人迪知迪哲之義故謂之曰巧曰近似其實彼之爲說但截斷格物二字詁爲至事解爲實踐並不顧本句爲致知言乃最拙最不通也周至如孟子盡其心者之盡字義故康成亦曰致知致字或爲至而朱子所謂極處無不到也余嘗作雜說有舟行望見廬山云云意葢如此然則何以明阮氏之說爲非而必從朱子爲是也曰周至能包迪至迪至不能包周至朱子義較寄一也凡天下事物固踐之而知其知彌眞然遂謂天下學者概

不當窮理祇以實踐求是則于聖賢之教爲有闕漏以行爲知固謬以行廢知豈爲邪說此其宗旨不可爲訓二也大學條目次第分明若首於知前豫說行則以後誠正修齊諸行邊事轉沒事是其目虛設也若格物所訓爲至事爲實踐者卽在誠正修齊治平則匹夫蕭然蓬戶安得有國與天下供其實踐至事否則終身無由知治平之理而知終不得而致矣（余初說若實踐卽在誠正修齊治平則誠正以下皆有實行而致知之目獨無事乎且使經文在字而后字儱侗無著總恐其申辨以爲誠正以下卽致知實事以致知并于格物以格物統貫誠正修齊治平六條如滙氏格物通之例如此狡辨又足以惑學者終爲不了故改從後說）三也然後知彼之爲說不過取破朱子窮理申漢學之厲禁耳車清臣

曰格物格字雖以訓至當依玉篇作比方思量之義愚謂此亦未穩尙不及康成來字之訓然後益知窮至事物之理語確不可易也

又曰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故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貫行也事也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又告子貢與告曾子義同聖道壹是貫行非徒學而識之若曰賢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卽一旦豁然貫通此似禪家冬寒見桶底脫大悟之旨而非聖賢行事之道也故以行事訓貫則聖賢之道歸于儒以通貫訓貫則聖賢之道近于禪至其所行爲何道則卽中庸所謂忠恕庸德庸言言行相顧之道也

按此等議論看去似亦近正然最害事最足惑亂學者耳目緣其本謀在深疾程朱窮理致知大學補傳千端萬變思欲破之無以爲辭則壹借闢禪爲號殊不思孔子時未有禪學之害後人因陸王之傚往往豫代孔子防之最爲可笑凡六經言涉心性道理一概硬改其說此是從來未有獨黃震顧亭林等始倡之風氣旣開變本加厲乃造爲一切邪說凡孔子所教人以行之者轉以知當之如執禮約禮今祇以三禮注疏名物制度當之是也孔子所教人以知之者轉皆以行言之如格物一貫諸說是也不知吾道壹是貫行偏于尊德行此鄧定宇李二曲顏習齋李剛主一派而遺道問

學失聖人以中道教天下後世之旨又厲禁求心窮理率天下而從于罔尤爲禍道害教夫子告哀公學問思辨知居其四行居其一教顏子先博文後約禮而耳順從心又所自言則謂言通貫則近于禪毋乃非孔子之慮所及乎且以曾子之篤行立事而夫子方且又告之以道在行事不始于贅而失因人立教之妙乎若恐子貢以空知爲學他日與顏子較知二知十又何以與之夫子之門教人以行自弟子入孝出弟已然何待至是始獨以告曾子子貢而他門弟子皆若不得與聞焉者此是何密旨亦淺之乎其爲教矣未嚮學人說聖賢事如村氓牧豎談公卿家起

居節宜服食傳鬧脫銜開口便錯祗是好笑戴氏言自漢以來不明故訓音聲之原以致古籍傳寫遞譌混淆莫辨漢學諸人皆祖是說於是舍義理而專求之故訓聲音穿鑿附會執一不通若此類也六經之言一字數訓在爾雅說文中不可枚舉故曰詩無達詁今據爾雅廣雅訓貫爲習爲行爲事得矣而貫實有通貫之義說文毌部曰穿物而持之貫字下曰錢幣之貫又玉篇毌持穿也貫事也條也穿也行也惡得主一廢一如春秋傳而矢貫子手及肘及貫革貫魚之類不可以行事訓明矣欲破宋儒之說並誣聖人之道其言曰就聖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焉聖賢

之道亦誤矣吾請即以其語還質之云爾要之此之本意非解論語乃是攻朱子補傳一旦豁然貫通語故遠攜之論語以隱其迹不可爲其所謾也夫漢學家既深忌痛疾義理之學墮禪申嚴厲禁以行事易之是自爲一大宗旨門戶矣而夷考其人居身制行類皆未見德言之相顧也是其視講經本與躬行判而爲二固不必與其言相應原無意于求眞得是但務立說與宋儒爭勝耳竊嘗謂爲學而能墮于禪此雖爲聖學之害然大段已是上乘人物若其餘則皆溺于貨色忿欲私曲邪佞者衆也如曰不然請各捫心自反何如

一貫之義兼知行而言不單主一邊非眞用功造極人不能眞知卽强說之祇是知解不是心得此事原與禪學次第相似蓋道術不同而功候無異也非但禪也卽一切百工技藝文學之事莫不皆有此候如斲輪承蜩可見但聖賢所授受又廣大精微非尋常所能喻耳若以知解求之莫如杜元凱氷釋理順四字及前人水漉之喻而張薦明之論鼓音亦可相發要其事則必俟實力躬踐久而功到始知之蓋自以閱歷參差異同不齊之故千山萬水今始會通覿面相呈只可自喻難遽以語人蓋此自是得之候非學之候兼知行而言之也故曾子亦難以語門人而特

告之以要約使自求而得之嚮切譬之忠恕是還一貫是醎味及之而後知耳了此則知其解非淺儒所及也王焦氏循解作吾道一以通之于人益又泥忠恕字面望文生義又隔一重

此譏一貫似禪學頓宗一旦豁然大悟似也不知此一旦之前有多少功夫非容易一蹴可幾故曰眞積力久也若不用功固斷無有此一旦若果用功眞積力久有此一旦之悟雖禪亦不易幾矣今舉世無一人能臻此境而反疑曾子之臻此境者似禪譬人有家居寸步不曾出門不辨東西南北不知長安在何處却疑昔人之親至長安而言

長安者恐其誤似親至洛陽而言洛陽者因羣聚訌爭究之長安洛陽兩處彼皆懵然何以異于是又昔人亦有議補傳者謂此一旦究在何日以朱子此語爲鶻突無下落不知此一旦本不輕易得到自曾子子貢以後二千餘年只程朱陸王等數人有此一旦豁然貫通之候耳此境引而不發固不靳人之到亦不能必人人皆到然苟用功則隨其精粗大小亦無不有此一旦不可謏也今不悟己之凡鄙又不曾用功而亦將幾倖有此一旦及待之無期則疑朱子爲謾是亦終于無知而已徒爲戲論譁語不足與辨矣

又論語孟子仁說曰孔門所謂仁也者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之謂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齋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爲聖門所謂之仁矣

又曰總之聖人之仁必偶于人而始可見故孔子之仁必待老少始見安懷（須知孔子安懷之志平生未遂將終不得爲仁乎且安懷爲志豈非在心）如心無所著便可言仁是老僧面壁但有一片慈悲心便可畢仁之事有是道乎（誠有是道但淺人不知耳）又曰自博愛謂仁立說以來歧中歧矣

按禮記中庸篇仁者人也鄭氏注讀如相人偶之人又儀

禮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鄭氏注云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考此語不詳所出賈公彥亦不能疏朱子語錄及王厚齋困學紀聞及近世諸家所說皆未分曉阮氏從說文人二之義徐鼎臣說仁者兼愛故從二人及曾子制言人非人不濟語以為獨則無偶偶則相親人偶猶言人我相親愛之辭云云愚謂以人偶論仁之用則可以人偶論仁之體則不可春秋元命苞仁者情志好生愛人韓子言博愛謂仁周子言愛曰仁程子言愛非仁韓子周子言其用程子言其全體要之聖門論仁此兩義必兼備倚于一偏則不盡故朱子謂程門弟子不善問拘守愛非仁之說當時若有人善問

必道言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曷嘗判然離愛以言仁哉愚謂程子曰言仁離不得愛而便以愛爲仁則不可仁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此語甚明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此六字發明程子意最詳盡蓋程子所謂愛非仁以仁之發而名仁者也即朱子所謂愛之理也今專以兼愛及人偶身所行者論仁不屬心德不過泛應世故將流于告子之知覺運動墨子之兼愛而非聖人全量之仁也且既以人我相親愛解人偶指人偶爲仁又譏韓子博愛之語爲岐中岐何也

按經文仁者人也猶言人之所以爲人也與孟子仁人心

也語勢正同孟子加一心字則所以釋夫此句者旣明矣卽朱子所謂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中庸此句蓋亦曰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也有是仁則爲人失是仁則不可爲人故朱子以爲指人身而言然仁之爲道衆善之本百行之原莫不在是而其爲人之用莫大于親親與下文義者萬事之宜而其爲宜之大莫大于尊賢語本相對故殺無道誅不肖皆義之用而不可以屬尊賢亦猶孔子論仁有曰靜曰壽曰樂山曰能守而不可牽屬親親言各有當而已

中庸語意本甚明白鄭氏注相人偶是解下人字非解上仁字若曰此泛言仁者人之所以爲人猶今世俗所稱相人偶云爾鄭意爲親親作引故曰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語本無病漢學者獲此三字異聞喜心翻倒不暇詳思遽以相人偶講仁是隔一層又牽引雜說以解相人偶者屬之講仁又隔一層又以此處親親目爲聖人一切論仁之全體凡引數十百處皆强以人偶解之又隔一層凡去仁三層而强以爲此卽仁之的解而咎程朱以仁屬心德爲謬誤不知偏正理不知倒邪而魯莽箸書眞所謂詅癡符也告子以義爲外此更以仁爲外不謂爲異端邪說乎夫子

稱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豈顔子三月之後忽不與人偶邪又如由求赤令尹子文陳文子皆終其身𥘵不愛人𥘵不與人偶邪而凡天下羣分類聚鄉黨比鄰相人偶皆得稱爲仁人而聖人又何難之既不以自居又不輕以許人邪夷叔西山其意不求人偶而求仁得仁又何解也仁只是人偶相親愛意則孔子曰泛愛衆而親仁不幾語複而不辭乎他如終食不違靜壽樂山能守志仁當仁皆無人偶之意而巧言令色鮮矣與人爲偶鮮矣愛人豈不可通矣又如殺身成仁豈必二人同殺而後成其與人偶乎既殺身而後成其爲愛人乎古人言各有當漢學家每執一

以解之其意主于破朱儒之說其辭務博辨廣徵案往舊造說欲以譽人而奪之而遂不顧畔道離經矣此等義理睿思精辨倘恐有差何況蔓引泛稱以駁雜淺妄之言欲以易夫大儒之說哉其言曰孔子爲百世師孔子之言著于論語爲多論語言五常之性詳矣惟論仁爲尤詳若于聖門最詳切之事論之尚不得其傳而失其旨又何暇別取論語所無之字標而論之邪今吾亦曰聖人爲百世師其言皆切于學者而惟論仁爲尤切若於此一字失其旨則大本全差又何暇論其他願與天下後世學者平心審之孰是孰非必有能辨之者也

又曰顏子克己己字卽是自己之己與下文爲仁由己相同若以克己己字解爲私欲則下文爲仁由己之己斷不能再解爲私與上文辭氣不相屬矣

按此全祖述毛奇齡四書改錯阮氏平日教學者必先看西河文集故其所撰支離詭誕亦皆與之相類毛曰馬融以約身爲克己從來如此說惟劉炫曰克者勝也此本揚子雲勝己之私之謂克語然己不是私必從己下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安至程氏直以己爲私稱曰己私致集注謂身之私欲別以己上添身字而專以己字屬私欲於是朱後字書皆注己作私引論語克己復禮爲證則誣甚矣毋

論字義無此即以本文言現有爲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揚子雲在馬氏前同爲漢人馬說可從揚說何不可從若謂一字不應二訓則克伐怨欲與此處所言克字何以一欲其不行一欲其從事宿松朱書云毋意毋必與誠意意字不同動心忍性性也有命與恒性性字不同見與李容辨陽明有善有惡意之動書可見古人言各有當隨舉自明何不可通經典恒言如此者甚衆顧野王固言或字各而詁同或文均而釋異必執一以通之則不通矣若此處己字不指私欲則下文四目何爲皆舉非禮言之己不是私不應從己下添之私字則己亦不是欲廣書

曷爲從己下添之欲字不知己雖對人爲文而古人言舍己虛己大舜舍己從人虛己見莊子韓詩外傳苟非指己私意見言之而將謂能舍能虛其形骸乎若謂程朱不應直以己字爲私致宋後字書誤訓則古人說文解字後起之義甚多卽亦何害況此固聖人本意而西漢儒者之說哉

且克己不是勝己私也克己復禮本是成語春秋昭十二年楚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于難夫子聞之嘆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夫子旣引此語以論楚子今又引以告顏子按胡致堂論此以爲左氏見論語有此文撰爲此段之說雖此問無解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己

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己者自也何嘗有己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

姑不暇與絜論試問所抑者何也約者何也夫子所嘆楚靈王不能抑者約者又何也非謂其不能勝區區之私自奮以改紘易轍乎且此處明有非禮勿視四句作解反謂之無解左傳不能自克政是不能自勝私溺確義反謂作人已對解曾并粗疎語意瞭昧已極吳志張紘諫孫權曰古有國有家者其治多不馨香非無賢佐闇于治體也由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宜抑情損欲以已割恩云云此可與夫子嘆楚靈王意相發

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己引愆顯揚仄陋謂能抑己以用人卽北史稱馮元興卑身約己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以來克己自下直作卑身自下解若陳仲弓誨盜曰觀君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別以克字作尅字正以掊尅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己自尅不必戰勝况可詁私字也

按此所引證克字爲貶抑似也要知後人引書不暇深惟本義姑取口耳相習語成辭古今若此不可枚舉且貶抑豈非卽彊自勝私情之解乎若祇作外貌卑身自下意則是世間一脅肩足恭之鄉原皆得謂爲仁人而王莽前半

身仁不可勝用矣存理遏欲自堯舜以來修己立教之先務大防未有或破之者也諸妄庸訌其邪說析言破道非止文義不通小失而已也

又曰顏子請問其目孔子答以四勿勿卽克之之謂也視聽言動專就己身而言若克己而能非禮勿視聽言動斷無不愛人斷無與人不相人偶者人必與己並爲仁矣俚言之曰若曰我先自己好自然要人好我要人好人自與我同作好人也孔子恐學者爲仁專待人而後並爲之此又與仁說人二爲仁解自相矛盾故收向內言

按此說無論義理淺陋亦不辭甚矣漢學家據鄭氏相人

偶一語旣以之訓仁又于此以訓克己爲仁又誤認此仁字爲愛人之仁一派妄說粗謬已極

凌廷堪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人己對稱正是鄭氏相人偶之說

按此耳食剿襲更不辭矣借如所云人己對稱相人偶爲仁則聖人此二句成何文理舉聖人極明白之言而迂晦之使不可通漢學家箸書闢睨程朱其謬妄乃如此邪

焦循曰劉光伯嗜欲與禮義交戰之言意主楚靈王因上文有不能自克語望文生義耳與論語何涉邪叔明剽襲之以釋論語遂開集注訓己爲私欲之論與全部論語人己對舉

之文枘鑿不入矣

按此又分毛氏阮氏之說爲二段放過左傳獨攻集注夫解經當詳本篇上下文義左傳則有上文不能自克作解論語則有下文非禮勿動四語正解政使劉光伯邢叔明程子朱子皆望文生義亦豈曰不確且以存理遏欲爲說亦何害于學者爲仁之旨乎蓋嗜欲必得恣情便意乃古今恒人通趣幽潛性命不斷所以自古聖人皆兢兢戒謹防之乃是大段第一難事始而致知窮理以辨其塗既而省察克治以專其力以理與欲不並立也非至剛決者不能六子以顏子於理欲大分不待今始致知故直告以下

手力行功夫所謂單刀直入其後顏子即以之不遷復不貳過政其實力克之之勇爲他賢所不及處不違復明也不貳過勇也合知勇以爲仁所以躋于聖流俗妄解何足以知之程子言難勝莫如己私能克之者非大勇乎釋氏亦言猛虎易伏寸心難降若孔子第爲是單身約己沒氣力之說亦誰不能承擔必待顏子而後能事斯語乎且一日單身約己天下歸仁何以別色取行違者乎此等說行將聖賢切己爲學喫緊爲人垂教萬世之精義變爲沒氣力模稜鶻突徒便于鄉原庸俗僉壬所爲害義傷教莫此爲甚馬季長語本無病但語意渾涵不如諸人妄說困學紀聞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非出于仲尼致堂

曰夫子以克己復禮爲仁非指克己復禮即仁也蓋左氏相閒斷里緒言舒舒引用而輒有改易胥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

漢學商兌卷中之下

桐城方

錢氏大昕曰研精漢儒傳注及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求義理實事求是不主一家

按此論甚正但宗旨所偏重則流爲詖邪害事如以後諸說是也其故在深嫉義理而僞云求之實非聖人之眞也

又曰訓詁者義理之所從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也

又曰訓詁之外別有義理非吾儒之學也戴氏曰後世儒者廢訓詁而談義理則試詰以求義理于古經外乎若猶在古經中也則鑿空者得乎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詞也所

以成詞者未有能外于小學文字者也

按此是漢學一大宗旨牢不可破之論矣夫謂義理即存乎訓詁是也然訓詁多有不得眞者非義理何以審之竊謂古今相傳里巷話言官牘文書亦孰不由訓詁而能通其義者豈況說經不可廢也此不待張皇若夫古今先師相傳音有楚夏文有脫誤出有先後傳本各有專祖不明乎此而強執異本異文以訓詁齊之其可乎又古人一字異訓言各有當漢學家說經不顧當處上下文義弟執一以通之乖違悖戾而曰義理本于訓詁其可信乎言不問是非人惟論時代以爲去聖未遠自有所受不知漢儒所

說逞誤害理者甚衆如康成解詩草蟲覯止爲交媾此可謂求義理于古經中乎史記引書在治忽爲來始滑伏生今文作采政忽此明爲音字相亂今人猶曲爲解之此可謂明道者詞乎堯典稽古鄭氏訓爲同天解者以說文稽从禾古兮切禾木曲頭止不能上極于天而止是上同之義此等訓詁可謂成詞者未有能外于小學文字乎漢學諸人釋經解字謂本之古義者大率祖述漢儒之誤傳會左驗堅執穿鑿以爲確不可易如以箕子爲荄滋枯楊爲姑楊蕃庶爲蕃遮數百千條迂晦難通何義門云但通其訓詁而不辨義理漢儒之說詩皆高子也信乎朱子有言解

經一在以其左證之異同而證之一在以其義理之是非而衷之二者相須不可缺庶幾得之今漢學者全舍義理而求之左驗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道之傳所以蔽也閻若璩謂治經不必拘理（見自駁舊用劉原父十月之交辛卯朔日食說）此專爲天文歷算言之則可非一切經文可不拘理而專求之訓詁也周伯琦作六書正譌主張小學以帝治王猷悉歸之六書以張其門戶最爲可笑與戴氏此說以訓詁該義理同一似是而非謬論夫易結繩以書契原以爲治百官察萬民然豈謂專究偏旁訓詁遂足爲理乎譬之國家設官分職以爲治也然不求得才良以居位治事但執一卷通籍

姓氏稽考爵秩以爲此足爲治有是理乎又古者字少多假借古音四聲轉用又先師傳本各有不同又加以𨽻書改字又說文所訓本有乖失文字實有脫鈌漢學者推崇叔重局囿錮蔽或以說文所無卽指爲非字凡此諸失皆講訓詁小學者所據依浮淺輕信惟異是聞務生新解強牽舊記專與宋儒爲難悉歸之小學訓詁者也

戴氏又曰自昔儒者其結髮從事必先小學小學者六書之文是也周官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司徒掌之以教萬民而大行人所稱論書名聽聲音又屬瞽史分職專司故其時儒者治經有法不歧以異端

按此是門面語以嚇俗人耳考實案形全屬影響夫保氏司徒之教六書僅屬一端行人瞽史之司乃是同文之治大行人諭書名鄭君注名謂文字其注論語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亦謂正書字則非也經典釋文引論語夫子有言必也正名乎亦如康成解竊謂論語正名自作名分解不謂正書字也不可以隋志小學類有正名曲說附訂於此旣非教法之全在是又不爲儒者治經之用且不知是時有何經可治名何等爲儒者將謂若後世之經生乎陋妄無稽最爲可笑按周初無經之名太宰九兩儒以道得民康成以爲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是當時旣無經可治而儒者又非治經之職也至于孔氏之門教弟子孝弟謹信愛衆親仁餘力則以學文今概刪去僅以六藝中六書一端提唱宗旨張皇門戶偏隘極矣戴氏號漢學

魁傑諸人推之以爲集大成者而其論乃失實牴牾如此則其餘可知矣

錢氏曰昔唐虞典謨首稱稽古姬公爾雅訓詁具備孔子大聖自謂好古而深惡夫不知而作者由是刪定六經歸于雅言文也而道存焉漢儒說經遵守家法訓詁經傳不失先民之旨

按此皆門面影響之談漢儒偶尙書古文讀應爾雅故故卽訓詁也雅正也爾近也言此詁近正也古文近正所以可貴若孔子訂六經則理道治亂之大非徒訓詁文字已也今漢學家牽就援引以張其門戶謂訓詁之學直接唐

虞周孔正傳欲以黜程朱而代其統以義理爲下訓詁爲上失其本而咸爲異端邪說矣且如所欲申之義謂考小學之帝堯好小學之孔子不辭甚矣所謂言乖典籍詞理失所者也說文詁訓故言也从言古聲詩曰古訓公戸切惠氏曰章懷引說文曰詁訓古言也音古度反是讀與故同按說文攴部故使爲之也周伯琦曰故舊也人死曰故从久久古聲古義通用久借作果五切訓古今語也俗作故从攴非古部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徐鉉曰十口所傳是前言也然康成旣訓古爲天可知古字之義古人亦無違詁不得概執古今字以尙書稽古孔子好古爲小學訓詁矣稽古之訓鄭氏以爲同天義旣傷迫賈馬王肅以爲順考古道高貴鄉公駁之以爲順考古道非其至也甚允是皆不如以爲史臣之詞爲足了學者附訂之

於此

自晉代尙清談宋賢喜頓悟此是金溪一派豈可概斥朱賢笑問學爲支離棄注疏爲糟粕支離不解鄭康成乃陽明語非宋人若朱子固極推康成力尊注疏詳見末卷今此牽混影射以誣之所謂無實不詳一在不考談經之家師心自用實仔細輕易立言一在欺世人皆無聞乃以俚俗之言詮說經典如歐陽永叔解吉士誘之爲挑誘後儒遂有詆召南爲淫奔而欲刪之者

按此詩序以爲惡無禮集傳改爲女子以禮自守原是一義呂東萊曰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則所以釋夫序者已明矣惟解誘字从毛鄭以誘爲道爲欲吉士使媒人道成之意少迂曲此詩下有感帨吠尨則以爲貞女之拒挑誘政

爲化行俗美之效於義亦何害惠氏曰陳長發曰毛鄭皆以誘爲道儀禮有誘射之文謂以禮道之古字意本如此也歐陽永叔解爲挑誘東萊嚴之嚴緝反從歐何其誖哉至于以爲淫詩而欲刪之此自王柏之妄王柏所刪非止此一篇豈得全歸獄歐公王柏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襛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刪國風三十三篇謂大學格致傳未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有一章朱史本傳稱其卓識獨見拔王柏受學于何基基受學于黃勉齋去朱子僅三傳而妄誕紕悖至此史臣稱其有識可謂盲論矣王厚齋云陳少南不取魯頌思無邪一語亦在所去乎樹謂退之有言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王陳誠妄人也若以挑誘非可云吉士則不知古人語緩如文姜曰豈弟宣姜曰邦媛則吉士之稱亦若梁上君子之辭云爾說文言部訹字下許氏曰相呼誘也惠棟曰

戰國策曰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春秋後語作挑非

愚按漢書司馬遷傳橫挑彊胡李奇曰挑音誂是從言從手偏旁雖異而挑誘之爲義周秦漢人實已有此訓且氓送子涉淇鄭箋云民誘已已乃送之淇上此是面誘無媒禮故下云子無良媒錢氏胡不規鄭氏而獨詆歐公乎如歐此說以爲俚俗而鄭解草蟲亦既覯止爲男女媾精之媾則反以爲當從惠棟陳啟源分別詁訓力主以爲確義天下豈有作詩自言如此况其爲女子之言大夫之妻乎門戶之私罔氣詩竟如此按康成注易匪寇婚媾曰媾猶會也

又曰烝民之詩孔子嘆爲知道而其述仲山甫之德本于古

訓是式古訓者訓詁也訓詁之不忘乃能全乎民秉之懿

按孟子引孔子之言明指有物有則四句今乃移指古訓是式句以牽合之舞文脫節不顧本文上下如此且是詩所稱古訓政謂義理耳如典謨大訓丹書敬勝先民傳恭之類豈謂如經生所以訓詁傳注者哉是將六經未有籀史同朝秦漢小學未有萌芽不知仲山甫所講爲何等訓詁也即使信爾亦不過一保氏外史象胥之職何足爲中興名臣引重而以補袞屬之哉今文家爲一名卿作碑狀於其德業大猷悉舉而歸之能通訓詁小學且人咸知其義狹而非體況三代雅材賢哲之徒立言垂訓者乎仲山

甫之式古訓即康叔之衣德言式則也法也屬行邊說豈如錢氏云爾哉錢氏於時號稱通儒而罔氣如此固知漢學皆亂道由其祇顧力標宗旨不顧是非蔑義理而不求于心也

惠氏曰爾雅釋訓釋詁周公所作故詩稱古訓是式（辨見漢上）世謂之訓詁訓詁者雅言也周之古訓山甫式之（不辭之甚若以詁訓爲小學則童子固皆習之豈獨山甫若依余言屬行邊說作傳恭敬勝法則德言解則山甫之式古訓於小學全沒交涉）子之雅言門人記之（劉氏台拱之說本此劉著論語駢枝謂執禮爲詔相禮事孔子平日魯語惟誦詩讀書詔相禮三者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云阮氏主之遂以詩之雅發策欲援孔子以尊其訓詁小學而不覺其陋也則試詰以夫子平日讀易與門弟子語及見當時諸侯大夫音皆不正乎愚初疑人心錮蔽何

以至此後讀南史乃悟此必因史稱崔靈恩程詳蔣顯皆北來人音辭鄙拙又曰音革楚夏學徒不至而盧廣沈峻等皆言論清雅遂疑孔子山東人亦必音辭鄙拙故造爲是說以附合其小學訓詁宗旨云爾殊不悟古帝王聖賢皆在中土是時南音不通中夏謂之鴂舌且魯周公之國不應便偏大行人聲音之聽孔子大聖聲律身度辭氣有恒不應如後世鄙人忽學打官話者且古今音異未必如今劉氏何緣知魯語必不正乎又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石林解執禮猶執射執御蓋古者謂執禮書以治人者皆謂之執非如劉氏以鳴贊宣唱音聲爲說也　爾雅以觀于古故又謂之爾雅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甫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

按惠氏此論亦斥朱子蓋朱子謂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掇以爾雅證傳注（先儒謂尒雅如切如磋之文取大學非大學取尒雅如山海經淮南子多是釋楚辭今注者以爲楚詞本此二書者皆陋也）如朱子言是主張爾雅者皆倒

也要知山甫在前爾雅在後陳直齋曰郭璞亦稱興于中古隆于漢代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爲周公所作其說蓋本于魏張揖所上廣雅表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梁文所考皆講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周禮大宗伯疏引鄭氏云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陸氏釋文曰爾雅之作本釋五經又曰尒雅者所以訓釋五經釋詁一篇蓋周公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云云邵氏晉涵謂陸德明誤會張揖之意愚謂爾雅訓詁釋詩書爲多周公之世不應自作而自釋之又不應豫釋後來所有詩書也即如陸氏謂爲周公所作亦止釋詁一篇而此一篇固在世間何謂不信爾雅使仲山甫之古訓夫子之雅言不存乎如以

仲山甫之古訓卽是釋詁則所以稱山甫者亦狹矣僅誦釋詁一篇卽可爲補衮名臣何其立論淺陋至此且朱子云云亦非不信爾雅況前乎朱子後乎朱子並未嘗廢爾雅何謂仲山甫之古訓不存乎至孔子之詩傳于子夏書僅傳有序而僞不可信孔壁古文雖亡然當時實不聞有夫子別爲詩書音訓者至於劉氏所解執禮爲詔相禮欲解雅言爲音訓而執字實不便于說故杜撰擯相云云則夫子止有夾谷一會卻萊兵事甚陋非夫子之美前人駁之甚允附訂如此及論語君召使擯兩事師師相承不聞聖人有自訂儀注音聲之書則所謂夫子之雅言果何指乎若謂卽在爾雅釋詁釋言釋訓之中則自漢以來至

今爾雅列在學官人人誦習何謂俗儒不信爾雅致夫子之雅言不存乎主張詩之古訓論語雅言爲訓詁已爲鄙陋又誣謂不存詁無事實漢學家立論矯誣大率如此新學小生無識傅會堅執併爲一談牢不可破弗思耳矣惠氏爲漢學之祖影響浮游若此固知漢學不足信也

戴氏曰今人讀書尚未識字輒薄訓詁之學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未能通妄謂通其心志此惑之大者也論者又謂有漢儒之經學有宋儒之經學一主訓詁一主義理夫使義理可以舍經而求將人人鑿空得之奚取于經乎惟空任胷臆之無當于義理然後求之古經而古今縣

隔遺文垂絕然後求之訓詁訓詁明則古經明古經明而我心同然之義理乃因之以明卽如所論是訓詁爲筌蹄明矣而何以厲禁義理皆不求之乎古聖賢之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從此路歧去謂奴爲郎矣所以謂之漢學蔽其門而宗旨如此故爲異端眛者乃歧訓詁義理而二之是訓詁非以明義理而訓詁何爲義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于異端曲說而不自知矣

按戴氏此論最近信主張最有力所以標宗旨峻門戶固壁壘示信學者謂據其勝理而不可奪矣若以實求之皆謬說也古今學問大抵二端一小學一大學訓詁名物制度祇是小學內事大學直從明新說起中庸從性道說起

此程子之教所主爲其已成就向上非初學之比如顏子問仁問爲邦此皆自不待與之言小學事矣子夏固謂草木有區別是也漢學家昧于小學大學之分混小學于大學以爲不當歧而二之非也故白首著書畢生盡力止以名物訓詁典章制度小學之事成名立身用以當大人之學之究竟絕不復求明新至善之止痛斥義理性道之教不知本末也明道玩物喪志之戒久爲世口實不知此止慮其志趣局止于是即致遠恐泥君子不多之旨古人言各有當教亦多術同歸于是而已故當日特又記讀史逐字看過一條以接引來學可知非舍學問空談義理也若

謂舍經空談義理不事訓詁以求經則古今無有是事豈況程子漢學者不窮理析義援引脫節以濟其私旣誣前賢又自迷誤致從事差謬又因以迷誤來學一言三失所以爲罪也 以上辨王張訓詁誤以小學當大學

若謂義理卽在古經訓詁不當歧而爲二本訓詁以求古經古經明而我心同然之義理以明此確論也然訓詁不得義理之眞致誤解古經實多有之若不以義理爲之主則彼所謂訓詁者安可恃以無差謬也諸儒釋經解字紛紜百端吾無論其他卽以鄭氏許氏言之其乖違失眞者已多矣而況其下焉者乎總而言之主義理者斷無有舍

經廢訓詁之事主訓詁者實不能皆當于義理何以明之蓋義理有時實有在語言文字之外者故孟子曰以意逆志不以文害辭辭害意也漢學家專泥訓詁如高子說詩所以多不可通如惠氏古義臧氏雜記及近時諸家新說故宋儒義理原未歧訓詁爲二而廢之有時廢之者乃政是求義理之眞而去其謬妄穿鑿迂曲不可信者耳若其不可易者古今師師相傳碩學之徒莫之或徙宋儒何以能廢之也如朱子詩集傳訓詁多用毛鄭漢學之人主張門戶專執說文廣雅小學字書穿鑿堅僻不顧文義之安正坐斥義理之學不窮理故也故義理原不出訓詁之外而必非漢學家所守之訓詁能盡得

義理之眞也如曰不然試平心而論漢儒宋儒說經誰得古聖人語言心志多乎 以上辨義理本于訓詁之不盡然

若夫舍經廢訓詁亦誠有之但須區別如陸子以六經爲注脚有似舍經者朱子已深斥之 詳見後卷 若程子擺落傳注所見實勝前儒則其廢之者固甚當也至于朱子極尊訓詁 詳見後卷 而亦有時廢之者廢其失眞不得聖意而致貽誤來學者也今深疾義理欲伸漢學恐不能勝乃以疑似之迹概誣宋儒爲舍經廢訓詁空任胸臆言理云云此欲欺天下使耳食無鬬者謂爲信然同以莫須有之罪歸爲欲以一手掩天下目也 以上辨程朱非舍經廢訓詁

夫謂讀書尚未識字輙薄訓詁此自俗士妄人其於學術大局焉能爲有亡輕重固不足論若古今異文說文所引壁經古文多不與馬鄭相應無論後世古今旣遠傳寫脫誤或由先師衆說不一 如黃悅中鑒朱國楨湧幢小品云云則亦不足爲病中鑒云文有廣減音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指定後世相倣彌以滋僞湧幢小品云古人古事古字散見雜出各不相同見其一不見其二鬨然糾駁未免爲古人所笑 但論其大體無失可也如范升所云以年數小差擿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則過矣 有一漢學之徒痛詆歐五代史明宗紀云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爲長世以爲不應自相牴牾至此余曰此十字當是八字傳寫偶譌五代惟唐末帝十一年餘者多至六七年而已歐公此語誠小失然不以辭害意可也 若夫頗通于訓詁而實不識字詳

于制度而實昧于義理如戴聖馬融揚雄或不識節義字及進退守身義理又何說也困學紀聞引李衡識字說云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又劉念臺人譜類記稱方遜志先生謂門人曰汝讀書幾年倘不識个是字葢忠孝信義進退取予廉恥等字不待讀蒼雅說文而世無不明者古今學人或不識得豈爲不曉訓詁之故與以上辨不識字之人有分別

至謂古聖賢義理卽存乎典章制度則試詰以經典所載曰欽曰明曰安曰恭曰讓曰愼曰誠曰忠曰恕曰仁曰孝曰義曰信曰慈曰儉曰懲忿窒慾曰遷善改過曰戢利重義曰殺身成仁反而言之曰驕泰曰奢肆曰苟妄曰自欺

曰譏詔曰貪鄙凡諸義理皆關修齊治平之大實不必存乎典章制度豈皆爲異端邪說與而如戴氏七經小記學禮篇中所記冠弁諸制將謂即以盡天下之義理與震爲江永弟子永之言曰經籍包羅三才制度名物特其間一支一節耳斯爲儒者持平之論而震顧張皇若此不亦謬乎

以上辨義理不必存乎典章制度

阮氏曰聖人之道譬若宮墻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逕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于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閒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于門廡之間無復知

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視惡難從易但立宗旨卽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經義確然雖不踰閑便于出入此又一蔽也

按此論乍觀之亦甚信正欲以調停漢宋爲兩邊救敝之辭而其意恉則甚淺且亦仍偏重夫文字訓詁祇是小學事入聖之階端由知行古今學術歧異如揚墨佛老皆非由文字訓詁而致誤也而如漢儒許鄭諸君及近人之講文字訓詁者可謂門逕不誤矣而升堂入室者誰乎至卑視章句其失不過空疎與求名物而不論道粗淺者亦不同倫凡此皆所謂似是而非最易惑亂粗學而識末眞者

不可以不辨

戴氏曰自漢以來不明故訓音聲之原以致古籍傳寫遞譌混淆莫辨

按此說頗誠有之而亦不盡然蓋聲本于形故訓本于音聲音聲故訓其原合一自篆文改隸字失其形因失其聲失其形則傳寫遞訛混淆莫辨而音聲故訓隨之以失江有誥曰說文雖主訓形然古人聲从形生不遵說文點畫無由知得聲之本如桼从大聲而隸从桼萅从屯聲而隸从春卯音卿而借為寅卯之卯草為染皁字而借為艸木之艸諸如此類不可勝數此顧江段孔諸家所以必研求古韻以復三代之音而正漢唐以來諸儒之失欲使羣經音訓得其眞又創為同聲同部之說江氏曰古人同

聲之字必是同部取三代有韻之文證之說文諧聲大抵聰合自陸法言聲與韻分於是一母聲也而母字入厚悔字入賄敏字入軫海字入海一者聲也而者字入馬瘏字入模渚字入語一各聲也而各字入鐸路字入暮客字入陌諸如此類不可勝舉古韻聯貫職由此故此段氏諸聲表所爲能補顧江二君之未逮也云云樹按如蕭从肅得聲宵从小得聲萬不可通段孔所以復改顧氏部也又創爲諸聲表又創爲入聲表

韻學之事謚精謚密江氏曰段氏之十七部諧聲表貫從來講古韻者所未及但某于其部分既有更改平入分配間有異同更爲諸聲表一卷韻學家談及入聲尤難有明章氏箸韻學集成分配全謬顧氏一正之而得者半失者半江氏再正顧氏而得者十之七失者十之三蓋不專以三代之經傳許氏之諧聲爲據而調停舊說是以未能盡善某更因立入聲表一卷又曰　國朝深明古韻者五人戴氏未有專書大旨見聲類表顧氏之書經江戴二家訂正江氏之書又經段孔訂正但段孔之書尚有誤處不得不爲糾出云云段氏曰余與顧氏孔氏皆一于考古江氏戴氏則專以審音而晉三於二者尤深造據詩經以分二十一部大抵述顧氏江氏及余之說

爲多又曰晉三專據說文之偏旁諧聲及周秦人平入同用之韻爲據作入聲表一卷尤爲精密不惟陸氏分配之謬辨明卽江戴異平同入之說亦可不必其眞知確見有如此者又曰古韻分部肇于鄭庠分二百六部爲六類其入聲三顧氏更析爲十部其入聲四江氏析爲十三部其入聲八此余師東原戴氏所謂古音之學漸以加詳者也余讀毛詩有見于支脂之之當分爲三尤侯眞文之當分爲二因定爲十七部東原師善之其作入聲表取余說之分支脂之者析脂祭爲二得十六部其入聲九曲阜孔氏作詩聲類更析東冬爲二併眞文爲一析屋沃以分隸尤侯別出緝合九韻爲一得十八部

戴氏所謂自漢以來不明者也愚按古人無韻書陸法言始分爲二百六部雖未若後人之審而實爲前此所未有自吳才老始求古韻而有所攷配鄭庠則分爲六部由是陳顧江戴段孔諸家遞有訂正皆就陸氏之部而分焉江氏有諧偶自周沈四聲定而古音失法

言切韻作而古音之部分失顧氏以來始知離析唐韻以求合古韻韻學至今日幾于日麗中天云云此說確矣但古人無韻書安得有部分如謂後人之求聲分部較法言更精則可不得謂法言失古人之部分也觀顧江戴段諸家之書皆自立部而強聲以就我不無武斷雖曰考之三代有韻之文多合然已自不能畫一且六書之義諧聲祇屬一事許氏二百四十部之文固不僅諧聲也古人造字必先有諧聲之文而後有从聲之字凡从某得聲者从文生字也故諧聲之說祇可施于音學審韻分部而不可概論文字而況可概以說經乎小學之事其類有三曰形曰

聲曰義訓詁經傳則主于義理雖義理訓詁有時不出形
聲之外然經傳旣集字成辭則文聚字廣亦義逐辭成固
不僅用諧聲之文从聲之字足成辭也故諧聲之說祗可
專據詩易及有韻之文而不可槪論一切經文而況槪以
求全經之大義乎六籍故訓自漢晉以來已得八九陸氏
釋文每經注家之後又特載爲音諸家是漢魏六朝以來
諸儒之于音義亦大畧得之若夫宏綱鉅義平心而論宋
儒所得實多故凡以音韻小學糾說經之失不過什一之
于什百而不可槪詆漢唐以來儒者而況宋儒所發徵文
奧旨昭炳光明者乎段氏于說文之學可謂集大成矣而

其言曰經之所蘊深也顧其一端耳斯爲篤論矣六籍遺秦火之後出有後先音有楚夏師承不同文字互異又加以蘭臺漆書之改鄉壁虛造之謬如許慎荀悅所論云云實不盡關訓詁音聲不明之故自叔重作說文伯喈定石經而文字形聲既已一正矣江氏有詁論段氏諧聲表曰今人通音學已尟再作說文字體愈令人難讀故不得不从隸惟諧聲表既專就說文論文則不得不遵說文點畫然則諸家之講形聲音韻雖精固不能出叔重之範圍而叔重非漢人乎何以謂之自漢以來不明故訓音聲之原也漢儒說經往往膠執故訓而乖義理不可勝舉其失不

止不明音聲而漢學諸人輒矜其音學一得欲張其門戶言之愈精愈不可奪世俗學者茫昧尠明其說則聽其高談震讋而不敢出聲若窮極本末辨析由來則知聲韻一事祇屬偏端單義而非全經閎旨得失所繫盡在于此學也但就音學而論則近世諸家所得實爲先儒所未逮故今撮錄諸家要論于左方俾學者畧明其端緒因是而求五家之書之全固談經者所不可闕之功也

顧亭林音學五書叙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爲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音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其人皆出於

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於中和而發之爲音無不協於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畧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臯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繇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辭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彥倫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於古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上諸人之賦曹劉以

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爲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時以詩賦取士其書一以陸法言切韻爲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定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韻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按二百六韻金韓道昭改爲一百六十劉淵併爲一百七韻權而韻始併爲一也元陰時夫又併迥于拯爲一百六韻則今通行之韻也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爲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歲矣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于中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

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乃綜古今音之變而究考辨正爲音學五書錢氏大昕叙段氏六書音均表曰三代以前無聲韻之書然三百篇具在參以經傳子騷引而伸之古音可分也文字慭古不改音聲有時而變五方言語且不相通況數千年之久乎而昧者乃執隋唐之韻以讀古經有所不合謂之叶韻謬矣

按此譏朱子用吳棫韻補之謬也蓋自沈約以來古韻寖失吳棫作韻補始求古韻朱子釋詩注騷畫从其說吳氏古韻有二例曰通曰叶通者如東冬江相通支微齊皆灰相通之類是也叶則音韻俱非而切響以通之不知古今音異經子所用皆本音無所謂叶也顧氏所以作音論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易本音詩本音然考 四庫提要韻補下稱棫作毛詩補音楚辭釋音韻補凡五種今毛詩

補音已亡惟此書存自陳振孫謂朱子注詩用棫之說朱彝尊作經義考未究此書僅五卷於補音十卷條下誤注存字世遂謂朱子所據即此書蓋棫音詩音楚詞皆據其本文推求古讀倘能互相比較韻得大凡故朱子有取焉此書則泛取旁搜無所持擇顛倒錯亂皆互古未有之剏說世儒不察乃執此書以誣朱子又曰棫書雖舛牾百端而後來言古音者皆從此而推詳加密云云

明三山陳氏始知考毛詩屈宋賦以求古音近顧氏江氏考之尤審今段氏復因顧江兩家之說證其違補其未逮定古音爲十七部云云 按宋鄭庠分廣韻二百六部爲六部韻畧合于漢魏杜韓所用而于周秦未合顧氏考經騷分二百六部爲十部部作古音表較鄭氏爲密江氏訂其于三百篇所用有未合者分二百六部爲十三部作古韻標準較顧氏詳密而於三百篇仍有未合段氏分二百六部爲十七部作六書音均表以上言古韻者之大凡至于世所通行陰氏一百六韻之今韻以沈陸之書及唐宋功令爲準固爲俗書而邵子湘作古今韻畧以今韻本

求古音止據漢魏杜韓詩爲準猶之沈約鄭庠之失也　戴氏六書論序曰大致造字之始無所馮依宇宙間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實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體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則聲寄于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兩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聲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數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爲始卬吾台予之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依于義以引伸依于聲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兩大端也六

者之次第出于自然錢氏曰大凡音有天地之元音有古今之異音天地元音者雙聲疊韻也古今異音者輕重緩急斂侈也（古斂今侈亦有古侈今斂）元音皆始于喉達于舌經于齒出于脣（古人皆重脣後人轉爲輕脣郎神珙五音九弄反紐亦無輕脣）天下之口相同也古今之口亦相同也輕重緩急斂侈天下之口異古今之口亦異也郎喉舌齒脣之分而聯之以雙聲辨之以疊韻而翻切之學興焉（有雙聲疊韻後人因有反切有反切則有韻書有輕重緩急斂侈後人因有四聲有韻書四聲於是古今之音有異讀以今韻求古音不得於是有叶韻協句以叶協爲非於是始求古音及本音求古音本音必本元音於是有等韻字母有等韻字母於是有華梵之爭錢氏謂雙聲疊韻等學非梵學郎三十六母亦華音非梵音特以其爲唐末沙門所傳又襲彼字母之名鄭夾

深不加詳考遂誤認爲天竺之學雙聲昉于魏晉以後古人未知其實易書已肇其端至三百篇而斯祕大啟至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賦益暢其旨於是孫叔然制爲反切以雙聲疊韻紐弄而成音遂大顯于世後人又以雙聲類之而成字母之學雙聲在前字母在後學者反謂七音之辨始于西域豈古聖賢之智乃出梵僧下耶四聲始于周沈其實古人輕重緩急卽四聲緩與輕者平上也重而急者去與入也漢代詞賦家好用雙聲疊韻太多讀者聱牙周沈矯其失欲令一句之中相間耳漢人翻切讀若已是古今輕重緩急不同故有此通再轉而爲切韻再

轉而爲四聲再轉而爲唐韻再轉而爲宋韻曰轉音曰協句曰叶韻求之不通者也顧氏所以有本音之求曰等韻曰字毋求之于通者也而守温温公等所以有圖也一字兩音平側異讀出于轉音如觀冠好惡等此魏晉經師强生分別千餘年遵守不易惟魏華父著論非之以爲未有四聲反切之前安知不皆爲平聲大抵後人講六書之音有從偏旁得聲有正音有轉音有叶音元音則不然喉舌齒脣辨之甚細所以有倂部分部也由平聲遂求入聲此又言古韻者之所以譊耨也江氏有諧音學十書序例曰自周沈四聲定而古音失陸法

言切韻作而古音之部分失宋吳才老首復古韻特未
免隨文遷就於古之正音古之部分葢茫乎未之知也
鄭氏庠作古音辨始分六部雖分部至少而仍有出韻
葢專就唐韻求其合不能析唐韻求其分宜無當也明
陳季立始知叶音卽古本音誠爲篤論然于古韻部分
亦未之知也　國朝崑山顧氏始能析唐韻以求古韻
故得十部然猶牽于漢以後音也婺源江氏始專就三
百篇以求古韻故得十三部然猶惑于今人近似之音
也金壇段氏始知古音之絕不同今音故得十七部古
韻一事至今日幾于日麗中天矣取而譬之吳才老古

音之先導也陳季立得其門而入也顧氏江氏則升堂矣段氏則入室矣又曰古有正韻有合韻有通韻最近之部爲通韻隔一部爲合韻詩經用正韻者十之九用通韻者百中之五六用合韻者百中之一二計三百五篇除周頌不論風雅商魯頌共詩一千百十有二章通韻六十見合韻十餘見不得其韻者數句而已知其合乃愈知其分即其合用之故而因以知古部之次第並可知唐韻誤合之由又曰古韻無四聲明陳氏已發其端江氏申明其說者不一而足然標準仍分平上去入四部則自亂其例矣想春齋于去入不能配合故聽其

各見耳又曰古無四聲確不可易矣然以今音讀之則聱牙而不協吳氏有以少从多之例施于叶韻未免支離牽就施于四聲自可諧于今無背于古如一章之中平多上少則改上以从平上多平少則改平以从上去入同此例又曰顧氏謂古人一字止有一音四聲互用不在此例嘉定錢氏譏其固滯然兩漢魏晉固有一字數音者若三代之文則無此也至通韻合韻不得不遷就其音故以叶別之然亦不過百中一二而已又曰吳氏韻補顧氏詩本音从本音轉紐爲多亦間有不用本音者如角字音祿美字音郎以一隅之方音改易本音實爲未妥

又曰陳氏毛詩古音考舉用直音於無可音之字多借相近者音之省並譏其謬誤又曰詩集傳之誤顧氏辨之詳矣但詩本音之誤亦復不少蓋顧氏祇知古有十部而不知古有二十一部按此亦勇于自信故往往以不入韻爲韻又泥于唐韻次第不明古部次弟通用之理按古部次弟究屬强爲孔氏詩聲類雖有補正三家之處乃肊爲陰陽九聲之說穿鑿武斷功過相參又曰唐宋人不知古韻杜韓蘇詩歌雜文能遵古體而未達古音吳才老雖云復古無論其部分茫如即所注之音亦多錯誤良由七音未細聲紐未精顧氏詩本音臚列唐韻使學者即唐

韻以求古部分然不淆明音切淺者視之仍茫如也又曰戴氏十六部次弟以歌為首談為終段氏十七部次弟以之為首歌為終孔氏十八部次弟以元為首緝為終以鄙見論之當以之第一幽第二宵第三云云按欽江氏之分部仿小徐之作說文序篇至有意義又其獨絕前人者尤在入聲表學者求六家全書讀之音學之大旨盡于是矣

錢氏大昕曰讀書以通經為本通經以識字為先經學必資于小學故鄭司農深通六經而先明訓詁小學必資于經學故許祭酒專精六書而並研經義

按此等論議祇是門面弔場語其實無謂凡先儒解經誰
不用訓詁誰獨康成也凡治訓詁小學者誰不本之經義
匪獨叔重也昔程子言貧子說金只說堅說硬說黃色道
他不是不得只是好笑此類是也

宋鑒說文解字疏序曰經學不明小學不講也小學不講則
形聲莫辨訓詁無據說文者小學之祖也

今世學者奉此爲寶訓海內治說文者專門異派紛然並
作無慮數十家所以標宗旨峻門戶示信學者上援通儒
下震流俗無過此學矣夫謂治經不可不先通小學及說
文之有功于小學誠不易之論顧吾獨疑小學之書盛于

秦漢之際傳注先師亦在是時故稱漢儒於名物訓詁最得則是是時無不明之小學即無不明之經義經義小學既明矣又待于後來之許叔重何也借謂西京諸儒皆不能明則說文既作魏晉以下六朝南北諸儒所得應無不精詳唐人悉取而訂爲義疏矣而經義至今猶有未明者何也謂今學者須講明小學以求通經義則是漢魏以來諸儒於小學經義均尚未明也漢儒於訓詁既尚未明則何以又謂之漢儒訓詁名物制度盡得聖道之傳也反復詳究進退無據夫訓詁未明當求之小學是也若大義未明則實非小學所能盡今漢學宗旨必謂經義不外于小

學第當專治小學不當空言義理以此欲躋過宋儒而茂之超接道統故謂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由訓詁以接夫唐虞周孔正傳此最異端邪說然亦最淺陋又多矛盾也漢魏諸儒無不通小學而其釋經猶多乖違者非小學未深政以大義未明故也故自宋以來及近世漢學家皆各爲書以相駁異但宋儒所異異其義理漢學家所異異其訓詁形聲而漢學之徒其情則以漢儒縱有謬誤所說亦有本宋儒所說大義義理皆爲鑿空故深以爲之罪而思所以易宋儒之說者舍小學說文又別無具故其爲說如是云云也考許君自序緣秦初作隸書而古文絕漢初

猶試諷籀書試八體其後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宣平以後張敞杜業揚雄諸儒通其學者訓纂篇等書始稍稍畧復存之及新莽居攝甄豐頗改定古文一亂而壁書及張蒼所獻左氏春秋傳及郡國所得山川古文時人不識共相非訾詭更正文鄉壁虛造變亂常行不合孔氏古文謬于篆籀再亂故博采通人考之賈逵作說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其書以秦篆爲本合以史籀大篆及古文古文者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及山川奇字據此云云是許君作說文政本之西京諸儒及經古文書中所引是也今之漢學考證家謂西京諸儒

以未有說文得壁經而不能讀致使經義不明是倒亂也其謬一許君本以經古文解說文字非以文字訓詁經義今謂經義不明由于不講小學形聲訓詁亦倒亂也其謬二許君所訓詁形聲及引經古文諸儒之說其已著者既明矣其所未著是許君原無此說今謂經義不能明當求之說文雖推廣旁求亦間得通貫妙證然固非全經大義盡乎此學也其謬三許君所引經文多有一字疊見如易旣引以往吝又引以往遴書旣引旁逑孱功又引旁救孱功方鳩孱功詩旣引褻袢又引紲袢論語旣引色孛如也又引色艴如也此類甚多當由經師各承一家之學各以

所見爲定本是以不合而許君亦不能定之今於許君所不能定而欲求之說文以定之謚以惑矣其謬四說文既作復作五經異義則許氏未嘗以專用說文足證經矣其謬五鄭氏爲注經之宗然不本之說文偶有所引甚少臧玉林云鄭於周官考工引說文證戈胡勾倨一條陳壽祺云鄭君注儀禮旣夕記小戴禮雜記周禮考工記嘗三稱之則於鄭學之不能通者不可求之說文矣故鄭注三禮賈疏多不能通賈非不見說文者也其謬六說文于小學誠精且博矣然其間穿鑿者甚多有不異于後來王氏字說者顧氏所摘數十條按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王莽時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王厚齋云說文多引王育說何義門曰育之言大抵多不經朱氏筠猶

祖護之因是新學之士於其解說乖違顯然可笑者亦必曲爲詔附殆于誕而愚也其謬七說文所引異字即今經文讀某之字洪容齋及近錢大昕氏著錄出凡數百字今經文皆不復見不適于用不與馬鄭相應是後人尙不能通其所異之字又何由能以之定經義之說乎其謬八許君本以六書之義解說文字謂聖人不虛作必有依據所謂依據者指六義也凡以明聖人作此字之義有一定依據也若夫經義則不然有一字作一義用有一字作數義用今執說文以一字考經所以致以文害詞以詞害意穿鑿而不可通也藕子聰曰字同義異必欲一之雕刻縲繪

以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如孔子言鬬則爲小人詩人言鬬則爲君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八字成文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而已而況欲以一字一之邪

其謬九今以小學說經者既多執一訓以通之（如訓一貫爲事之類）又假借轉注以通之又以偏旁從某得聲通之又以古今音緩音急之異通之（通考吳棫韻補下引陳氏書錄解題一條稱陸德明之說甚明）又推廣鄭氏三例通之（曰讀如比擬其音也曰讀爲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曰當爲定其字之誤也或謂讀爲爲就其音以易其字非蓋讀如乃音同讀爲乃義同義同則不得爲易字如仁讀爲相人偶之人上帝甚蹈傳曰動也箋曰讀曰悼此皆義近非易字惟音義皆異始爲易字此皆校詞謬說）又以古音同部通之（廣韻二百六部自鄭庠始分爲六部其後顧氏江氏遂有所分段氏作六書音均表又分江氏十三部爲十七

部學者顚病其彊古人以就我不免武斷其同部之通今韋阮氏釋彖一條以見其例其說曰彖者材也此乃古音訓相兼是彖音必與材音同部材字之才與彖字皆在段氏古音弟一部由之咍止海志代轉而爲十五部之脂微齊皆灰又轉爲十六部之支佳紙蟹卦麥昔錫若讀今音通貫切如劉巘之訓斷則在十四部與材字迥不同部孔子何爲以材字訓之哉云云樹按古才財栽字同用彖斷也栽有決斷之義孔子以義釋之故曰彖者才也非必音韻同也今以後人分部彊釋爲同音則上文易者象也易與象亦同部同韻乎又以隸變通之又以師師相傳舊解通之如戴氏王氏說光被四表又以後人妄增刪改致誤通之按李巡傳偁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路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字于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然則五經文字經蔡邕定後固已無失自唐人定本後又有張參唐元度等字書則文字之誤不過什一之于千百無容張皇也按後書儒林傳熹平石經爲三體書與隋志不同前儒所說不一其實漢石經實一字也附訂之于此顚倒减省離

析合併展轉百變任意穿鑿支離轇轕不顧義理之安於是舉凡古今滯難不可通之義而無不可通之就其合處所得誠亦有功但求之太鑿其傳會僻違歧惑學者失亦不少其謬十顧氏亭林曰六經之文左公穀毛萇孔安國鄭衆馬融諸儒之說未必盡合況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餘人之說而以爲盡得古人之意然與否與貴不止此數人日知錄已補錄分注本條下矣五經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收率多異字而以今經校則說文爲短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其文各異者後之讀者將何所從且其書流傳既久豈無脫漏

則徐鉉亦謂篆書湮替日久錯亂遺脫不可悉究又序韻譜曰今承詔定說文更與諸儒精加研覈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間有說文不載而見于序例注義者必爲脫漏並存編錄可知說文本有脫漏今漢學諸人或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或見他書所有而疑之或別指一字以當之如說文無笑字而唐韻引說文有之說文無由字後人以甹字當之無免字後人以絻字當之無劉字後人以鐂字當之按水部有瀏字惠氏校曰似後人亂之此皆蔽也楚金繫傳疑義篇箸劉志騂希免由七字云據偏旁有之而諸部不見蓋相承脫誤非箸書之時本無又云按說文有鎦瀏等字而無此字疑脫漏爾雅劉殺也尚書曰重我民無盡劉左傳虔劉我邊垂當云从刀金卯聲或曰从刀鎦聲刀字屈曲傳寫誤作田耳按卯丣形同卯象開門丣象閉門又象酉之形劉字上當从丣丣爲秋門故訓殺若卯爲二月天門安得訓殺王莽傳

劉之爲字卯金刀也因禁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此莽不識字而妄作也亦可見此字非本無叔重漢人豈得蔑國姓而不著哉改經文以就說文支離回護其謬十一又說文不但文字有脫漏即許氏說解亦多脫如人部僆偓佽佺皆注人名姓名夫人姓人名豈可說六書哉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佽惡行也佷氏說文註訂於偓佺下無駁證佽字云以此爲解亦非例也古人名字相應孔伋字子思仲尼弟子燕伋字子思然則伋字非無義矣人名二字非許書之舊也云云臧氏玉琳引玉篇艸部藥字注引說文云治疾病之艸總名今說文云治病艸又艿字注引說文舊艸不芟新艸又生曰艿今本云艿艸也凡如此類甚多今專據世所傳本說文謂概以足證經義恐不能備其謬十二今之爲說文學者曰部分徐氏韻諸移叔重偏旁從切韻鼎臣序之曰乘筆撰次要資檢閱而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鍇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覩此書止欲便于檢討無恤其他李氏韻譜偏

旁不改但移其次仁甫自序曰叔重部叙舊次世固未有能通其說者楚金實始通之某初作五音譜不敢紊叔重部叙僭次其偏旁悉按堵如故後從虞仲房之言每部又從四聲改移之按自李氏書出而徐氏韻譜微世少見之

曰字體　朱氏鈞曰自顧野王雜以隸書李陽冰改其筆蹟於是有本異文而今同一首者有本同文而今異所從者有本从某得聲而今改而之他者有全失其體而譌者有因一字以譌數字者有併二字以譌一字者

曰音均　徐鉉曰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為定徐鍇纂傳通釋朱翱反切然二徐所音多不合漢人音讀故近日段氏作六書音均表以十七部古音繩之於其不合輒删聲字而鈕氏復作段氏說文注訂以駁之也

曰訓詁　徐氏曰許氏注解詞簡意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為訓釋以成一家之書巽巖李氏亦曰小學放絕久矣欲崇起之必以許氏為宗而二徐兄弟最其親近者如陽冰林罕郭忠恕等俱當收拾採掇聚為一書顧力有未及耳按近人段氏為說文注蓋本此恉採他書以證許義亦多可取獨恨求之太鑿所失亦多耳

曰增收　李氏曰呂忱作字林

五卷以補叔重所遺闕按唐人多誤引字林以爲說文顧野王作玉篇其文又增多于叔重唐上元末處士孫强復修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于俗間者强所修本也

曰新附

按世人多議新附或謂此宋祖之意非鼎臣之過近鈕氏著新附考專論之愚謂蒼頡初作字能有幾自史籀以來多爲後起滋生之事矣古今事變不可究詰必執古之所無不當爲今之所有則誣而難行新附之字今皆施用尚不能斥之矣新學小生開口曰後起字非古此强作解事也至于說文所有之字爲今世所不施用即不宜用學者識古文奇字但當用以辨讀古書則可不當施于今時文書中也張有書魏國夫人碑魏字從山以爲挩可斷字不可改近人江聲生平不肯作隸楷雖尺牘家書計帳皆依說文雖曰好古性亦蔽矣顏元孫曰自改篆隸行漸失其眞若總據說文則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徐鼎臣表亦曰高文大冊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于常行簡牘則隸草足矣二公皆精小學而持論如是四庫提要凡例曰黃諫之流欲使天下筆札皆改篆體顧炎武之流欲使天下言語皆作古音迂謬已極按魏國夫人林攄母也附訂之于此

曰徐氏兄弟異同得失

二徐各執所見楚金有繫傳鼎臣增新附

及新修十九文以俗字作篆體又不知轉聲即加刊落毀氏曰此非專書不能明也愚按徐氏兄弟之于說文誠可謂許氏功臣先民朱宣意李巽巖以來莫不推服貫古今獨步李陽氷精通小學自謂斯翁而後直至小生楚金作繫傳祛妄篇斥之使陽氷復生亦當頫首又擬孔子序卦作序篇以明五百四十部之次李仁甫言許氏部序奧密世未有知之者賈至徐氏而始能明之愚謂說文實有脫字則徐氏此序不免穿鑿此自其小短不得一概推之也

曰古本

段氏汲古閣說文訂序曰說文解字一書自南宋而後有二本一爲徐氏鉉奉勅校訂許氏始一終亥原本也一爲李氏燾五音韻譜仍許氏五百四十部之目以廣韻集韻始東終甲次之每部中之字又以始東終甲爲之先後勝于徐氏篆韻譜遠矣自李氏而前有二本一即鉉校定三十卷一爲南唐徐鍇繫傳四十卷自鉉書出而鍇書微自李氏韻譜出而鉉書又微前明一代多有刻李氏韻譜而刻鉉書者絕無好古如顧亭林乃云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誤矣明毛晉及子扆得宋始一終亥小字本以大字開雕是亭林時非無鉉本也毛氏所刊版入祁門馬氏在揚州者近又歸于蘇州書賈錢氏繫傳僅有傳鈔本至難得近杭州汪

啟淑雕版盛行始一槩亥本王昶有宋刊本元和周錫瓚有二本一曰宋刻本一曰明葉石君萬影抄本以上三本皆小字每葉二十行小字夾行則四十行一曰明趙靈均抄大字本即汲古所仿刻之本一曰宋刊大字五音韻譜三小字本不出一槧故大畧相似趙鈔本異處較多稍遜于小字本若宋刻五音韻譜本則畧同趙鈔本而尚勝于明刊者周瓚又出汲古初印本斧季覬署云順治癸巳汲古閣校改第五次本卷中旁書朱字復以藍筆圈者一一剜改四次以前微加校改五次則所改特多往往取諸小徐繫傳亦間用他書以上段氏所訂諸本同異如此余按周亮工書影言毛氏得宋大字本周考證疎傳聞未審也嘉慶間孫星衍刊宋小字本其序言朱學士筠視學安徽刊舊本說文按其本亦同毛氏又言徐鍇韻譜僅有明刻舊本又有滿洲額勒布刻宋大字本云新安鮑氏所藏本然此刻不如孫氏遠甚一序尤陋明刻李氏韻譜世稱萬歷本又有一大字本與萬歷本異或言是明永樂本未有確據疑明人翻宋大字本耳又按汲古刊李氏韻譜前仍鉉校本許氏原序非也此本當刊李氏序于卷首又按徐鍇說文韻譜用李舟切韻譜其四聲實爲李氏五音韻譜所本鉉爲鍇篆名曰說文韻譜明李顯刻本妄增篆字曰

篆韻譜若然豈李氏五音韻譜非篆文乎此書流傳甚少李燾刻未知于萬歷時宮氏所刻李氏五音譜孰先孰後顧亭林既未見始一終亥原本又未見徐氏韻譜而誤以李氏本當徐氏本耳而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宋人標脉欲便于檢閱妄以一東二冬依韻分之大失許氏本旨其厄更甚于秦坑焚燎云云是未見鉉此書及序並未見文獻通考而但以爲出于李燾也附訂之于此　凡如此類皆許氏之功臣而非全爲經義獨惠氏校說文多以證明經義而說者又以惠氏不過兼學非專門深于說文者然則爲說文之學者又不必爲明經義也其謬十三六經孔子所手訂而子夏子貢又孔子所親許爲善說詩者趙岐稱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今觀孔孟諸賢所以引經文發明大義其說不過如彼初不待穿鑿訓詁小學然後爲得也其謬十四上古制字

以鳥跡爲始自黃帝三代其文不改孔壁古文是也史籀大篆與古文或異況考說文所重千一百六十三字於籀文已寥寥今欲以說文秦篆六書之義推尋古文經義固難通矣其謬十五竊謂經義在今日大義及訓詁兩者畧已備矣蓋不患不明第患不行耳若其猶有疑滯亦什一之于千百或前儒所互考聚訟而未決或破碎迂僻非義之要此等得之固佳卽未遽明亦無損大體無關閎旨且取其明白無疑者潛玩而服行之於身心家國之際其用已宏矣而何必別立宗旨驚天動地忽近而圖遠務小而遺大舍本訌末斷截小文媟黷微辭謂宋儒廢訓詁而談

義理使二千餘年經義沉淪儒林不振云云膽謗譏嘲掊其闕美豈非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乎且旣謂之小學則固不得以比于大學矣今諸人堅斥大學非聖門授受入德之要痛詆窮理主張訓詁而託之唐虞周孔正傳止于小學巧詆移目新聲悅耳新學小生胥未有知承竅附和遺誤狂惑其爲學術人心之害豈細故與　四庫提要論惠氏九經古義曰古者漆書竹簡傳寫爲艱師弟相傳多由口授往往同音異字轉轉多歧又六體孳生形聲漸備豪釐辨別後世乃詳古人字數無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襲遂開通用之門談經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聲究

古書之義旨穿鑿附會多起于斯云云按以此義求之近人說經無過高郵王氏經義述聞實足令鄭朱俛首自漢唐以來未有其比也然王氏所以援據衆說得眞得正確不可易者不專恃說文一書也故謂說經者不可不治說文此同然之論也揭說文以爲幟攘袂掉臂以爲之宗則陋甚矣李仁甫曰學無小而古則謂字書之學爲小何哉亦志乎學當由此始爾凡物雖微必有理存何况斯文幼而講習磨礲浸灌之久逮其長也於窮理乎何有不則躐等陵節君子不貴也今學者以利祿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棄捐不省舊字書者求其心畫端方已絶不可得但肆

筆趣姿媚耳偏旁横竪且昏不知制其文之理邪先儒解經固未始不用此匪獨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說文覃思頗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爲少獨恨求之太鑿所失更多不幸驟貴附和者壹衆而鑿愈甚恭字有六義而彼乃一之雖欲不鑿得乎云云是則通人之論也已

孫氏星衍曰唐虞三代五經文字燬于暴秦而存于說文說文不作幾于不知六義六義不通唐虞三代古文不可復識五經不得其本解說文未作以前西漢諸儒得壁中古文書不能讀謂之逸十六篇禮記七十子之徒所作其釋孔悝鼎銘與舊耆欲及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或多不辭此其證也

按此等議論乍看似甚淵雅義據通深故宿士新學皆爲所眩信之以爲極論若以實考之乃不根之談也許冲上表言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云云語意分明葢謂經義本解已著此特引證用以說解文字耳今謂說文未作五經不得本解殊爲傎誤至壁經自是古文許君所說自是秦篆說文所重籀古僅千一百六十三字徐鍇曰按蕭子良云籀書即大篆新臣甄豐謂之奇字史籀增古文爲之故與古文異也則謂唐虞三代古文存于說文者雖頗有之而世或不辨疑莫能明也嘗試考之說文於籀古外所引七經曰皆古文者謂孔壁字形本如此别于山川奇字及籀斯所改大小篆也

籀改古文與古文或同或異度斯改籀文亦然皆頗有省改而非盡變其迹如系字籀文从爪从絲小篆既省爪爲ノ又省絲系爲單系是也其形與古文雖頗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徐鍇曰籀文字體繁複與古文並行故孔子時經復行古文也秦政嚴急務趨約易李斯頗刪籀文謂之小篆會稽山銘及今之小篆是也苛暴尤甚篆復不足以給故程邈作古隸以自隸字書曲折點綴易成即今之隸文但無八法而已李斯小篆隨筆增減所謂秦文或字體或與小篆爲異其中亦多云此籀文此古文也謂之科斗書蓋時人不識象其形而爲之名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即許氏說文皆云古文不云科斗云科斗者爲孔孔宗及鄭氏之言耳序云百篇之義世莫得聞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書及左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又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以隸古定以汗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其餘錯亂摩滅弗可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云云鄭氏曰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

之古文徐鍇說文繫傳曰古者以鳥迹爲始卽古文也書有工批或引筆爲畫頭重而尾纖取類賦名謂之科斗孔子壁書滕公墓是也又曰許氏序前言自秦與隸書古文從此絕矣魯共王所得世閒無之鄭徐二說皆釋科斗名義及古文復出之迹非謂世無識其音讀者衛恒四體書勢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倘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稀得見之據恒意特時人不知此爲古文因名之爲科斗書耳闕若璩云科斗書漢時盧行且著之功令見藝文志蕭何草律云云按志所敘六體止曰古文不云科斗圖意蓋指古文卽是科斗語雖小差指自不謀徐鍇序五體正文一曰古文二曰科斗亦謂卽古文而稍異者耳皆不云世無識讀者杜預曰科斗書从發推尋不能盡通殆沿孔序之謬而又或于正始僞體而然與按衛恒曰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正始中立三體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云云據此則後世所傳科斗書形所以與說文不類者由此而章懷太子又誤以爲蔡邕石經也徐鍇說文繫傳曰古文科斗大小篆隸書此五體皆正文也而鳥蟲書刻符殳書之類隨事立制同于圖畫非文字之常也又穆天子傳山海經

諸子所有異字本皆篆體相承隸書乖紕雖謬未始有極古文尚書足以證矣五體之外漢魏以來懸鍼倒薤偃波垂露之類皆字體之外飾造者可述而齊蕭子良王融韋仲將庾元威之徒隨意增益妄施小巧至于宋景之史秋胡之妻皆令撰書厚誣前人以成己學是以王融作七國時書皆成隸字其爲虛誕不言可明是以一百二十文體臣所不敢言也云云又如晉太康汲冢古文齊文惠太子所得雍州科斗文皆在許氏之後不可以據難說文不復論也

若考其實不過古文之稍異者耳如說文見存七經之字皆是非必不能識讀藝文志偁劉向校三家經文字異者七百有餘孝經異者四百餘字借使逸十六篇人不能讀則當曰所偁以隸古定者果何謂也史記索隱曰以今文譬古篆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語雖拙昧知逸篇亦以隸定之也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偁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劉班事言如此古文非不能讀明矣而禮記春秋論語孝經皆爲古文叔重安得傳其讀以說而解之

哉叔重序壁經古文及張蒼所獻郡國所得前代古文明曰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不云人不識讀也許序曰今序篆文合以古籒籒不得待言也所謂古文有二一爲山川奇字王莽時六書所謂奇字者此與籒文皆在所重千一百六十三字之中一爲孔子壁經康成所謂周代之古文王莽時六書所謂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是也凡今說文所存七經之字皆是故曰皆古文也其字形與小篆大體相似但所从偏旁點畫結作異耳如無有作攷芎善射之類抑或竟與小篆不異如詩爲鞠書作繪之類是也顧亭林氏曰孔安國書序所謂爲隸古定正義曰就從隸定之故曰隸古言雖隸而猶古是西京之世所云古文者不過隸書之近古者而已而其工所得科斗文字从已不傳唐元宗所云六體奇文蓋正始之書法也董彥遠古文集類序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故唐人不識隸古王厚齋駁之曰今案書序爲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蓋从古則可愛爲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爲隸古也按如厚齋意猶後人法帖釋文耳鄭樵云古文尚

書唐明皇更隸以今文鄉先輩姚薑塢先生曰穎達作疏時必已作楷書不待開元始改馬貴與云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文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爲俗書矣何尙書猶存古文乎葢安國書至隋唐間方顯往往人猶以隸書奧傳視之繙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尙是安國所定之隸書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家有奇異之書世所罕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馬氏此說亦非作序者自云以竹簡寫之此書梁隋間秦巢費顧相承作疏豈猶竹簡乎此猶漢人傳古文尙書以別夏侯歐陽耶不聞仍作科斗書也又曰如果當時有隸古定之書藏之書府漢世言小學者何不一及之但言孔氏古文而已是古文非人所不見而安國之隸古定實無有也陸氏釋文序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葢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或後生不可承用阮氏元曰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畧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于釋文正與古字無幾相合若是連篇累牘悉是奇字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徐鍇曰王僧虔云秦獄吏程邈善

大篆得罪因于雲陽乃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名其書曰隸書班固云謂施之于徒隸也即今之隸書而無點畫俯仰之勢故曰古隸杜度秋胡善古隸是也據以上諸說所爭隸古定訖無定論然余按徐鍇曰叔重所解解其義也點畫多少悉按程式據此則說文見存古文所謂書孔氏者必是壁書本來字體如此知者叔重斷不以秦隸徑傳之爲孔壁古文也則董氏所云漢人不識古字者固不經而亭林所謂近古者亦影響也不如阮氏說最優

世人未細玩說文既不辨所引七經古文與秦篆何別又未詳讀許序祇知以所重古文爲古文而不辨所存七經古文爲何形也又惑于後世所傳科斗僞體與說文字形不類又惑于僞序及杜預等僞科斗書久廢時人無能知故妄謂西京諸儒得壁經不能讀又見世儒爭孔氏古文尚書亡絕晦顯異同茫如墮烟霧求其說而不得故妄

意壁書之亡由于不識科斗所致夫許君明曰王莽時有六書其詳可得畧說後經世人詭更變亂鄉壁虛造不合孔氏古文謬于史籀乃博考通人遵修舊文作說文解字所引七經皆古文也其自序明白如此是西漢古文未絕無緣人不能知不能讀也故凡先儒傳孔氏古文亡絕者其事有二學者茫昧率多混不知陸孔所謂孔氏古文絕者安國古文尚書也許氏所謂孔氏古文絕者小學字體也謂秦初興篆隸時事其實漢興古文已復行矣小學之事西京為盛無緣待許叔重而後識古文也漢書藝文志蕭何草律著法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又曰漢興

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李常作元尙篇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揚雄作訓纂篇臣復續作十有三章六藝羣書於茲畧備矣又儒林傳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家說徐鍇曰按漢書李斯蒼頡篇中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受之傳之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也又叔重序偁杜業爰禮秦近能說文字後漢書盧植傳偁古文科斗近于爲實而抑之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說之則謂說文未作西漢諸儒得古文書不能讀謂之逸十六篇斷斷乎其不然也且謂之逸十六篇云者其名與事與義各不同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孔安國書序陸氏釋文或云十餘篇或云十六篇或云二十五篇云得云多云增多別于伏生今文二十九篇而言其以逸爲亡逸安國

既獻後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所上古文眞本逸其副本藏家孔嗣孔煜孔偕世傳古文授都尉朝賓未逸逸書之說多不一史記儒林傳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此自指壁中古文故楚元王傳劉歆同逸禮並偁之論衡同逸易並偁之馬融書序所謂逸十六篇康成注書序曰亡曰逸皆即謂此所增多十六篇別于伏生今文所有二十九篇者而言藝文志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師古曰見行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疏謂十六篇即二十五篇以序附近各冠篇首故謂之二十四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疏又云孔于伏生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則于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更增為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又云以此二十四篇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篇合于劉向別錄藝文志之數

又云孔書古文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此僞書二十四篇
又云遂有張霸之徒僞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
于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劉向班固劉歆賈逵
馬鄭之徒皆不見眞古文而誤以此爲眞古文之書服虔
杜預亦不之見至王肅似竊見之正義序曰古文則兩漢
亦有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
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皆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
晉皇甫謐獨得其書疏又引晉書梁柳鄭沖梅賾傳授奏
上施行之事姚先生曰考其年歲安國先卒實不及見巫
蠱之起班氏特序其未立學官之故非必卽獻書之時也
又同沖遠尊信僞書旣誤以張霸之書爲馬鄭之古文復
以馬鄭所傳眞古文爲僞書惟以十六篇卽十六卷卽鄭
所開二十四篇此說可據按疏偁劉向班固劉歆馬融服
虔鄭元杜預皆不見古文是以逸爲亡逸之逸故曰古文
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鄭注曰亡其汨作等十
三篇見亡而注曰逸是不見古文也又僞孔傳增多二十
五篇與鄭注曰逸者篇目不同據僞孔書也姚先生曰按
亡逸二字不知若爲分別亡者疑其書已亡逸者疑其撒
逸零亂不能爲傳注也梁劉顯對任昉以爲見其一二語
則云逸逸一二語亦不見則云亡近世毛奇齡云當時注

日逸者以不列于學官闕若璩曰康成注書序曰亡曰逸逸者孔壁書也又曰孔書原未有大序與傳馬鄭書序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及漢室中興衛宏著訓旨于前賈逵撰同異于後馬融作傳鄭元作注孔氏一家之學梁然矣不意鄭氏而後寖以微滅云云是闕意以馬鄭所注為真古文但後又亡耳而釋文云云馬鄭所注並伏生今文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顏之徒皆謂之逸書是陸意謂孔氏五十九篇皆絕也脩志亦云杜林賈逵所傳馬鄭所注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疏謂膺生賈馬所傳孔學經文止三十三篇古經無五十八篇及傳說良由孔注散逸今拔鄭注曰逸除汨作等十三篇其餘篇目馬鄭所注尚存釋文故凡漢儒所謂逸皆非謂亡逸以此十六篇出于屋壁號之曰逸書云爾亦非因不立于學官謂逸未列學官合四十六卷不當僅十六篇也但孔實未有傳注故馬融謂絕無師說唐陸氏孔氏誤信偽序謂孔有傳而疑馬鄭故致紛紜百端愚竊斷以壁原本真亡馬鄭所傳蓋安國家副本至晉唐乃寖息耳又序偽五十九篇外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故疏云以待能整理讀之者其可知者固云以竹簡傳之非不能讀也孫氏誤會疏語謂十六篇亦不能讀

耳史記索隱孔臧云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欲建立古文尚書云學士因陋就寡以尚書爲備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此與孔臧語同意據歆旣責短世俗止知以二十八篇爲備而欲建立古文可知古文十六篇見在又云藏于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闕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民間有膠東庸生學與此同藝文志箸尚書古經四十六卷傳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又傳古文讀應爾雅故儒林傳言以中書校張霸百兩非是後黜諸言古文書及古文明白如此不知後儒何猶紛紛妄傳劉班不見古文科斗久廢時人不識也今謂說文未作西漢諸儒得古文書不能讀謂之逸眞影響也且賈逵傳杜林古文尚書撰古文同異爲之作訓而許君親受古文于逵謂逵所傳卽安國古文乎是安國讀已得之何謂十六篇不能讀也許君自序曰書孔氏謂杜林賈逵所傳非孔氏古文乎則說文本

賈逵而作賈且非是許君安得是乎至于禮記經二戴則定康成依盧植馬融本作注後以古文校之取其義長者順者爲鄭氏學則孔悝鼎銘鄭氏讀巳得之借使誤與舊爲與舊其義亦難遽定鄭君於許君同世而差後其注經也嘗三引說文又駮五經異義則不用舊以爲說者非不見古文也借使古文禮記與舊果作與舊鄭君於舊字下何得不引說文以解之乎此至明之徵也考衛正叔集說凡引一百四十家自鄭注孔疏而外原書今無一存者所載釋鼎銘者鄭孔而外方氏馬氏陳氏應氏陸氏數家多唐宋以下人若西漢諸儒誤讀之處今無由知之而曰此

其證也證安在乎嘗試博考之惠氏棟校禮記有云後人作禮記注排觝先儒不識句讀以辟之勤大命爲句不辭甚矣此余得惠氏傳校本見之惠氏書刊行本及古義中皆無之惠氏所識自宗鄭讀鄭讀對揚以辟之爲句對遂也辟明也言遂揚君命以明先祖之德也而短方氏馬氏方解辟蓋辭遜之也對揚吾君之休命而不敢自當焉故避之也馬解銘于太常祭於大烝鼎乃王之鼎朱子曰方馬二解僅有好處如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爲句極是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彝鼎也其意亦議朱子今孫氏乃牽混以被之西漢諸儒移形換響以欺末學之人而已是並惠氏之言尚未能解也

惠氏曰逝俗文惜不傳葢因南宋俗儒空談道學凡有用之書至南宋而皆亡矣

此惠氏校毛詩小雅都人士釋文引通俗文長尾爲蠆之語按李虔通俗文不過小學之支流餘裔通俗文不知誰制顏家訓阮七錄及隋唐二志說各不定卽以爲有用亦可至南宋諸儒所得豈止于此斥之爲俗儒則失是非之心矣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如兩複爲帊瘡瘢曰痕毀具曰鈷出脬爲尿疏門曰槅欲燥曰爍樹鋒曰杪捫摸曰捎縣鎮曰縋埒土曰坌入口曰呐侏儒曰矬咀齧曰嚼沉取曰撈去汁曰潷物傷溼曰濈小兒戲謂之狡獪凡如此等皆於經義爲用甚尠藉子由有言小學之事有集韻類篇二書大體已備况說文玉篇千祿字書九經字樣等現存其他唐宋人所著小學書甚

衆政無用張皇也

莊氏炘曰古書亡于南宋隋唐書目所有十不存一嘗由空談性命之過小學書自方言說文廣雅而外僅存玉篇已爲孫强所亂後學鑽仰惟陸德明經典釋文李善文選注最稱博贍引書數十百種云云

此莊氏炘一切經音義序之言按此序前云此書自唐以來傳注類書皆未及引通人碩儒亦未及覽閱千餘年而吾友任禮部大椿孫明經星衍始見此書其言旣已明矣而此下忽云亡于南宋由空談性命之故云云隨口爲誣不顧理實並不顧自己前後言語脫節此書之佳在多引

羣籍藉存古書然據阮氏揅經室外集提要稱雖著錄唐志實從釋藏中刊印兹其罕傳于世也久矣非南宋始亡也按隋志所有書目盡於江都王明卿揮麈錄引唐杜寶大業幸江都記云煬帝聚書至三十七萬卷皆焚于江都其目中所有蓋無一帙傳于後代元行沖毋煚所上羣書四錄二百卷古今書錄四十卷及天寶更造四庫書目開元書目崇文總目云四十卷其所著錄經祿山之亂尺簡不存志言藏書莫盛于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分甲乙丙丁爲四部玉海言兼不著錄者言之總七萬九千二百二十一卷或云八萬九千六百卷舊經籍志凡四部書兩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新志云有名而無書者十蓋五六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有幸不幸焉後元載及文宗時鄭覃奏求書於是四庫復完昭宗時秘書省奏

原掌四部御書十二庫共七萬餘卷黃巢之亂蕩然無遺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求獻書又訪圖書于蜀得九朝實錄及他雜書千餘卷而已五季時右掖門三館止十餘楹書纔數櫝（玉海注云先是朱梁都汴以今長慶門東北廬舍十數間列爲三館）建隆初三館書僅一萬二千餘卷及平諸國收圖籍江南蜀最多開寶中參以舊書爲八萬卷太平興國二年始于乾元殿東改建三館三年成詔賜名崇文院雍熙中建秘閣書庫分內庫書籍藏之（館閣並稱以此昭文書庫在東廡集賢書庫在南史館秘閣皆在西廡）上謂侍臣今三館貯書數雖不少若觀開元書目卽遺逸尚多乃詔以開元書目比校闕者搜訪自建隆至祥符著錄總三萬

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九年新作崇文院景祐初
命張觀李淑宋祁編校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
上子集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復以書有謬濫不完始命
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慶歷初書成凡
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王堯臣上新修崇文總目通考作六十四卷玉海作六十卷中興書目國史志作六十六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
者長編亦云總目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者熙甯元豐以來訪事購求政和七
年孫覿言今累年所得總目之外幾萬餘卷別製美名以
更崇文之號名曰秘書總目宣和初建局繕寫一置宣和
殿一置太清樓咸平二年詔三館寫四庫書籍二本一置龍圖閣一置太清樓太清樓建于興國四

年東京記云祥符初建龍閣據史志咸平初已建一置秘閣又詔搜訪闕書至靖康之變散失莫考以上據通考玉海撮其文朱彝尊明文淵閣書目跋按宋靖康二年金人索秘書監文籍節次解發見丁特起孤臣泣血錄而洪容齋隨筆亦云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書籍靖康蕩析之餘盡歸于燕云云紹興初再改定崇文總目秘省續編四庫闕書紹興十七年鄭樵按秘省所頒闕書目錄集為求書闕記七卷外記六卷淳熙四年少監陳騤編撰書目五年上中興館閣書目七十卷計現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所載多一萬三千八百十七卷復參三朝史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兩朝史志多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卷令浙漕司

摹板嘉定三年編次中興館閣續書目得書七百五十二家八百四十五部凡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十三年以四庫之外書復充斥詔張攀等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諸路刻板未及獻者不與焉由前而觀隋唐書目所有屢經兵燹聚散不常或爲崇文所謨棄厥跡昭然由後而言南宋所得書多于北宋數萬卷而云隋唐書目所有之古書亡于南宋由俗儒空談性命之故鑿空妄說矣又按大觀中秘書監何志同言漢箸七畧凡爲書三萬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八萬九千六百卷慶歷間崇文總目凡三萬

六百三十九卷慶歷去今未遠也按籍而求之十纔六七號爲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云云晁說之曰劉歆告揚雄云三代之書蘊藏于家直不計耳顧弗多邪今有一周易而無連山歸藏有一春秋而無千二百國寶書及不修春秋有卿士大夫諸侯禮而天子之禮無一傳者以隋唐經籍志晁氏西齋書錄求之今其存者有幾也葉石林過庭錄曰承平時三館所藏不滿十萬卷公卿名藏書家多止四萬許卷其間頗有不必觀者惟宋宣獻擇之甚精止二萬餘卷而校讎詳愼皆勝諸家吾舊所藏與宋氏等而宋氏好書人不多見者吾不能盡得也王明卿揮麈錄曰承

平時士大夫俱有藏書之名今皆散佚靖康俶擾中秘所藏與士大夫家悉爲烏有南渡後惟葉少蘊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逾十萬卷寘之霅山弁山山居建書樓以處之極其華煥丁卯年其宅與書蕩爲一燎李泰發家舊有萬餘卷亦以是歲火豈厄會自有時邪又據周密齊東野語所論一條可知古籍散亡古今事勢類然漢學家每忌宋儒動以莫須有之罪歸之信口駕誣世俗無聞者衆聒于高名之游言與書之難見承虛易聽將謂信然吾故爲本之敦史傳記箸其實蹟以明之大抵駁雜之書爲大儒所不取則有之若有用之書稍有識者所不肯廢南宋諸儒

何能廢之邪徐鍇說文繫傳袪妄篇云前代學者所譏文字蓋亦有矣中興書闕不可得盡鍇仕五季精于小學號最博洽其言如此又嘉祐中蘇魏公編定集賢書籍宋元憲謂曰知君校中秘書皆以文字訂正此正校讎之事也又曰文字之學今世罕傳說文之外復得何書蘇以徐鍇繫傳爲對公曰某少時觀此未以爲奇其後兄弟留心字學嘗世所有之書訪求殆遍其間論議曾不得徐公之彷彿云云宋公在嘉祐中藏書最富又精小學其言如此則謂小學有用書亡于南宋由空談性命之過不亦誣乎又顧亭林氏謂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秘府

垂三百年無人得見按明自永樂間取南京藏書送北京又命禮書鄭賜四出購求修永樂大典共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鋟版十三抄本十七正統時楊士奇修文淵閣書目十四卷我　朝開四庫館取四千九百四十六卷經六十六種史四十一子一百三種集一百七十五種則南宋書留于明而未見者尚多可得謂道學亡之乎

戴氏曰衆家之書亡于永嘉師承不絕獨鄭氏後儒不足知其貫穿羣經以立言又苦義疏繁蕪於是競相鑿空朱子嘗在朝與議父在孫爲祖承重服退居時檢得康成答趙商問因謂王介甫新經出士棄注疏不讀卒有禮文相視茫如云

云

按胡紘論甯宗爲孝宗服止應期以光宗雖廢固尚在也朱子心非之而無以折後見鄭志答趙商問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服皆斬之文方定父在爲祖承重之服因歎若無康成此事終未有斷決云云戴氏宗信鄭學此論信正無病亦秖依傍朱子可知不能出朱子之敎之範圍

又曰後儒鑿空之說歧藏學者其弊有二一緣詞生訓一守譌傳謬緣詞生訓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譌傳謬所傳之經並非其本經

按此論是也而亦宜分別言之何者若去義理專以訓詁小學說經雖不鑿空卻成穿鑿其緣詞生訓守譌傳謬歧誤學者更有甚焉如諸漢學家所著書十百條中不能一二得真得是然無不各自矜爲得本經本意誠有如荀悅申鑒所論云云必也以義理左驗兩者相證而折其衷庶乎其不差耳又諸漢學家皆譏義理爲鑿空亦是詖辭須知孔子繫易傳及子夏子貢孟子禮記大學中庸諸篇及孝經等凡引詩書皆不拘求訓詁即漢儒如費直匡衡亦然不獨程子也然而朱子訓詁諸經一字一句無不根極

[illegible]不如漢學家泛引駁雜反指朱子引用正信者爲鑿

空也

段氏若膺曰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中庸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illegible]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非考覈之極致乎聖人心通義理而必勞勞如是者不如是不足以盡天地名物之理也後之儒者畫分義理考證文章爲三區別不相通其所爲細已甚焉

按此宗旨專重考證硬坐中庸此節爲考證之學謬而陋甚聖人所謂考諸三王云云者政謂義理之相印所謂若合符節豈如漢學諸人以考證文字訓詁當之乎閻百詩

据呂氏春秋子夏辨三豕渡河事稱爲聖門考校之學旣陋而可笑其後段氏本之以發論曰校書何放乎放于孔子子夏信駁雜之說標之以爲宗旨誣聖人愈妄而愈陋矣夫義理考證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則一貫離之則偏蔽二者區分由于後世小賢小德不能兼備事出無可如何若究而論之畢竟以義理爲長上聲考證文章皆爲欲明義理也漢學諸人其蔽在立意蔑義理所以千條萬端卒歸于謬妄不通貽害人心學術也戴氏後猶知悔之戴氏稱天下有義理之源考覈之源文章之源後曰義理卽考覈文章之源義理復何源哉吾前言過矣云云玆段氏復變本加厲竟以考覈爲聖人之急務方共蔑棄義理文

章專事考覈所謂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說愚誣甚矣

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戴氏臨終曰生平讀書絕不復記到此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此與王弇洲臨歿服膺震川同爲迴光返照蓋其天姿聰明本絕人平日特爲風力陰識所鼓不能自克臨歿之際風力陰識之妄漸退而孤明炯焉乃焦氏循又從而爲之辭以奄蝕之作申戴極辨此爲非戴氏之言且云卽如此亦自爲戴氏之義理而非宋儒之義理也云云夫古今天下義理一而已矣何得戴氏別有一種義理乎此欲以美

之而不知反歸以惡也

又曰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旣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覈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

此段氏推尊戴氏之言誕妄懸誣絕不識世間有是非矣無論戴氏葢棺之論未及于此即其所尊爲導師自賈馬服鄭揚雄蔡邕許愼孫炎郭璞張揖劉熙諸人可謂眞能考覈名物制度訓詁小學矣而皆未聞其克通乎性與天道也非惟不能亦並未聞其嘗爲如是之言此猶可見古人淳質但自爲學而不敢以之別標宗旨罔道迷人取譏達學也

閻氏曰秦漢大儒專精讎校訓詁聲音魏晉以來頗改師法易有王弼書有僞孔杜預之春秋近有輯漢注左氏以易杜注者本此論范甯之穀梁論語何晏解爾雅郭璞注皆昧于聲音訓詁疏于校讎者也疏于校讎則多訛文脫字而失聖人之本經昧于音聲訓詁則不識古人語言文字而失聖人之眞意若是則學者之大患也隋唐以來如劉焯劉炫陸德明孔穎達等皆好尙後儒不知古學於是爲義疏爲釋文皆不能全用漢人章句而經學有不明矣宋儒出而以心得爲貴漢唐之說視之茂如宋元以來言北海則爲俗學言新安則爲聖學習尙久矣

此閻氏若璩序臧氏琳書語專主漢儒讎校文字訓詁聲音而短魏晉以來師說言殊乖謬厥後段氏等諸人議論宗旨一本於此或言臧氏書多爲其孫鏞所羼亂此閻氏序亦其僞託按臧氏自言治經必以漢注唐疏爲主是並未嘗詆海陸孔又特著陸孔傳稱其大節詁較之北海鄭公范陽盧公無魏學者尤宜師法不特釋文正義二書爲千古模範後世有狗利貪榮苟免無恥亦自命爲經生斯孔陸之罪人也又稱六經傳注當與六經正文共垂不朽即僞孔杜預王弼皆不能廢其言平允信正不與閻氏所說同見則此序爲臧鏞僞託或有然也段氏江氏等不能議眞以爲琳書閻說因共附會之范蔚宗有言千載不作淵源誰徵則以漢儒章句爲即聖人之本經本義在漢儒已自有不肯信者如荀悅所論是也而閻氏乃從千載下經累代諸儒講辨經學大明之後方復欲主張追而復之豈非乖

謬不通至妄之邪說乎漢儒雖專精然豈必皆是當時五經已各異義魏晉以下雖疎昧然豈必皆無足取傳注具存可覆以稽閻氏乃欲全用漢人章句譏二劉陸孔好尚後儒不知古學而獨推臧氏深明兩漢之學此不過好生議論假令唐賢當日或如今閻氏諸人之見專搜輯漢注於魏晉以下概從擯斥則今日諸人又不知若何嗟惜王輔嗣杜元凱矣夫謂北海爲俗學此誠妄人然實未聞宋元間有名儒抑訾鄭學爲俗者語既多誣至因是發憤專主漢儒盡斥魏晉以來則亦悍然不顧用罔不通豈若朱子極推康成又力尊魏晉諸儒注疏兼收並取惟是之從

之爲允當乎考臧氏之書大率採取異本譌文脫字凡數百十條皆迂僻固滯雖有左據而義皆短拙而閻氏推之以爲一字一句靡不精確錢氏推之以爲實事求是別白精審段氏推之以爲精心孤詣所到氷釋發疑正讀必中肯綮江氏聲推之以爲學識邁軼唐初諸儒之上任意標榜阿好亂道雖取人貴寬而事關千古學術豈可以義理臆斷自貽闇陋之譏乎考漢學諸公大抵不識文義故于義理多失葢古人義理往往即于語氣見之此文章妙旨最精之說陋儒不解也如臧氏說孟子夫子之設科也子爲予字之誤不知此句若作孟子自道則不特文勢弛緩

不屬令人索然且似孟子自承認門人爲竊大儒取友乃收召無賴小人汙辱門墻害義甚矣漢儒之說所以有不可從者此類是也按趙氏注稱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云云又章指云雖獨竊履非已所絕是殆直作孟子自詡也論孟未經朱子訂正以前如李翱筆解東坡講先進于禮樂韓愈論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之汙等多不可從要當以義理長者爲定耳　四庫提要論語正義下有云唐以前經師授受各守專門雖經文亦不能畫一無論注文然則臧氏所謂有依不惟臣　又据而齊后善歌子曰義以爲貫博學于文等皆不可據

唐石經謂詩蕭蕭馬鳴當爲肅肅因引毛傳爲證無論開成石經最劣不足信據而杜子美在前已用蕭蕭非石刻作肅後人妄改加草也即謂木版在大歷之世而子美讀已如此可知非後人刻改也按六部韻以蕭肴豪尤爲一部顧氏古音表以蕭宵肴豪

幽爲一部孔氏詩聲類以幽尤蕭爲一部段氏音均表以尤幽爲一部而以蕭茅等字隸之皆以蕭就幽尤離騷九歌蕭讀若牖以韻憂然音可通而義不可通也說文艸部蕭艾蒿也从肅得聲聿部肅字訓持事振敬詩烝民肅肅王命小閔或肅或艾書乂範恭作肅訓皆同毛傳言不讙譁正形容得是時出師氣象及詩人措語之妙言但耳聞馬鳴目見旆旌肅然不聞人聲故以不讙譁雙釋二句若肅專屬馬則此傳止當在馬鳴一句下旆旌是無知物非有血氣豈亦可以不讙譁詁之乎要之此詩連下文皆有肅意政不必獨于馬用本義故朱子移毛傳不讙譁于徒御不驚之下而于下節有聞無聲亦以至肅解之也劉勰云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隨物宛轉屬

采附聲與心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態杲杲爲日出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由總此論則蕭蕭狀馬聲甚拙不及蕭蕭字遠甚非但失義並失情景之妙臧氏謂蕭凉蕭條則人近人解氣不知風雨瀟瀟亦非近人詩也瀟說文水名若詩人以狀風雨聲則亦蕭凉意又如段氏說左傳人盡夫也當爲天字之誤不知此何緊對上文父與夫句作答又以見其母爲機速婦人一時相紿倉卒情事不暇顧瑣口角如繪之妙若作天字則是其母正告以三綱之義分義至重安得人盡云云而方教之以背其天乎又陳見桃据爾雅切磋琢磨四者各

爲治器之名並有淺深朱子釋爲磋精于切磨密于琢殆強經以就已說云云按毛傳雖本爾雅作四事解然爾雅本以釋詩訓詁之體未暇釋意武公作詩子貢賦詩不據爾雅況毛傳云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之琢磨也亦本大學傳作二義不析切與琢磋與磨分言者古人無此行文法故貴以意逆志也朱子釋之至明而確事理昭然正合子貢之意陳氏不諳文義又不知說經與訓詁體例不同又昧于事物之理而妄譏之謬矣陳又言我將兩右皆訓爲助朱傳解右爲尊此好新之過天與牛羊敘尊卑真屬戲論按解經好新朱子所斥漢學所尚今

反以誣之訓右爲尊本康成禮記注非朱子新解況所以解右字與舊說不同朱子已自詳論其所以改之之故矣陳氏皆未知而妄以箸書以爲可以駁朱子眞不知量也至謂以天與牛羊叙尊卑爲戲論此輕薄無知之語昔高貴鄉公問博士乾爲天復爲金爲玉爲老馬與細物並耶語意同此皆不通之論夫天與牛羊何嫌況屬詞比事本非均敵將亦以此譏孔子爲戲論不知尊天乎又於既右饗之集傳云文王降而在此之右不知此字何指文義難通按說文此止也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徐鍇繫傳曰匕近也近在此也古人文法多用以指上文如易繫辭爻也

者效此者也云云老子曰吾何以知衆父之然哉以此若用以指現在則如左氏傳韓宣子曰起在此賈誼曰今令此道順則又以指下文則集傳所云亦謂降在此堂何不通之有新學說經所譏于唐宋諸儒謂經字曰爲經義不合者數百十條大抵斷截小文媟黷微辭皆若此類雖非閎旨所關而疑似亂眞姑舉此數條以見例學者推類以盡其餘可也至其顯失則不待辨

段氏敘臧氏經義雜記論文字形聲曰魏晉閒師法尙在南北朝說音義家雖多而罕識要領至唐顏籀作定本陸氏作經典釋文賈氏作義疏皆自以爲六藝所折衷究之定本不

可遽信釋文正義其去取甲乙時或倒置經字之曰譌而經義何能畢合也又江氏聲序臧氏書論五經傳注曰唐初陸孔專守一家又偏好晚近易不用費孟荀虞而用王弼書不用鄭氏而用僞孔左氏春秋則舍賈服而用杜預漢學之未墜者惟詩禮公羊而已穀梁退麋氏而用范氏解猶可也論語用何晏而孔包周馬鄭之注僅存爾雅用郭璞而劉樊孫李之注盡亡尤可惜者盧侍中禮記注足與康成媲美竟湮沒無傳陸氏釋文雖頗采諸家異同之字而不能別白是非且或是非顛倒遺誤後人宋元以降鄙下無譏矣承斯役者欲正經文刊譌字復訓詁俾各還其朔豈不難哉江藩漢學

師承記序曰唐太宗命諸儒萃章句爲注疏惜乎孔冲遠之徒妄出己見去取失當易用輔嗣而廢康成書去鄭而信僞孔穀梁退糜氏而進范甯論語專主平叔棄珠玉而收瓦礫宋承唐弊而邪說詭言亂經非聖殆有甚焉至元明以來此道益晦長夜悠悠視天夢夢近吳中沈君欽韓初學堂集亦言孔穎達者賈國之諂子楞然無得于漢學蟯蟆之智奉僞孔與杜預而廿心爲排擊鄭服不遺餘力於是服氏之學始歇然亡又曰孔冲遠奉勅撰定五經正義以昏耄之年任刪述之任觀其尙江左之浮談棄河朔之樸學書易則屛鄭家春秋復廢服議又論杜預起紕禠之家習纂弑之俗無王肅之才學而纂其鑿空乃絕智決防以肆其猖狂無耤之說剏炫之規不足仆其短又曰杜預以罔利之徒憯不知禮文蹶然爲之解儼然行于世害人心滅天理爲左氏之巨蠹云云殆所謂習俗移人乎

按凡如此說皆推衍閻氏之意眥貶多誣非止失平竊謂

唐初諸儒奉勅作定本作義疏勢不能紛沓百家並然衆說不定一尊以爲主體若其去取蓋亦有意非徒師心自用也一者其時傳本久軼不存如費直以太傳說易原無章句漢書儒林傳言無章句藝文志言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釋文言有章句四卷殘缺之後施氏梁邱之易大小夏侯歐陽之書齊轅固之詩皆亡釋文曰公穀二傳近代無講者恐其學遂絶故爲立音以示將來然則非由唐賢偏好晩近而廢之也一者當時棄短取長原出衡鑒之公如詩禮公羊並用漢注至盧植禮記康成依以作注是已經鄭氏裁取當日三禮並用鄭氏至今儒者以爲允則固不能又用盧注唐初盧鄭並存後乃

亡𦋐非唐賢廢之也賈服左注隋志言其淺微孔冲遠稱其罕存杜注之長陸澄王儉已共推崇崔靈恩虞僧誕姚文安互相申難則又非唐賢始尊之也或云服注爲杜所攘亦恐誣而非實若使杜用服義是服杜固一家衛冀隆及崔姚諸人據何異同而申難乎以此推之則其不用者非本無全書必義短也顏陸孔賈學尙篤實未必盡識見寡昧不如今臧氏段氏江氏諸人也其餘師說存者多見本經注疏中如何晏論語解並存包張周馬鄭八家之說詩禮三傳義疏多存諸家之說不得盡誣唐賢偏好晚近而廢漢儒章句矣大抵論說經學只當論其大體唐人定

注定本大體已得矣至諸家傳本之異同及傳注之得失縱其小失不足以掩閎旨今閻氏等議定本議義疏議釋文以爲去取失當是非顛倒遺誤後人經字曰譌經義不合

按釋文序云五經字體乖替者多如某某云云直是字譌不亂餘讀又云音堪並用義可並行或有多音衆家別讀苟有所取靡不畢書各題姓氏以相甄錄又曰余既撰音須定紕繆若兩本俱用二理兼通今並出之以明同異其涇渭相亂朱紫可分亦悉書之隨加刊正復有他經別本詞反義乖而反存之者示博異聞耳則陸氏之于經字亦可謂不苟矣近歸安邵保初曰六朝經義散佚畧盡惟經典釋文巋然獨存前止作音惟陸氏兼釋經義前此止音經惟陸氏兼音注體例獨別于諸家而能集諸家之成故爲不刊之典其中周易音義尤爲精博雖以王弼爲主而兼采子夏京房孟喜馬融鄭元劉表荀爽虞翻陸績王肅董遇姚信王廙干寶蜀才黃穎旁及張璠集解十數家覘李鼎祚尤備而照窺其微意似嫌王注空虛故博徵古訓以彌縫之餘馬融書韓嬰詩亦存其概音訓之詳無

愈于此非徐爰沈重戚袞王元規輩可及則吾見諸家所箸書具在其說乖違若彼於經字經義果舉合乎不顛倒失當遺誤後人乎士生後世古籍已湮綱羅放失兼而存之斯文未陵各有承業跡其勤志誠足嘉尚而乃翻騰異說橫暴先儒是亦不可以已乎

阮氏曰自東晉劉宋至隋兼北朝其間經史諸家皆是極精極博極勤敏之時南北朝人學力之專之銳之深非後人所能窺企中唐以後人蔑視六朝按此蓋暗指韓公也然韓公是論文論道不知唐初諸經正義及勅修諸史無不本于南北朝人或擾或掩實存而名亡後人於南北朝之書多不能解即如陸灋言等之

音韻分部幸爲中唐以後人所不解故未經擾亂原注云韻學自國朝顧江戴段諸君始明古法彌極精力皆在陸書言範圍之中其餘如三劉熊徐之于經疏庾蔚之崔靈恩之于禮服呂忱李登之于小學徐廣臧榮緒姚察等之于史傳皆非唐人所能及唐初人猶讀南北朝之書天寶以後知其學者尠矣

按此論至公遠出前閻氏段氏諸人之上可謂儒林讜議矣然考其徒有宗主是說而推衍之者其義又失如詁經精舍所有諸人之說今附辨訂之其說曰魏道武以經術爲先北學始基是時南學未起又曰北學自魏太和以後劉芳李彪諸人始至大儒徐遵明出遂開後齊周隋之派

按徐遵明見康成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六十宗因曲爲之說則亦不得謂北學皆可信史稱魏齊雅詁奥義宋及齊梁所不能尚又曰晉自渡江以後至宋元嘉何尚之始創南學之目迄梁天監遂盛又曰南人之學紹兩晉風也北人之學述兩漢傳也又曰隋氏於易書春秋徇南人之浮夸捐北人之精實云云按六朝南北諸儒經學授受源流詳見北史儒林傳序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序例注解傳述人畧備今之議者大畧謂以六朝與唐人較則六朝勝以唐人所爲義疏定本釋文諸史皆本之六朝也此自確論因學紀聞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杜鎬引貞觀勑以經籍訛舛由五代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爲證以六朝南北較則北

又勝南以北人能宗用鄭氏易書服氏左傳也此則專主漢學祖爾氏之說也其以爲之罪者則謂當時重南而輕北當時南人譏北人有父康成兄子愼敢道孔聖誤恥言鄭服非之語愚謂此論非誤今之漢學皆爾傳南而遺北致使唐人作易書左傳疏不用服鄭注又明西亭王孫作授經圖朱氏彝尊作經義考本之作師承一類不及六朝人授受本末實爲有關故後來諸人乘隙立論以爲經學當宗六朝於六朝又當宗北學也其宗旨如此愚謂南北學之得失孫盛褚裒支公李延壽諸人已有異論若求之以實則賈服春秋解詁解誼當時與杜並存而崔姚諸儒已有駁難鄭氏易書實於經旨正解爲短唐人所定未便爲非諸

人之論耳食剿說以張門戶於許經釋文實未嘗讀諸儒注疏實未嘗詳玩不過客氣好事矯異矜名而已非惟不能入宋儒之室亦斷未能若唐賢之篤實也新唐書於啖助傳贊推論趙陸啖施穿鑿之弊因曰此可見新說無益不知而作者之妄也後之人惟當發明舊義或先儒有偶闕者補正之然已非天授之才不能而往往甚逞私見則愚而可憫者也云云此誠篤論已

王氏曰讖緯之作其來已久孔子既叙六經別立讖緯以遺來世緯與經實相表裡不爲大儒所棄漢儒以緯書爲孔子所作何焯曰緯書中間亦有孔子之緒言在焉云云此或然耳全尊信之則謬妄矣漢時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

句皆命從緯光武以讖興故好之此時主之偏見豈聖人之正道乎陳振孫已議其甘與莽述同智朱氏彝尊謂逮東漢之世以通七緯者爲內學通五經爲外學謬妄如此其時儒者學識可知唐儒撰羣經正義亦知遵信讖緯陳氏曰隋唐以來其學寖微考唐志猶存九部及孔氏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刪除之以絕僞妄矣按孔冲遠惆言緯文鄙僞不可全信蓋自漢以來博古之士多喜習之郎有不能深信者亦未敢斥爲異端按孔安國毛公皆不信桓譚張衡尤深嫉之范蔚宗云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字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隋志稱魏晉之世王肅王弼杜預皆不信之宋大明梁天監隋高祖皆切禁之煬帝郎位乃發使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秘府之內亦多散亡今錄其見存者于六經之下以備其說自歐陽修有論九經請刪正義中讖緯劄子而魏了翁作九經正義盡削去之自後學者同聲附和而

讖書遂致散佚良可嘆惜也按康成用讖取讖先儒王肅書讖朱書符瑞志謂沈約無識康氏晁氏皆云使其尚存猶學者所不道況其殘闕不完於僞之中又僞者乎朱氏盡緯姑存之以備凡目可也王氏此一嘆惜殆于贊邪害正之甚者矣而朱子注論語伏羲龍馬負圖注楚詞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極云云是亦不盡棄其學此引朱子所謂重言欲假以鬪執人口不知義理則當遵正軌考証則不廢旁稽古書流傳典故閒有可信不妨引徵與立意宗之其旨自別而歐陽氏魏氏欲皆去之所謂因噎廢食也不知緯與經原無大異經所不取政當以緯補之朱氏盡緯一篇至精博但不推本經義證明其說恐仍未能息羣喙也今故復申辨以袪淺見之惑

此王氏和跋韓勑孔廟禮器碑所引緯書百數十條以爲

足證經傳辨則辨矣博則博矣然余即其所引援之皆駁雜之說無一語一事足明聖道政教之用足資人事身心之益豈若經文字字與常修已治人之方宰世經物之具信如寒暑昭如日星循之則吉悖之則凶者乎漢學不信危微傳心之要格物窮理之學克己求仁之方而主訓詁小學主考證或舍經文專爭傳注求其同已非其異已者惟憑智以徇私不因心以會道欲由此路引入以濟其變亂常行之術最悖陋者則如此表章讖緯極矣

錢大昕氏曰通儒顧亭林閻百詩陳見桃惠天牧諸先生出始篤志古學研覃經訓由文字聲音訓詁而得義理之眞臧

氏亦其一也

按此亦錢氏叙臧氏琳書語其述漢學師承不爽惟得義理之眞一語恐五百生墮野狐身耳

江藩曰三惠之學興于吳江永戴震繼起于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

汪中曰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沉淪之緒通儒如顧閻梅胡惠戴皆繼往開來至戴氏集其大成

按自始皇元年至今二千一百餘年上溯周敬王壬戌孔子卒二千三百三十三年此云接二千餘年沉淪之緒是直繼孔子之統又不數秦漢魏晉六朝南北諸儒矣是殆因伊

川明道墓誌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緒于遺經云云及朱子稱程子因子思中庸得孔孟不傳之緒雖曉識遺稱夫子之道至晦翁集大成諸家經解自晦翁斷定然後一出于正等語而妒之故爲此語以敵之而不顧其言之莫宣人之弗堪也

以上畧舉諸說以見漢學家宗旨議論千端萬變務破義理之學祧宋儒之統而已